

倫理小說

鷓鴣痛

蔭狐氏著

天台山人題

## 自序

搏擗大地芸芸衆生於百千億萬人中而得所謂兄弟者當如何愛之護之扶持之匡翼之庶幾無愧於心無忝於親今乃困之窘之排斥之侮辱之曾泛泛途人之不若誰非人弟誰非人兄乖戾若此抑獨何哉嗟乎天良萌動悔悟嫌遲與其補過於事後寧若無疚於事先昔人云同氣連枝各自榮些些言語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回爲弟兄吾竊願爲天下有兄弟之人而一誦此發人深省之什也

中華民國十五年十一月通縣董蔭狐



# 鵝鴒痛目錄

- |      |           |
|------|-----------|
| 第一章  | 病榻訓子      |
| 第二章  | 床下之奇珍     |
| 第三章  | 富貴集而美人嬪   |
| 第四章  | 依兄宇下之難    |
| 第五章  | 得意之兄與失意之弟 |
| 第六章  | 傷姪啟覺      |
| 第七章  | 忍心逐弟      |
| 第八章  | 留別之二箋     |
| 第九章  | 蘭芽共錦瑟齊摧   |
| 第十章  | 蕩婦入室      |
| 第十一章 | 捲逃計畫之失敗   |

第十二章

謀我者若是之多耶

第十三章

一朝而悔十年之非

第十四章

登堂謝過

第十五章

踵門而告消息者

第十六章

無心之巧遇

倫理  
小說

# 鴿 痛

(天津益世報刊登品)

蔭 狐 著

## 第一章 病榻訓子

昔人詩云。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回爲弟兄。余常誦其言而悲之。誠以兄弟者。幼相提携。長相匡助。視父母則聚首爲長。比夫婦則相依較早。人苟具幾分之血性。未有對於兄弟之親。而漠然視同秦越者也。不謂世風日漓。人心日薄。兄則不友於弟。弟亦不恭於兄。視同懷共乳之情。有如大海之聚浮萍。泛然而相值。甚且白眼頻加。謔言時至。忘父母之訓。貽戚黨之羞。或則以貧富之殊形。貴賤之異勢。幾欲以人事之遭逢。而泯其天性。嗚呼。世有斯人。縱具有蓋世之才華。吾亦將避不與面。則以至親若此。遑問其他。此著者當欲草本書之前。不禁爲之輟筆而三嘆也。

著者又曰。人苟負良心。上之罪惡。在當時縱悍然爲之。而腦海心房。固已留有鐫刻之痕跡。不過當志得意滿之時。任性而爲。遂以人欲而汨其天性。逮至爲拂逆之環。

境所刺激。則心地漸臻清涼。回憶曩時之所爲。有非人類所宜出。前塵影事。潮上心來。漉氣廻腸。不能自己。遂爾疾首痛心。欲求最終之懺悔。是則夜氣猶存。秉彝未盡。君子固未常不許人晚蓋者也。

本書之宗旨。既已明其大凡。後此即宜敘述其事實。惟以書中之事。令人悒悒寡歡。故當開場之時。即將引閱者入於愁慘之境。但事雖愁慘。而可以感動人之良知。則於世道人心。亦不無大補。縱閱者未能滿意。吾亦無復恤矣。

吾書開卷之始。秋季也。不惟時當肅殺。而氣象亦復陰慘異常。上天濃雲。其黑如墨。而淒風颯颯。冷雨絲絲。似將大地上之景物。盡籠罩於一片蕭森黯澹之內。無論何人當之。均將起不快之感。但天時雖覺不怡。而人事苟能快意。則胸中或較爲坦適。不幸吾書所叙之家庭。其煩悶淒苦。與天時竟有同慨。荒庭半畝。老屋三楹。在此風雨之中。益形寥落。屋內景象。尤復令人不忍注目。床上臥一已過中年之婦。而形容枯槁。似已老邁不堪。則因爲病魔所襲擊。業經奄然待化。旁立一敝衣垢面之少年。

年約二旬以上。以目注其病母。頻頻嘆息。知其中懷杌隉不寧。殆如風中之帆。颯然不定。惟其殷憂所積。誠中形外。或因天性肫篤。將抱有喪母之慟歎。抑或以阮囊羞澀。室無長物。後此母氏云亡。諸事益形棘手。歟。二者何居。殊非他人所能深悉。但證諸其面目。只見愁容。無復哀意。似後說信也。

從來父母愛子。其情無所不至。若當縣惓床頭。將成死別。則一片纏綿悱惻之情。盤旋繚繞於愛兒之身。尤非言辭所能喻。斯固不以貧富而異趣。且在貧家。其情乃較富人爲更摯者也。此時垂危之病婦。出其幽咽之聲。以呼曰。伯壻吾兒。汝來前。母將有言詔汝。少年乃趨趨近床頭。俯身而言曰。母將以何語示兒。病婦未言。已自垂涸之眸子中。流出兩滴之酸淚。乃含怨謂其子曰。自吾歸徐氏以來。辛苦拮据。未常得一日之安逸。雖然。此不足道。乃婦人分也。不幸汝父中道棄余而逝。斯時汝僅十餘齡。汝弟仲成。纔數歲耳。

身後之所遺。殊不足以維孀孤之溫飽。余乃恃紡績針黹。以謀生計。母子三口之所



需仰余十指。日不足則繼以夜。斯皆汝目覩而能詳者也。所幸吳蒼眷佑。矜此焚獨。數載以來。汝已置身商界。汝弟亦在塾讀書。吾中懷所蘊之怨。至此乃爲略殺。私謂徐氏家道之興。庶幾有望。孰知萌蘖甫啟。風雨頻摧。汝既以商號停閉。輟業而嬉。而余又一病奄奄。勢將不起。夫死非余所懼。死將見汝父。余心且慰藉不可名。惟念汝兄弟未能有成。余死後益將孤露。怙恃全失。來日方長。余目其將何以即瞑。婦言至此。遂氣塞咽喉。不復能繼續其語而下。少年此時。聞其母氏哀痛之言。淚亦不期繼續而落。及見其母氣塞不能復言。乃以手輕捶其母之背曰。母胡爲回溯往事。自亂心曲。須知母病雖深。未必卽入危候。將來復起。亦未可知。何事作此傷心之語。令人聞之酸鼻。婦此時氣已畧甦。乃喘息而言曰。吾精力已如膏盡之燈。安望有復燃之日。決此塵網以去。指顧問事耳。吾絮絮語及前事。遂致引入歧路。竟拋荒特川屬汝之言。余奮其臨死之氣。諄諄詔汝者非他。卽爲汝弟也。少年聞語及其弟。面上乃露鄙夷不屑之狀。婦曰。汝兄弟命名。出之汝父。蓋取壻篋協和之意。顧名思義。卽當善

體亡父之心。汝平日御汝弟。威則有餘。恩則少嫌不足。然而無傷也。蓋余尙健在。慈愛有人。汝躬爲長兄。固當糾之以正。今余將棄世而去。則後此汝以長兄之身。實兼有嚴父慈母之責。以教以養。俾之成立。此半由於天倫之義務。半出於母氏之哀懇。故汝弟倘有不愜汝意之處。須念及亡母。恕汝弟也。

且彼性情忠厚。篤於所親。觀其冒風雨以去。爲余乞藥。阻之不得。即可知其天性厚也。汝果畜之以恩。則彼成人以後。必不至忘長兄之德。汝兄弟此後。果能提挈興家。和睦無忤。則余與汝父。均將含笑相慰於地下矣。倘不幸汝兄弟或至乖違。則余死後之怨恫。亦且將綿綿無盡。不知吾兒亦能觀母氏之面。善視汝弟乎。此實余霍霍心頭。懸懸眼底。垂死之際。第一不能即安之一事也。婦言至此。以病目視其子。若深欲得其一言。以爲息壤者然。少年此際。爲情義所迫。遂亦慨然而言曰。老母安懷。勿庸深念。吾決不忘母氏今日之囑。有薄待吾弟處也。

婦聞此言。似得少蘇其困。乃於枕上微頷其首曰。兒能若此。母心慰矣。惟願勿渝初

衷。則余死後之靈。亦且將呵護汝也。余今尙有一事告汝。余家雖貧窘。固非一錢不名者。余之所蓄。及汝父之所遺。爲數近百金。然自汝父死後。數載以來。余未敢動用毫髮。蓋留待不時之需。爲救急計也。以吾家門戶淺薄。懼致宵人。則窖而藏諸床下。此事余惟識之於心。並未宣之於口。故汝與汝弟。均不及知。今余將死。特用告汝。余死後。可市一薄棺。葬於徐氏之塋。得傍汝父之側。則余一生之事。畢矣。餘錢勿浪費。可儲爲汝將來娶婦之需。須知嗣續事大。勿兒戲視也。至汝弟嫻事。則爲期尙遠。屆時當能撐持門戶。措置裕如。儘可無須此錢矣。婦言至此。喘而少憩。以孱弱待盡之軀。不勝多言也。伯堽此時。聞母氏之語。知身後尙有百金。可以由己支配。面容之上。乃較有愉色矣。

婦又言曰。吾將汝弟屬汝。亦爲不得已之辦法。蓋汝亦在青年。未必即能心志堅定。事事趨入正軌。此後務宜親賢遠佞。勿近浮囂。汝族伯諒庵。秉性伉直。不愧今日之古人。凡有所訓迪。汝宜敬而聽之。汝若有所籌謀。亦當事先請命。必能匡汝之誤。而

輔汝之不逮。慎勿予智自雄。而怠忽老成人也。汝族兄徐麟。徐鳳。爲人行事。均近於刻薄一流。則宜敬而遠之。至汝母黨。則門衰祚薄。余死之後。殊無人足以照拂汝兄弟也。母言宜謹識於心。勿視等飄風之過耳。須知人生世上。淑慝不分。則鮮克樹立。近硃則赤。近墨則黑。古人之訓。良不我欺。此後涉世交友。亦當奉此爲圭臬也。

時則外邊風雨之聲。益形淒厲。幾與此病婦之哀語。隔窗互相酬和。攪成一片。而不可分矣。頗似天公愍此不幸之家庭。亦爲之噓氣落淚。而不能以已者。婦覺冷雨敲窗。淅瀝作響。涼風入戶。颼颼有聲。則又嘆息而言曰。風雨之暴若此。吾兒乃顛頓往返。奔走數里之遙。以爲母氏乞藥。哀哉吾兒也。雖然。大命將傾。豈藥石所能爲力。兒之心則可感。兒之遇則可哀矣。後此母氏云亡。僅恃阿兄爲活。天乎。何其酷也。婦言未已。忽聞脚步之聲。似與雨點爭疾。旋見一童子。創然排闥而入。則仲虺也。仲虺年十餘齡。望而知爲一健碩活潑之童子。徒以怵於母氏之病。中懷殷憂。遂致改其居恒之態度。無復曩日之豐采。短髮鬢髻。覆於額上。有如深秋之亂草。兩頰瘦

削作白色。目眶黑暈極深。口角亦下垂。作欲泣狀。則以連日失眠。復奔走於風雨之中。故也。衣履拖泥帶水。即可知其行路之艱辛。遍體瑟瑟而顫。不能自己。則冒寒又可知。但其身雖寒。而其愛母之血誠。即熱烈如火。殊足以戰勝此寒而有餘。一入門來。耿耿之目光。即注於病母之面上。載行載言曰。兒已乞得此藥來矣。蓋藥爲其家所秘製。方不外傳。而其家復富有。並不藉以牟利。據其家人言。藥之效力絕鉅。苟投之而對症。則沉痾罔不立起。惟配合此藥。需錢甚夥。故彼不肯輕以授人。兒哀籲至半句鐘之久。始獲彼之首肯。母試服之。當能霍然而起。當仲虺絮絮語時。伯壻在旁。以目斜睨其弟。鱗齟不作一語。

婦曰。兒將得藥來。母亦不惜勉強一服。但母病已入膏肓。縱和緩復生。亦將無濟。區區此藥。未必即能生死而肉骨也。不過兒乞藥。則兒之心盡。母服藥。則母之心盡。彼此交盡其心。可以無憾。至於效不效。固不必論也。仲虺曰。母勿作此絕望之言。令人聞之心痛。藥以薑爲引。兒將覓薑。碎而以沸水沃之。母服藥後。如得透汗。則疾且愈。

矣。伯壻冷然曰。吾家久未烹飪。汝將烏從得葷。歸時胡不購之市中。足徵汝之疏忽。仲虬曰。兄勿督責。弟將乞自鄰家。則於事亦無梗。伯壻曰。汝不憚煩者。儘可自去。仲虬方欲轉身而行。婦曰。兒且止。母將有言告汝。其事乃較服藥爲急也。仲虬聞其母氏之言。乃行近床前。低聲謂其母曰。阿母將以何語告兒。婦曰。余病若此。在勢已不望復起。後事業經屬之汝兒。以汝年在幼冲。不欲亂汝心曲也。惟母將拋汝以去。撫汝者僅有阿兄。汝此後事。兒當如事我。謹爾言。慎爾行。勿令兄有一毫之不快。致吾疚心於地下。婦言至此。仲虬之淚。不期奪眶而出。婦曰。兒勿哭。兒哭母心碎矣。須知死別之事。世界中無日無之。汝能筭裴克紹。不墜家聲。則余雖不及目覩。亦可無憾。汝將來倘爲外境所熒惑。不能自主者。即當念汝父早亡。阿母撫汝之不易。必能廢然知返。免入邪途。汝能無忝所生。則將來乘化歸盡。余與汝父。均將含笑遲汝於天上也。此時仲虬。幾欲縱聲而哭。伯壻進而言曰。母氣息微弱。胡乃言之不已。須知病者之身。以少言爲宜。蓋言多則傷氣。有乖保攝之道。婦嘆曰。余恨不及

此一息尙存。將中懷欲吐之言。傾囊倒篋而出。汝以余言爲多。余尙自惜其言少也。仲篋以袖拭淚曰。母有言。可俟服藥以後。精神少旺時。再言未晚。兒仍當爲母乞薑去也。

婦曰。兒姑止。余時頭涿涿而視茫茫。日光不能見。汝兄弟。殆已瀕於死候。服藥恐嫌不及。婦之舌業經枯縮。語言乃模糊不清。頭上之冷汗。沁沁自髮際而出。兩手復悸動不已。伯壻覩此。則慨然而嘆。仲篋則藥裹落自手中。欲泣不能出淚。殆已同於石人。兩目注其母面。停而不瞬。似將以性命易之。在此慘默無聲之際。梁間之塵。忽然簌簌而落。復又微聞蟋蟀之聲。伯壻方仰面祭所自來。陡見一物。自梁間蜿蜒而落。適墮於病人之面上。仲篋此際。亦驚而大呼。兄弟視之。蛇也。方欲加以捕捉。蛇已矯捷穿窗而逝。兄弟同前。迫視其母。則氣已絕而體已冰。離此五濁之世界去矣。

## 第二章 床下之奇珍

一盞孤燈。其光黯黯如豆。室中之黑暗。髣髴有同墟墓。景象悽慘極矣。死者之屍身。

已自床間而移停於門扇之上。門扇之下。支以短足凳二。此亦地方之習俗然也。此時伯壘則坐而仰視承塵。兩手互搓。胸中頗若有所區畫。仲簾則埋頭於懷。嗚嗚以泣。有時偶抬其首。以淚眼盼其死母。而哭聲益哀。伯壘似嫌其擾。則作聲斥之曰。母已死矣。徒哭胡爲者。須知死則有死後之事。均將待生人而理。徒哭於事胡濟。倘哭而諸事可舉者。則余亦將恣哭不休。仲簾曰。兄言弟亦知之。但悲從中來。不能自遏耳。夫母則猶是也。而不動不言。爲人子者見之。其將何以爲情。言已。復涕泗滂沱不止。伯壘曰。吾固不能阻汝之哭。但汝哭雖哀。無益於死者。而適亂我心。則吾殊以汝哭爲多事。吾意汝不如往對面之屋中少憩。庶可免觸目興悲。蓋徹夜不眠。復恣爲哭泣。汝且將繼死母而病。夫母死未葬。余已棘手萬分。汝再伏枕呻吟。在勢余且無生理。汝若哀死而念生者。勿復淹滯此間爲也。

仲簾聞其兄言。則懇之曰。兄令往他室少憩。足徵愛弟之心。雖然。弟願伴兄坐守。殊不欲離此以去。茲當力殺吾悲。免致觸兄懊惱。增其不怡。惟望兄勿復逐我使去。則



於心已慰。伯壘曰。汝沾沾於此。意果何居。仲簾受此詰問。又復嗚咽不能自己。伯壘怒之以目。始忍淚言曰。吾兄弟此生。已不克見生母之面。惟此最後之一夜。僅克見亡母之面耳。若待明日。母身入棺。則並此亡母之面。亦不可得而見。弟故寶此光陰。有同性命。殊不忍舍此以去也。言至此。復失聲而哭曰。哀哉吾母。痛哉吾母。汝果胡爲而死乎。此至誠之言動。雖以鐵石心腸之伯壘。至此亦且爲之愴然欲涕。乃曰。汝欲伴吾居此者。亦不汝禁。惟宜少節其哀。一以保汝之身。一免亂吾之心。則事屬兩便。仲簾曰。謝兄諒我。茲謹當遵兄之訓。言際。以袖拭其淚痕。而目注死母。悲從中來。前淚甫乾。後淚已復續續而出。特聲至喉間。則復抑而下之。不敢使縱。蓋一面悲母之死。一面懼兄之怒。勢處兩難。遂致逼而出此。其時窗外之簷溜。尙爾滴滴弗止。一若與仲簾慨表同情。而代灑一掬之酸淚也。

夫伯壘之逐其弟。欲其離此室以去。其果爲保弟之身乎。抑果懼亂己之心乎。而不知其皆非也。蓋亡母遺言。謂床下地中。藏有百金。當茲夜深人靜。正可發而取之。雖

弟處吾權力之下。百金由吾處置。彼不敢強預吾事。但究難禁其退有後言。資爲口實。則不如勿使之見之爲愈。此則伯壩欲其離此之心曲也。茲既爲仲篋至誠所感動。令其伴視死母。則掘地取銀之事。亦只能俟諸明日矣。

漫漫長夜。寂寂亡人。兩者殆同其落寞。顧亡者不可復生。長夜則有時而盡。未幾已至於明日矣。伯壩乃命仲篋前往告哀於戚族。仲篋遵兄命而行。此時闔院之中。僅有伯壩一人矣。雖亡母尙未就殮。但死者不能復言。則亦無復洩漏指摘之虞。因遂坦然而自適己事。將床移置他處。覓一鐵鍬。用爲啟土之具。伯壩以日視地。覺百金已在室中。顧當此滿志之時。忽陡生躊躇之念。則以己一時疏忽。未曾詢及亡母金藏於何磚之下也。夫床下之地。並非咫尺。勢難一一而掘之。惟有留心審查。選擇其近似者。此際伯壩之日。乃炯炯有光。辨及於毫忽矣。則見一磚面之上。似有鐫刻之痕跡。雖泥垢叢積。黯淡弗真。但以伯壩聚精會神。全力貫注。其目光所及。不難透泥垢以入。遂亦隱約可辨。伯壩以口問心。乃決從此處著手矣。惟啓磚之事。非鐵鍬所

能爲力。則又取一狹長之刀。從磚縫投入。遍四週而活動之。用力未久。磚已砉然而起。其附近之磚。則亦從而去之。以免有所窒碍。至此乃以鐵鍬起土。甫至一尺許。已聞鐵鍬觸物。鏗然有聲。伯壘驚喜交集。知己之目的達矣。

此際伯壘則坐起地上。釋鍬弗用。以手爬疏其土。未幾。觸鍬之物。已赫然而現。舉而出之。沉重異常。則一銅質鑿花之小箱也。長約一尺有奇。立廣均約五寸許。以在土中日久。鏽花斑駁。銅質弗明。箱面之鼻上。尙有小鎖筭之足。知藏者之珍重也。伯壘對此。乃不勝其疑慮。暗思吾家之器皿。無論纖鉅。吾皆一一詳而識之。顧此物自始至終。胡以未經寓目。若謂吾母以此物爲後日藏銀之需。遂預度隱處。不令吾見。則其說殆近誣罔。然則是物也。果何自而來。殊令人疑莫能明。如墮五里霧中。伯壘忽又一轉念。謂吾胡事沉沉思此。則亦惟有敢之而已。鎖在土中。年深日久。則已漸形霉腐。而此際伯壘望銀心切。乃覺有力如虎。遂以手拗而折之。箱蓋既開。則錦袱嚴裹其中。又啟其袱。中藏之物。始顯豁呈露於目前。伯壘甫經注目。駭怪驚喜。幾至暈

仆。蓋箱中所儲者。非銀也。五色十光。能令觀者目眩神奪。其物維何。則羊脂之玉。玻璃之翠。精圓之珍珠。閃光之寶石。以及金釧金環。各種貴婦人之粧飾品。纍纍充物乎其中。倘使海客估值。則此盈前之珍物。雖非價值連城。而爲數不貲。殆已逾鉅萬矣。

夫以亡母身後所遺之百金。不啻爲血淚所蘊積。伯堯尙千迴百轉。禁其乃弟之一瞥。則其嗜財甚酷可知。今無端而獲此多珍。爲己身夢想所弗及。則心房生無窮之跳盪。腦海起軒然之大波。自屬當然之理。無可疑者。於是一霎之中。乃構造無數空中之樓閣。置良田乎。起廣廈乎。娶妻妾乎。蓄奴僕乎。各種稱心快意之事。皆風起雲湧於目前。一若己身此際。已面團團爲富家翁者。當此夢境迷離之時。忽爾驚愕。不能自己。所造之幻境。乃爲之驟破。其故伊何。則以伯堯倏爾回頭。似見亡母之容。對己發爲慘笑。若囁其見利忘義。重財輕母。而含有無窮之鄙薄也。

伯堯神志略清。則斥己所見之妄。謂人死則知覺已泯。胡能與吾事者。惟此幾多之

珍物。果胡自而來。詎真地不愛寶。而天以貺吾耶。憶吾幼年。曾恍惚聞諸吾父。謂此所居之室。前曾住一巨官之逐妾。妾居未久。即攫暴疾而卒。身後所遺無幾。人多疑之。此必爲其所藏。而未及告人者。孰知若干年後。乃爲吾發家之具耶。始知物各有主。富非強求。吾之得此。實屬生來之造化。但無故而驟得多金。且將爲叢疑致謗之具。尤恐好事者輿訛造訛。吾且將無以自存。惟有外出一遊。再歸鄉里。庶幾發跡有自。人不吾疑。况此珠玉寶石。非至通都大邑。不能得相當之代價也。

籌畫既定。乃起而置箱於隱處。復發地。以覓亡母所遺之金。未幾。即得之。則一竹篋之小篋也。舊紙重重。包裹極爲嚴固。啓而視之。其中所儲者。均爲零星之小銀。無一巨錠。足見當年其父母所積之不易也。以理而言。伯壩對此。睹物思人。當發生無限悲感之情。而念先人貽厥後人之不易。顧彼既擁有多珍。則視此茈茈者。似已無關輕重。因遂漫然置之。以較藏箱於隱處之慎重將事。殆已不啻霄壤。此並非伯壩忍心害理。視己身父母之遺澤。不逮他人逐妾之私蓄。實以物價既有厚薄之殊。而心

理之中。乃不能無軒輊之異。彼所謂物以人貴者。乃痴人說夢之談耳。此際伯壩興致勃勃。粟碌半响。身乃不覺其疲。封土移床。復其原位。始坐而少憩。中心暗自慶幸。謂篋之與箱。相距匪遠。倘早爲吾母所發現者。將不免以其半分吾弟也。

當此食蔗回甘。醴醴有味之頃。忽聞有叩門之聲。伯壩出而視之。則其族伯諒庵。偕其弟來矣。伯壩於是稽顙在地。諒庵曳而起之。頻搖其斑白之首。慨然長歎。入內視亡者。揮其老淚。旋謂伯壩仲篋曰。汝母相夫教子。克盡婦道。歸徐氏將三十年。親族乃無間言。今者一旦云亡。實令人不勝其哀悼。雖然。汝家境况。近殊不佳。喪葬之事。均能備辦無缺乎。苟有所需。無妨告我也。伯壩曰。謝伯父念及。歿存之感。乃不可言。所幸亡母身後。尙薄有所遺。以之辦理喪事。尙不至窘而無着。差可紓伯父之厯念也。

諒庵曰。如是者大佳。惟當念汝母辛苦所遺。須知其攢積之不易。倘盡用於死者。生者之心雖安。而亡者反將怨恫於地下。汝躬爲長子。當善爲擘畫。以一瞻生。以一送

死。使之感得其平。則於情始安。而於理始順。吾既爲長者。苟有所見。故不惜徑遂言之。伯壘曰。吾伯言然。姪亦思維及此。當謹遵吾伯之訓。奉以爲律。惟尙有一事。將進而求於吾伯。尙祈念一姓之親。憐而允之。諒庵曰。汝所求於吾者。維何。苟爲吾力所及者。吾決不汝却。伯壘曰。吾母既亡。存者僅吾兄弟。家業穀薄。理當自覓噉飯之處。惟吾弟年幼。尙在培植之時。當以辦喪所餘之金。存於伯處。用爲教養之費。此房係租於人者。在勢亦當退租。彼即可往依吾伯。託庇老人宇下。如是則姪心無牽罣。得以奔走四方。自行覓食。倘荷天之佑。足以自贍。則重返家園。定當有日。屆時姪當泥首吾伯之門。而謝老人成全之盛德也。

諒庵尙未及言。仲麴已涕淚縱橫曰。兄奈何忍心至是。母氏云亡。不得復見。兄又欲舍我而去。並此飲斯食斯之老屋。亦將棄置弗居。弟癡癡子立。舉目無親。其將何以堪此。伯壘曰。弟勿作此痴愁之言。須知人生世上。以謀生爲第一要義。夫聚首同居。未嘗弗樂。但家徒壁立。餓有積塵。詎能枵腹而活。至此屋屬之他氏。居之須按月付

租。苟錢不時應。我縱不棄此屋。此屋亦將棄我。且吾之告汝。更有進於此者。父母雖親。難免有死亡之日。兄弟雖親。亦且有分析之時。人尙如斯。何況於物。丈夫貴自立。胡事戀戀作兒女態耶。仲簾一團悲母戀兒之情。本屬熱烈如火。及聞乃兄侃侃冰冷之訓辭。因之掩淚銜悲。不復能作一語。諒庵在旁。聞仲簾之言。不禁滿面呈悲愴之色。乃撫而慰之曰。孺子勿哭。須知汝兄所言。雖近於忍。要亦有至理存焉。金錢之作崇。固不惜人室家蕩析。骨肉離居也。又轉而謂伯壘曰。汝弟年幼。真性未漓。其中懷所蘊者。只有一片爛縵血誠。世路之艱辛。其思想尙未之及。汝宜以巽詞導之。俾其開悟。法與之言。未免傷其懷抱。况當此在疚之時耶。惟汝之所謀。在勢亦不能阻汝。但覓事於外。未必旦夕即有枝栖。辦喪所餘之金。汝儘可携之以去。用備緩急之需。至撫植汝弟之責。自當力任弗辭。余自問家道雖非贍足。此區區之費。固尙能籌措而無窘也。

伯壘曰。伯父之用情。仁至義盡。姪中懷感激。自當永矢弗諼。惟吾父母早逝。存者僅



吾兄弟二人。雖父母愛子之情。無所厚薄。但對於年幼者。關切尤深。斯亦盡人所從同者也。姪叨爲長兄。自當體父母之心以爲心。此無多餘澤。謹當歸之吾弟。不惟吾父母泉台之下。可以即安。即姪俯仰之間。亦可免其愧怍。此後奔走於外。倘富貴逼人。徒手而致巨產者。命也。若我生不辰。困窮而轉於溝壑者。亦命也。惟天君泰然。無慚於已亡之父母。則可以爲人。可以爲子。所獲者殊較得金爲多。姪所見已定。誓不復渝。尙望伯父加以體諒。不復吾阻也。

夫伯壻之用心。果能如其所言。不獨善視其弟。無愧爲長兄。抑且克體親心。可以爲孝子。無如其中懷之所蘊。與其口中之所言。乃截然判而爲兩。蓋前此視遺金甚重。尙不欲乃弟之一瞥。茲豈肯以辦喪所餘。盡數歸之。而已不復分潤耶。徒以已既據有多珍。一轉手間即可致富。將來滿載而歸。人或謂以父母之所遺。貿易而獲厚利。弟縱不敢斷斷相較。而多口亦屬可憎。不如預爲之地。早斷此項轆轤。則致富出一己。無藉父母之蔭。自然與弟無與。而他人亦不能加以指摘。其用心若此。可謂深

沉已極。惟諒庵則不及知。尙喟然而嘆曰。汝推父母之心。愛弟若此。我自愧知汝不盡也。

當此之際。忽復聞叩扉之聲。則徐麟徐鳳至矣。既入。即伏地而哭。叔母其聲甚厲。幾於可震屋瓦。伯壩仲簾亦陪而伏哭。有頃。兄弟始曳麟鳳而起之。則二人面上初無淚痕。徐麟曰。吾兄弟近狀甚窘。而叔母之事。復出倉猝。自問殊不知所以爲賻。徐鳳曰。在理本當有以相助。無如力不從心。則亦奈何。徒喚而已。但言之。乃深滋吾赧。惟壩弟夙性明達。必能諒吾兄弟苦衷也。伯壩曰。勞兄關注。弟已感荷弗勝。所幸喪葬之資。業經有着。無須待人之援手。二兄儘可釋其廛念。徐鳳以目視徐麟曰。吾固知叔母身後必有所蓄。今壩弟之言若此。不旣驗耶。徐麟謂伯壩曰。吾年長於汝。辦事較有經驗。且汝苦塊之身。亦未便經紀諸事。不如以財託之於吾。定能爲汝區畫精當。徐鳳曰。兄之所言。乃與弟不謀而合。忝爲期功強近之親。不能爲財力之援助。又烏可不爲人力之援助耶。

伯壘曰。二兄厚意。銘感五中。但貲財無多。諸事從簡。殊未敢勞兄擘畫。徐麟。徐鳳同聲曰。若然。則吾兄弟可以歸矣。言已。即怫然而去。諒庵嘆曰。胡彼兄弟二人。乃不改其向來之故態也。於是伯壘乃與諒庵。斟酌一切喪葬之事。議定而行。事乃立集。此外徐氏親族。雖不乏弔唁之人。然與本書無關。故亦屏而從略焉。

喪葬之事既畢。伯壘乃託弟於諒庵。已則一肩行李。蕭然辭其故鄉以去。臨行之時。諒庵以數金贖之曰。辦喪所餘之貲。汝堅執已見。用爲汝弟教養之費。情辭懇摯。余亦未便拂汝之心。惟念遠行不易。動輒需錢。此數金出之余囊。聊以壯汝行色。尙其受之。伯壘恐堅却轉以滋人之疑。因即拜受曰。伯父之惠。姪何敢辭。惟願此行少有成就。庶不負吾伯之盛意。至頑弟得託旃幃。姪實不知當作何感謝之語。諒庵曰。此則無須置諸齒頰。夫汝弟吾姪也。在汝固親。在吾亦不爲遠。又何所用其感謝乎。此時仲簾送兄之行。不復能作一語。只有涕淚隨頰而下。伯壘曰。汝勿作此小兒戀別之態。使人不歡。須知人生世上。理當謀食於外。汝後此尙當以兄爲法也。伯壘語畢。

遂慨然辭其族伯胞弟以行。後此凡知其事。與之少爲關切者。類皆唏噓不置。謂伯堦此行。殊近鹵莽。將來未必即有佳果。蓋茫茫輭紅塵中。不惟金穴難尋。恐一枝之棲。亦且不易覓也。但惜此蚩蚩者。所見殊左。彼伯堦早已覓得金穴。載寶而行。特欲至外一遊。以掩飾旁觀之耳目。衣錦還鄉之事。固不難操券而致也。

伯堦年事雖少。而心計絕工。知所獲多珍。非至京師。不足以得善價。因之不辭勞苦。奔走而至首都。寓於旅邸中。日則携其所蓄。向各珠寶肆。考較市價。各肆所予之值。率皆相差無多。伯堦恐受欺給。僅將金器售出。而珠寶翠玉之屬。則留以有待。一日機緣巧合。伯堦又至肆中。磋商售價。值一巨剎之僧。在肆閑話。見所携之物。讚賞弗置。逮伯堦去。僭亦與之俱出。行而謂之曰。以子所蓄之物。求售於肆中。雖非明珠暗投。亦屬代人牟利。蓋肆中之性質。固以賤販而貴鬻。爲其本能。欲期相當之代價。又烏可得。夫此種之奇珍。非售諸富貴之巨家。未有不自蝕者也。伯堦聞僧語。知其語中有物。則極力謝其關切。力邀同至旅邸之中。設酒餐之。酬酢既歡。乃婉言求其設

法僧曰。子真目光如炬者也。吾以萍水相逢。未肯遽以曹邱自任。今既承渥遇。歡若生平。安得不以明路指子。今有退休之某鉅公。性嗜珍寶甚酷。以其事佛甚虔。故余頗蒙青目。常往來於其邸中。偷以子之物。售之於彼。寧僅得肆中所予之價乎。伯壘聞言。避席稱謝。比僧欲去。又珍重再四。求其先容。定期同往謁某鉅公焉。

### 第三章 富貴集而美人嬪

時運逼人來。富貴乃不期而自至。伯壘當未喪母之前。其中心所希望。只在支配此百金而已足。不謂床下竟獲多珍。乃携而遠走京師。期得善價。此時伯壘雖趾高氣揚。暢然意滿。然而夢魂所縈繞。僅在富之一字。而求貴之心。則未常涉及之也。逮無端而遇寺僧。得登某鉅公之門。出其所蓄。鉅公一見大悅。所給之價。較肆中乃爲倍蓰。伯壘至此。所願已償。亦不敢過存奢望。當即脫手授之。鉅公見其不肯居奇。慨然如其所命。中懷悅豫。不可名狀。又見伯壘語言卑順。執禮極恭。且進退周旋。亦無僨荒之氣。因喜而詢之曰。子之來京。僅爲售此而已乎。抑尙有他事乎。伯壘控背而言。

幾於俯首至臆。曰：賤子遠道至此，除售此區區所有外，尙欲覓一託足之地，而人地生疏，乃苦乏進身之階。蒙公詢及，足見關垂感荷之情，永當銘感五內。鉅公曰：若然，則胡不留我邸中，就子所長，略有所効。吾決不薄待子也。伯壘聞此，受寵若驚，不禁叩伏在地。鉅公曰：何事若此？子起，速往店中，運其行李。自今而後，汝即爲吾邸中人矣。

伯壘至是，遂遭際於鉅公之邸中。鉅公初命其襄理庶務之事，伯壘鞠躬盡瘁，凡爲己之能力所及者，無所不用其極。而在某鉅公之前，則視於無形，聽於無聲。雖孝子之事其親，亦未必體貼入微。至於若是，其對於同事之人，又復極力逢迎，期得其歡心而後已。川免招彼嫉心，媒孽其短。未幾，某鉅公大悅，兼命其襄辦會計之事。伯壘至此，乃於邸中赫赫有權。凡有請託於某鉅公者，多倩彼爲進言之介。伯壘藉此，乃廣有所獲。後鉅公念其勲勞，思有以培植之。言於當道，俟大批保獎案上，將伯壘之名，亦列諸薦剡。及煌煌明令下，以薦任職，交院存記。於是伯壘不但擁有鉅貲，並且

廁身仕籍。此真其來京之始所不及料者也。

光陰荏苒。瞬已年餘。伯壘乘間言於某鉅公。以歸里完婚爲請。鉅公領之。資以多物。並謂婚畢既歸。勿事濡滯。其垂青可謂至矣。邸中諸同事亦皆釀金爲賀。並設筵以餞之。飲酒既酣。笑謔間作。羣謂玉人既歸。將來雙飛雙宿。携至京師。吾儕既屬知交。可否俾一瞻如花之貌。用擴眼福。伯壘笑而許之。衆乃大噓。未幾擇吉以行。箱篋纍纍。幾於後車不勝其載。憶前此來京之時。行李蕭然。風塵慨。今爲時未久而枯。菀若雲泥。人生得意失意之事。又詎能逆臆而得耶。

雖然。伯壘之孝服未闋。閱者所知也。其鴛盟未訂。鸞卜猶虛。抑亦閱者所知也。今遽爾作此誑辭。惶惶急於歸里。其中情果何係戀乎。夫伯壘之爲人。既忍於其骨肉之親。視胞弟有如陌路。則於其他。當亦無所不忍。詎尙追念故鄉之風土。而興桑梓之思乎。抑或如楚項羽之心事。謂富貴不歸鄉。如衣錦夜行。將返而誇耀於戚鄰乎。而不知其皆非也。蓋伯壘另有一隱闕之希望。難於告人。今則以富貴已致。所願可償。

乃不得不急於返里矣。

從來女子貌美。最易爲人所注目。此恆情也。而爲之父母者。以女具有容華。必欲爲之擇一快婿。此亦普通之心理也。伯壘之故鄉。有顏氏者。生有一女。小字如玉。眉目清揚。風致娟好。實可以當此姓名而無愧。其父母膝下。僅此一女。視同掌珠。珍愛異常。常謂吾女容貌既麗。性復婉淑。苟非富且貴者。決不足與於乘龍之選。以故鄉里有間名者。率皆却之。如玉迄今年二十。猶未字也。夫擇婿貴得人。富貴非所常保。彼如玉父母之眼光。殆未免隣於僞俗。然此亦世俗之恆態。無足異矣。

如玉既具舜華之美。固早已騰譽於鄉里間。伯壘耳之有日矣。但自念並無儋石之儲。身絕騰驥之路。人加白眼。已嘆青衫。強於己者。且遭顏氏之擯。己又何能做倖爲坦腹之選乎。雖人之好色。具有同情。而在勢既絕攀援。亦大可斷此夢想。在伯壘知難而退。不可謂非明哲之人。無如鷺見風流。竟不克止其怦怦之念。蓋如玉一日往戚晚家。巧爲伯壘所睹。娟娟此豸。容華照人。不禁愛由心生。寤寐思服。始嘆老子所



謂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其言洵可味也。

夫春色雖覺撩人。而藏嬌乃乏金屋。望梅莫能止渴。畫餅詎可充飢。此亦足使壯士無顏。英雄氣短者矣。伯壘對彼有美一人。固已念茲在茲。莫之或釋。無如洞庭香杳。巫峽雲封。儼似海上仙山。可望而不可即。每一念及此事。只有嘆實命不猶而已。及床下之奇珍發現。則已涉想及之。惟念富而不貴。則蹇脩雖遣。未必即能得彼之快諾。且此時尙未敢暴露其富。只有俟諸將來。姑爲一試已耳。其或成或否。猶未可必也。比來京師得託身於某鉅公之門。而膺得薦任之職。此雖不得謂躋顯要。然在鄉里之間。已大足爲親戚宗族交游光寵矣。知此時而求婚於顏氏之門。定當如取如携。無復阻碍。苟過事淹留。而爲掇足所得。則他日歸里。將不勝綠葉成陰。子滿枝之嘆矣。伯壘思維及此。遂爾心猿莫鎖。意馬難馴。急於歸里一行。謀償其夙昔之望。意謂富貴吾所固有。所難得者美人耳。溫柔鄉之風趣。不可不一領略之也。

風景不殊。故鄉無恙。白雲紅樹。野草閑花。一一咸若歡迎游子之來歸。而伯壘此際。

已非復昔日阿蒙矣。返里之後。暫寓於客舍之中。第一關心之事。即探詢顏氏之女。曾否已經受聘。及佳耗傳來。知小姑尙自無郎。羅敷猶然待字。中心快慰。不可言宣。謂玉顏猶自無夫。豔福終當屬己。吾之幸福。殆未可量也。未及訪問親故。即先託人市廣廈。用爲誇富之起點。適有故家中落者。貨其祖居。遂即購而得之。其左右比鄰。亦非富有。因以重價餌之。用廣其宇。交易既定。伯壘遂即遷入。僱奴僕。蓄婢媼。措備一切。咄嗟而辦。此際乃儼然大家矣。

粟碌既終。事少就緒。伯壘乃略携京師之土物。往謁其伯父諒庵。用酬其前此贈金之誼。相見之下。諒庵曰。吾聞諸人言。姪已膺得薦任之職。吾載喜載疑。未卜確否。而彼則言之鑿鑿。今觀汝丰采煥然。迥殊昔日。其言殆信而有徵。且聞汝歸來有日。業經市得某氏之居。其言信乎。伯壘曰。吾伯之所聞是也。姪以所居未定。終日憧憧。故未克即時面謁。今草草布置。略有暇晷。始獲展謁。陳其所以。尙希伯父諒之。遂以隻身走京師。邂逅某鉅公。得蒙錄用之事。略陳梗概。惟貨珍寶一節。則隱秘不露。諒庵

點首曰。此雖機緣巧值。要亦吾姪能自表見。故得動彼上遊之賞識。而獲有今日。汝父母死而有知。亦當慰藉於地下矣。談話未久。仲簾已下學來家。見兄之歸。驚喜乃不可言狀。而伯壘對之。殊冷然無復親熱之意。並其學業如何。初亦未常詢及。諒庵留之晚餐。亦以有事却之。少頃即匆匆而去。至爲兄既歸。理當携弟以去。不宜久溷他人。則伯壘並未提及隻字也。

伯壘既富貴而歸故鄉。乃張筵大宴親賓。用示誇耀鄉里之意。來者見其鋪陳之美。烹飪之精。舉欣欣有喜色。席間。伯壘復鼓其粲花之舌。粉飾多辭。自侈其位尊多金。以聳來者之聽。庸俗之人。率皆目光如豆。聞此鋪張揚厲之辭。率皆目瞪口呆。舌橋不下。彼此相顧。咨嗟嘆息。大有生子當若徐伯壘之感。席散以後。不及數日。而徐氏驟富驟貴之令譽。業已不脛而馳。轟動遠近。彼伯壘之佳肴旨酒。至此可謂財不虛糜矣。

修名既立。好事可期。伯壘知己之人名。雖不逮諸葛之垂於宇宙。固已震動鄉里而

有餘。彼顏氏者。詎能充耳不聞。得婿若此。夙願已償。諒亦不能拒而不納矣。因浼有聲於時者。躬任執柯之役。往求婚於顏氏之門。果也如玉之父母。亦不免庸俗之耳目。對於伯壘之既富且貴。早已耳熟能詳。夫婦語及。乃不勝其豔羨。今見冰人到門。大有孤始願不及此之意。立談之下。慨然而允。一若恐稍一俄延。此快婿將爲他人所攫去者。執柯者返而報命。伯壘大慰。擇吉納采。禮儀之隆重。衣飾之炫耀。乃盛極於一時。道旁觀者。罔不嘖嘖稱嘆。謂以顏氏女配徐氏子。一則豐於財。一則富於貌。黃金騰采。紅粉生香。侑儷若此。可謂得雙美玉成佳偶矣。

伯壘既遂其婚姻之願。乃大興土木之工。匠人如織。觀者如蟻。木石如陵。磚瓦若阜。未幾。輪奐一新。頓改舊觀。雖未能赤墀青瑣。媲美西漢王根之宅。然已連闔洞房。不讓南陽樊重之第矣。隣里之人。益復互相告語。謂徐氏之財。殆屬不可思議。生子若此。可以無憾。惜其父母早亡。不及見之。而不知爲父母者。殆不樂有此子也。蓋伯壘歸後。醮親友。訂婚姻。購廣廈。興土木。誇富示侈。一若不可終日。而宿草離離。白楊蕭

蕭。彼父母之墓前。固未嘗一行其展拜之禮也。

爲時未久。人已喧傳伯壻之婚事。已爲期在邇。親迎有日矣。夫伯壻之母喪未終。胡能行此嘉禮。在少明義理者。對於此等之人。勢宜深惡痛絕。而不知世風日下。風俗日偷。富貴竟可掩醜行。庸俗可罔知大義。知之者不以爲非。並且多方設辭。代爲文過。而伯壻每對人言。亦故爲作態。累事啼噓。謂此事非出本心。實乃一時權宜。行此不得已之辦法。蓋以巨室而無主婦。譬如扇之脫軸。四分五落。己以男子之身。何能察及纖細。揆之於勢。云胡能常。况且在官言官。職守安能久羈。婚事既畢。早晚即將到京供職。有此種種牽掣。乃不得不作此違心之舉。亡母有知。當亦諒我之苦衷。不加罪責也。言時。容色黯然。大有欲涕出之勢。聞者亦加以慰藉曰。一時權宜。賢者不免。子既捫心無愧。戚戚胡爲。嗚呼。此何等事。而可以行權自飾。乃言者不以爲恥。而聞者亦不以爲非。則其交失可知矣。惟諒庵常有諍言。且加責諫。而伯壻唯唯諾諾。不與深辯。只自行己意而已。

#### 第四章 依兄字下之難

雲璈奏。金鼓交喧。儀仗生輝。彩輿耀日。觀者皆指而目之曰。此徐伯壘家。往迎顏氏女矣。神仙眷屬。殆不是過。在此議論歎羨之中。徐氏已賀客盈堂。夫婦交拜矣。彩袱既揭。合卺禮成。賀者皆互相私語。謂徐氏子不知幾生修到。乃得享此豔福。伯壘此際之一腔歡喜。直非楮墨所能形容。因憶毛詩所稱。燕爾新婚。如兄如弟之言。其所擬殆屬不確。蓋伯壘此時。享其室家之樂。譬諸食蜜。中邊皆甜。而其同胞之介弟。則早已置諸腦海以外。初未常顧盼及之也。

顏氏如玉。既于歸於徐氏。不獨爲豔妻。抑且爲賢婦。蓋其容貌麗瞻。尙屬小事。而性情婉嫵。能識大體。洵爲尋常女子所難能。成禮數日後。即乘間謂伯壘曰。余聞之君。尙有一弟。胡以未見。詎執事於外耶。伯壘曰。吾前往京師時。將彼寄居於族伯之家。近頃仍寓彼處。顏氏曰。余不揣冒昧。將有一言。未識可邀君之聽。盡言無隱否。伯壘曰。卿有何言。儘可直抒胸臆。夫婦之間。胡用此欲吐仍茹爲也。顏氏曰。若然則余當

直抒所見。以溷君之聽矣。常聞人言。兄弟之親。有如手足。手足詎可分置於兩處。况君父母云亡。僅有此弟。保育啓迪之責。君實尸之。此不惟分所當爲。抑屬責無旁貸。今寄居於族人。論者其謂君何。余恐姑嫜之靈爽有知。且將感嘆怨哀。而不即安於地下也。

况君以富有聞於鄉。寧闕六尺之榻。一盂之飯。而使弟寄居於外耶。前者余未來歸。人或謂君諸務匆忙。未暇及此。今所事已歲。而兄弟尙爾睽隔。論者且謂君篤於夫婦之愛。而薄於兄弟之親矣。兼之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人或且以不賢之名。加之於余也。君縱不畏。余亦不安。胡不使之即日寧家。用避外間之譏謗。君試思之。余言其亦有當於理。而幸蒙垂納否也。

夫如玉者。外娶之婦也。對於其兄弟之間。乃如此委婉陳情。冀蒙聽納。在伯壻稍有。人心。須當愧怍弗遑。唯諾恐後。不料其竟漠然無動於中。夷然而言曰。吾非薄待彼。而不使之同居。實因早晚之間。仍常到京供職。相聚不久。何如弗聚。此吾所以未肯。

招之也。况彼雖居外間。而日用所需。供給未常少缺。揆之兄弟之誼。亦可無憾。悠悠之口。胡自而至。若卿則賢名夙著。于歸未久。人決不至捉風捕影。以離間吾兄弟之事。而妄行歸罪於卿也。

如玉曰。君之早晚至京。將隻身而去乎。抑將挈余同往乎。伯壘曰。當然携卿同往。詎能雙飛未久。遽爾獨宿。如玉曰。若然。則賃屋安家。勢所不免。詎夫婦可以同行。而兄弟乃不能共往耶。伯壘搔首曰。京師軟紅十丈。人入其中。清者亦濁。彼方在青年。安可使之居此。倘如卿所謀。則愛之適以毒之耳。如玉微笑曰。余以閨閣之身。未嘗至京師。自然不悉彼間之事。惟如君所言。則京師土著之少年。勢且無一良者。余恐此言聞於京人。則讐君者。必且紛紛四起。君詎得安居無恙乎。

言已。以目視伯壘。蓋遁詞知其所窮。將觀彼如何置答者。伯壘至此。面有不豫之色。曰。余忝爲家督。處事自有權衡。卿胡爲斷斷若此。語畢。即拂袖而出。如玉見其夫悞諫不從。不禁喟然嘆息。蓋即此一端。已可知其天性涼薄。並非篤厚之人。兄弟之間。



如此。則夫婦可知。將來事過境遷。或亦難免。此離之嘆。惟自是以後。亦不敢再爲提及。誠恐因此而爲脫輻之占也。

伯壘既得美妻。享其閨房之福。心中之預計。迨蜜月既過。仍將至京師。往依某鉅公之庇。前途正遠。來日方長。進步殆未可量。從此扶搖直上。穩步雲衢。亦意中事耳。詎知人事變遷。匪能逆料。忽爾噩耗傳來。人言某鉅公。近已邁疾殞逝矣。伯壘受此意外之打擊。爲之寢饋難安。擾擾不寧者數日。夫伯壘之若此。並非有感於知遇之恩。悵報稱之無日也。徒以某鉅公譬如喬木。已則有若蔦蘿。依之附之。便可參天而上。今某鉅公一旦云亡。已亦殆將一蹶不振矣。

懊惱既過。神志少清。伯壘復自計曰。某鉅公雖亡。而吾薦任之職。固自若也。倘吾躬至京師。以巨貲從事運動。則內補外放。當皆不難操券而得。從此置身仕途。寧即不能得意乎。既而忽轉念曰。吾之列名仕版。某鉅公之力也。今者冰山既倒。依倚無人。縱令趨踰於下僚。未必能邀上遊之青眼。况宦海茫茫。嶮巇百倍。人若蹈瑕抵隙而

伺吾短。吾閱歷既淺。復無與援。其將何以堪此。輾轉思維。尙不如知難而退。吾既廣有金貲。若以之市良田。設商肆。權子母之利。計收穫之贏。當不失富甲一鄉之資格。胡爲顛顛於風浪之中。而冒不可知之險乎。籌畫既定。乃決計作富家郎。不復爲政身宦途之想。於是購田設肆之事。遂爾經之營之。不遺餘力矣。

鼓鐘於宮。聲聞於外。其言殆屬信而有徵。伯壩既失某鉅公之庇。不復再往京師。近已置田設肆。用爲百年長養子孫之計。此事喧傳於鄉里者。殆遍矣。一日。伯壩方獨居一室。持籌握算。綜核近日之出入。忽室門闐然而啟。有二人魚貫以入。視之。則其族伯諒庵。與其胞弟仲麋也。伯壩躬自起迎。惟以事出倉猝。面上頗露驚訝之色。諒庵就座。謂伯壩曰。吾以一家人。可以徑遂而入。故告闈者無須關白。汝幸覩吾面。勿罪彼也。伯壩曰。伯父奈何作此言。余安有是者。諒庵曰。汝能見諒者甚善。惟吾今日之來。尙有一事就商於汝。其事乃較吾徑入之事鉅也。伯壩聞此言。又見其弟仲麋侍立於旁。俯首無言。心中已猜料八九。惟外貌則故託不喻曰。吾伯有何事者。希即

見示。諒庵曰。吾聞諸人言。汝此後安居鄉里。不復往京師。斯言信乎。伯壘曰。吾伯之所聞。殆屬近似。諒庵曰。若然。則汝弟仲麈。不當久居吾處矣。言時。以目視伯壘。辭色凜然。一若此老滿腹之牢騷。鬱之既久。而今日始發者。伯壘視諒庵之狀。知其將有責讓之言。雖欲巧爲設辭。以自掩飾。顧乃訥訥不能出口。蓋宵人臨於正士之前。中情既虛。遂自不覺其氣餒也。

此時諒庵已侃侃言曰。吾與汝既在一姓之親。又復忝居長輩。不惟有訓迪汝之權力。且負有訓迪汝之義務。前此汝母之亡。辭金而不受。寄弟於吾家。覓食於外。期自樹立。吾謂汝困心衡慮。較前殆有進境。一旦富貴歸來。見理之不明。處事之不當。仍復如昔也。夫仲麈者。汝父母之幼子。而汝同胞之弱弟也。今者怙恃皆失。伶仃孤苦。汝爲長兄者。實負有保育訓誨之天職。前此汝求食於外。寄居吾處。乃屬不得已之舉。吾爲族伯者。覩祖宗之面。尙直任而不辭。今汝飽載而歸。市廣廈。購器物。娶妻以宜室家。宴賓以誇豪富。汲汲惶惶。不可終日。而躬爲汝弟者。竟未蒙加以盼睐。予以

慰問。一若爾爲爾我爲我。彼此了無關係者。吾不解汝是何居心。於所厚者薄之。至於如此也。

諒庵之言。有如瓶之瀉水。迅捷無倫。至是仲簾忽奔跪於前。牽其裾曰。乞伯父勿復再言。姪之心碎矣。吾兄諸務蠅集。未暇及我。事誠有之。若謂忍置。則吾兄決不出此。且以姪之頑劣。不足以感動阿兄之心。過均在我。不在於兄。望伯父勿復督責吾兄。傷吾心也。言際。淚封其睫。哽不成聲。諒庵曳之起曰。汝毋泣。汝泣。余心亦碎。須知吾之所言。譬如鯁在喉。必吐之而後始快。言已。復謂伯壻曰。汝非有目不睹。有耳不聞者。試思汝待彼。疏如路人。而彼尙長跪余前。涕泣請命。用期掩汝之眚。護汝之短。汝縱鐵石爲心。在理亦當感動。吾不解汝昆弟二人。同懷共乳。何乃賦性之厚薄。竟相距至於如此其極也。

夫以如是之佳兒。余撫之。至於成立。縱有所費。余亦毫無所靳。今必使之歸就於汝者。一以全汝之名。一以慰彼之心也。蓋汝歸之後。彼常日思兄。至於搵淚。食則不甘。

味。寢則不貼席。吾勸慰百端。終莫之解。但彼只自責事兄之不善。於汝初無怨望之辭。此非余之袒彼。作讐言以給汝也。觀於適間之跪而陳辭。悲哀下淚。非其明證耶。余既憐彼之盹誠。乃不能不嘆汝之涼薄。前以汝成婚之後。或仍往京師。留彼居家。携彼同行。在勢或均有弗便。故對汝雖抱不嫌。尙屬較爲寬假。及聞汝將長居里邑。而對於彼仍復漠然。余乃無辭以爲汝解矣。夫兄以豪富聞於時。而爲之弱弟者。乃寄居於他人之籬下。汝縱不愛弟。其如己之名譽何。吾恐胸中稍具涇渭者。皆將嘖有煩言。而不肯納交於汝矣。語云。千夫所指。無疾而死。竊願汝少清其頭腦。而一深長思也。

伯壘至此。始囁嚅言曰。姪並非棄弟於弗顧。實以日來大忙。遂致事多遺漏。且以彼居伯父之家。異常安適。乃至未經措意。今彼既願依吾而居。姪亦焉能拒而弗納。惟有一事。常言之於前。免致糾葛於後。區區之情。尙乞伯父諒宥爲幸。伯壘言至此。乃若格格不能自吐者。諒庵曰。汝有何意見。儘可徑遂言之。伯壘曰。若然。則姪當吐其

下情矣。夫吾母氏之亡。家中殊鮮蓋藏之蓄。身後之所遺。僅有百金耳。喪葬所需。業已耗其大半。所餘數十金。均以推之吾弟。姪並未曾沾溉分毫。此事皆伯父所知也。今茲姪之所有。實出微俸而有獲。並非父母之所貽。倘兄弟同居。異日不幸而有分產之爭。尙望吾伯執言。加以公正之裁判。庶黑白分明。而不至於是非淆亂也。伯壩之言未終。仲簾已號泣而言曰。天乎。安有是者。此產縱令貽自先人。弟亦決不過問。遑云由兄一己能力而得耶。弟苟毫無人心。而有爭產之事。則狗彘且將不食其餘。言時。一片精誠。溢於眉宇。諒庵微哂曰。汝勿哭。汝之心。汝兄不知。而余自知之。復掉首謂伯壩曰。汝懼兄弟同居。異日或啓爭產之釁耶。此事余敢決其必無。蓋匪論仲簾孝悌性成。決不出此。即使彼爲悍弟。然以汝之心胸手腕。亦足應付而有餘。又何須顧慮及此。今彼託庇於汝。不過呼牛應牛。呼馬應馬耳。烏敢抗顏有所論列耶。異日彼長大成人。汝覩父母之面。念手足之情。分少產以予之。固足徵兄弟友愛之誼。此疆彼界。令彼自謀其生。亦屬財帛分明。於汝初無所責。惟今日彼尙未成年。

理當受人保護。爲之兄者。固不應棄置而弗問也。夫金錢者。身外之物耳。而兄弟則骨肉之親。權衡重輕。汝亦當有所擇。前此推金予弟。何其慷慨仁慈。今茲鄙吝頓萌。忍於因產疏弟。前後行事。頓成兩極。此中之竅要。殊令人疑莫能明也。余家雖非富有。自問尙不至視金如命。蓋義利二字。辨之有夙矣。諒庵言至此。乃自懷中出一物。置於桌上。伯壘視之。不禁面呈驚訝之色焉。

夫諒庵自懷取之而出者。果何物乎。其物非他。即前此喪葬所餘。伯壘推以與弟。轉授諒庵之遺金也。繩裏未動。封識依然。足徵此物在諒庵手中。匪惟未嘗動用。抑且未經啓視也。諒庵乃指之而謂伯壘曰。此物貽自汝母。汝不受。以之畀吾。用爲汝弟教養之資。

當時汝義形於色。情見乎辭。吾念若拒而不受。恐轉以傷汝之心。故受而藏之。櫃中未曾損其毫末。汝弟一切所需。均皆由吾出貲供給。吾非自侈其有。藉此以市義也。誠以汝母錄積寸累。得此匪易。若用於汝弟之身。吾想學業未成。而亡母所遺之金。

已盡矣。吾既忝爲一姓之親。而爲力又非不能舉此者。故任此不辭。而金則未動。兼慮汝一旦失意歸來。尙可活被汝母之遺澤也。今幸汝富貴歸鄉。此金無所用之。故用以返汝兄弟。此後對金思母。亦可作永久紀念。試觀紙裹之上。汝所題之字跡。絲毫未經損壞。足知此事。吾已抱定見於先。並非倉猝爲此。用以愧汝也。以理而言。諒庵處同族之親。尙爾仁至義盡若此。則爲親昆弟者。當何如乎。使伯壻少有人心。必且爲之感動。孰知我心匪石。移易維艱。伯壻不但不能爲感動。抑且不知愧怍。只口作敷衍之辭曰。吾伯奈何自耗其資。轉令姪躑躅無以自處。諒庵曰。此自行吾心之所安。並非由汝之逼迫。不安胡爲。伯壻曰。吾伯盛德。誠不可及。雖然。侄前此推金不受。耿耿此心。可質天日。今金雖未動。請仍歸之吾弟。姪初不願自食其言。善時態度堅決已極。蓋伯壻此際。避亡母之金。不啻蛇蝎。一若恐此區區之金。兄弟共之。則其偌大之產。亦將兄弟共之者。恨不得鑄精鐵爲闌。清其界限。庶免以小而失大也。諒菴似已喻其意。則作不屑之辭曰。汝今既擁鉅貲。此亡母所遺。藐藐者。當然無關輕重。



處置任汝。吾不過問也。

當此之時。門啓而顏如玉至矣。如玉既入。即向諒庵叩拜於地。起而言曰。合吾夫之骨肉。全吾夫之名譽。伯父之爲德大矣。前此姪婦亦勸其迎弟歸家。勿令久瀕吾伯。彼已允之。以事集尙未果行。今伯父示以義方。加之訓迪。姪婦業已聞之。乃不勝其感激之私。此後尙希伯父卒教之也。諒庵曰。姪婦賢淑若此。匪惟伯壻之幸。抑亦徐門之幸也。汝弟仲簾既歸。此後望汝善視之。如玉曰。此本理所當然。何勞伯父之囑。此際仲簾亦近前長揖。起居嫂氏。如玉曰。叔既寧家。嫂乃不勝其欣慰。當即命人爲叔掃除一室。此後凡有所需。均可索之於我。無庸客氣也。仲簾唯唯。伯壻在旁。顏色弗怡。然亦無所置辭。爲時未久。而諒庵乃告別去矣。

嗚呼。兄之於弟也。親愛之而已矣。今兄以富貴著聞於鄉。而爲之弟者。至居其家而不得。爲事已屬可異。乃愛妻婉諫之。而卒不聽。逮族伯嚴斥之。始勉強而容納焉。則甚矣身爲人弟者。依兄宇下之難也。

## 第五 章 得意之兄與失意之弟

伯壘既經營商肆。在勢必須用經理之人。而其族兄徐麟。徐鳳。乃日奔走於其家。進諂獻勤。無所不用其極。與前此倨傲之面目迥殊矣。乘暇則聒於伯壘曰。商肆之事。吾二人經驗有素矣。吾弟以萬金之軀。何能勞精疲神。躬親其役。亦不過總其成而已。與其以肆中之事。託付於外人。何若求諸一姓之親。而畀吾兄弟之手。吾輩受弟之委託。則肆事即不啻己事。凡爲吾輩能力所及。而有益於肆中者。當然無所闕惜。將來利市倍蓰。自可無煩卜筮。此事一舉兩便。交受其益。弟試思之。吾輩之言。其亦有當否耶。伯壘成竹在胸。惟以言婉謝之。兼謂肆非己所獨開。將與人合資而設。用人之權。勢難專主。己雖欲借重於兄。其如力不從心。何哉。徐麟。徐鳳二人。知伯壘言不由衷。避己若浼。外雖尙與委蛇。而心已啣之刺骨。小人之伎倆。大抵然也。夫伯壘對於亡母臨終之言。久已付諸記憶之外。惟遠麟鳳二人。竟能恪秉遺訓。是亦不可謂非孝子矣。

此時伯壩之命運。正如春水行舟。一帆風順。凡有所投。罔不如意。肆中所用之執事人。吳姓。勳名。爲其舊日塾中之同學。年事差較伯壩爲長。爲人工酬酢。善肆應。而於居奇積贏之術。尤能獨有心得。少即投身商界。此際已錚錚有聞於時。伯壩昔時與之頗爲欸洽。今茲既設巨肆。則邀其相助爲理。吳勳以徐氏所設之肆。資本既雄。局面復大。乃辭其舊有之事。而就此新聘。肆中之事。均由其一手經營之。條理井然。事業蔚起。於是顧主雲集。徐氏之肆。勢遂掩同業者而上之。伯壩以付託得人。心乃大慰。吳勳尤復謹慎將事。遇事輒爲稟承。伯壩謂其中無所私。益爲信任。則許其便宜行事。不須動輒關白。吾惟坐擎其利而已。肆事既順利若此。而伯壩所購之田。亦復播種咸宜。收穫無算。一若天公有意福之。而獨授以如意之珠也。

然而伯壩之幸福。尤不僅此也。成婚之翌年。其妻遂玉麟投懷。誕舉一子。蘭芽甫茁。俊秀異常。湯餅筵開。賀者盈室。伯壩名之曰珠兒。川示珍愛之意。此際之伯壩。既撫有巨肆良田。嬌妻愛子。出則趨承者。仰望顏色。入則伺應者。秉承意旨。入於耳者。無

惡聲。接於目者多諂色。此雖非大丈夫得意於時之所爲。然在彼斗筲之人。則已志得意滿。不可名狀。此時伯壩之心理。直以爲天地之大。宇宙之寬。寧復有闕憾之事。彼有闕憾者。殆皆生而不幸。始墮入愁城苦海中耳。若吾則殊不知有此。據此以觀。似乎伯壩之心中。已無復些微之不適。然而美中不足。尙有一人。觸日常生其不怡者。則以乃弟仲簾。居蝨於其家也。

仲簾自居其兄家中。伯壩不復使之入學讀書。亦不令其學習何業。鎮日閑閑。了無所事。曾憶昔人所稱。兩餐白米飯。一枕黑甜鄉。其言殆爲仲簾詠之。蓋伯壩之豢其弟。並非出自本心。徒以畏諒庵之詰責。懼物議之沸騰。乃不得不勉強出此。以故對於其弟。毫無關切之意。一若他人之子。窮無所歸。一時悲憫爲懷。因拚此一盂之飯。而收養之者。其居常對於仲簾。望望而去。不願與之交一語。大似彼爲不祥之人。近之則將生累。遂不得不以避面爲上着。似此冷淡情形。縱主人之待僕圉。亦不至若是之忍也。

人孰無心。咸知冷暖。仲簾既不得於兄。覺其聲音顏色。常若拒已於千里之外者。則亦望而生畏。不敢遽前。私衷自念。謂吾兄弟前此奉母之時。處貧食約。彼時雖不見愛於兄。然相待尙不至若是落寞。詎人一行富貴。即易其性情耶。抑或有妻子而疏兄弟。爲人世之慣例耶。或吾有何開罪於兄之處。足以生其懊惱耶。反覆思維。莫明其故。於是不得不潛焉出涕。致怨於兄矣。既怨其兄。乃不禁思及亡母。回憶高堂之慈愛。幾欲失聲而號。忽又念及母氏臨終之言。囑已善事其兄。勿令有絲毫不怡之處。因復返躬自責。謂今茲之隔閡。吾必於弟道有虧。始致兄生其憎惡。若是不惟失長兄之意。且更傷亡母之心。則吾罪大矣。但反省己身之所爲。從未敢輕發一言。輕舉一事。則芥蒂果胡自而生。殊使人百思莫得其解。或者阿兄事集。未暇念及吾身。吾妄生疑慮。遂作此杯弓蛇影之念。殆所謂庸人自擾耳。今惟束身循分。習字溫書。以待阿兄之霽顏。則吾兄弟終當有利睦時也。

從來奴僕之待人。恒辨主人之眉眼高低。以分軒輊。今伯壻之視仲簾。既屬蔑如。而

執役其家者。亦皆望風承旨。恣其凌踐。仲簾至此。不惟受阿兄之冷淡。並且被厮養之輕侮。時抱有殘杯冷炙之怨。詬語諍言之嘆。酸辛自咽。告訴無人。一身懸懸。幾若有不能託足者。所幸其嫂顏氏。秉性溫厚。能識大體。親伯壻之不友其弟。中心已不以爲然。迨冷眼旁觀。知家人亦皆恣其輕慢。憤慨乃不可遏。遂嚴爲訓飭之。戒後勿得復爾。家衆畏主婦之威。始少斂戢。而如玉於其弟之飲食衣服。亦多躬爲照料。仲簾得此庇蔭。始不至跼促無歸。譬如嚴寒凜冽之中。乃時覺有春風入座也。

一日如玉謂其夫曰。弟方在讀書之年。使之輟學而嬉。未免可惜。胡不令彼入校肄業。所費亦屬無幾。偷幼而失學。壯難自立。則其責亦將在於君也。伯壻聞其妻之言。傲然而對曰。汝何知者。夫讀書雖屬美事。然非所論於今日也。吾見今日青年之入校肄業者矣。學問之不成。道德之不進。惟學得奢侈之習。輕佻之風耳。則人亦何貴乎入校。且汝非謂人不學即無以自立耶。其言驟聞之。似頗有當於理。而按之實際。則殊不盡然。試觀今之居高位握大權者。率多不辨之無之人。而擅長文字者。流上

焉者不過職喉舌。司筆札。下焉者則求一噉飯之地而不能得。則讀書又何足爲重乎。且取譬非遠。近在吾身。吾自問並非伊唔咕嘩之人。而今日所得亦殊不落窠臼。較鄉里中之酸丁腐儒。相去蓋不可以道里計。兄既若此。弟亦何莫不然。况彼讀書亦既有年。所獲已屬匪尠。以之涉世立身。當綽乎其有餘裕。又何必效學子之讀五車書。而自矜淵博爲乎。以故汝所建議入校一層。儘可無庸置議也。

而如玉聞其夫之言。明知其強辭奪理。但悉彼待弟之心。夙爲涼薄。今既胸有成見。不肯使之入校讀書。若強聒之於事。未必有濟。而徒因此傷夫婦之感情。則不如其已也。因不得已而思其次。乃謂伯堦曰。聞君所言。亦殊有理。但彼靜處家中。飽食無事。未免日即於怠荒。胡不使之入肆練習。少服勤勞。他日有成。亦足供君將來之臂助。如此則彼受其益。而於君亦無所費。揆之事理。詎非甚善。君其以此議爲然。而予以採納否。伯堦不欲屢拂愛妻之請。因即領首報可。蓋在彼之心理。以仲簾居家中。與居肆中。均不過勢等綴旒。同於寄食。遂亦無所擇於其間也。

其情恐令其弟居肆之意闡而弗彰。乃屬吳勳而告之曰。吾弟頑劣性成。居家則無其擾。故寄彼於肆中。少以羈縻其野性。既不必注意其所爲。亦無庸授之以事。但祖爲一閑散之人。客居肆中而已。吳勳本深刻一流人。既聞斯言。早已喻其絃外之音。因即唯唯稱是。不復轉有所詢。自是肆中人輒轉傳述。亦既備聞其言。從此之視仲簾。因即了不爲重。斯本恒情。初無足怪。蓋爲之兄者。尙視其弟渺同無物。固不得責他人以重視之也。

所幸仲簾之爲人。敦厚和平。毫無取憎於人之處。故肆人雖不爲重視。亦復不加鄙視。彼雖不與聞肆事。然對於經營貿易。綜核出納。頗能隨事留心。加以體察。故居於肆中。未常不較有所得。問數日。則歸家一次。省其嫂氏。及其幼姪。此際雖仍佗傖無聊。但比居家之時。尙少爲恬適。蓋見其兄之面少。不至觸目生憎。亦免發生幾多之感想也。光陰忽忽。而仲簾之年。至是已殆將弱冠矣。



第六章 傷姪啓覺

流光之迅。有若跳丸。伯璫之愛子珠兒。今已長成五歲矣。富家之兒。錦衣玉食。姿容之豐腴。自不待言。兼以賦性聰穎。出語可人。見者罔不生其愛悅。伯璫與如玉視之。乃等於性命。同時有一人。其珍愛珠兒。幾與其父母參而爲三者。則其叔父仲簾也。夫以仲簾之不得於兒。若在遷怒之人。當然憎及其姪。但彼性情篤厚。從未涉想及此。中心之所懷。惟以此玉雪可念之兒。吾兄之所生。而吾之猶子也。凡自肆中歸家時。其第一關心之事。即爲珠兒。提携之懷抱之。授以淺近之童話。導以有益之遊戲。苟可以得珠兒之歡心者。無所不用其極。如玉旁觀。至以爲慰。伯璫偶見之。則深滋不悅。常斥仲簾曰。汝已成年。乃好狎近小兒何也。且彼秉賦柔脆。倘不謹而有戾於彼者。汝其慎之。仲簾聞其兄言。則斂手唯唯。稱是。顧愛情其姪之心。曾不因此而少減。伯璫甫離乎側。彼已携珠兒之手。又復言笑晏晏也。

小兒何知。毫無成見。親己者則親之。愛己者則愛之。初不解憎怨避忌於其間。此天

不肯稍離畫地談天極形親暱。當其在肆也。則翹盼其來。及其歸家也。則唯恐其去。仲簾常以珠兒之故。留宿於家。共作燈前之笑語。伯堽知其情。殊不以珠兒暱就其叔父爲然。常詔之曰。家人儘多。均足娛汝。而乃專好近彼何也。珠兒曰。彼吾叔父也。父母之外。惟彼爲親。且彼愛兒之情。較父爲摯。近之何傷。伯堽聞其子之言。竟瞠目不知所答。良以中懷蘊結者。不能宣諸小兒之前。苟洩其情。而彼逢人輒道者。已轉無以爲地。於是滿腔怨毒之氣。不能施於珠兒。乃隱呵於仲簾之身。一若彼有意作祟。離間彼父子之愛情。引珠兒爲重。將懷若何叵測之心者。每當獨居深念。偶及此事。輾轉心頭。必思逐之以爲快。殘酷之手腕。固已待時而發矣。禍降自天。事出不意。仲簾乃不得復居其兄之家矣。其故伊何。則以是歲清明佳節。晨光甫辨。仲簾即起自肆中。稍事盥漱。即離肆而赴野外。蓋欲至其父母之墓前。躬親一拜也。此際之伯堽。已置身於錢籠之中。碌碌無復寧晷。雖以祭掃之重事。亦僅

委諸家人。不復躬詣墓前。仲簾懾於平昔之威。縱欲進言於其兄。而欲吐仍茹。終於不敢。只能各行其是而已。拜謁既畢。仲簾乃緩緩而歸。於時春光大好。風日晴和。楊柳皆青。桃李已放。地下嫩草芊綿。乃如柔氈鋪地。仲簾本一活潑之少年。對此天然景物。不禁生無窮之欣悅。因折取花柳數枝。將歸家以貽珠兒。樂趣洋洋。步乃爲之加健。彼萬不料此日之風波。即將平地而起。可知人生世上。未來之休咎。又烏能逆觀乎哉。

蓋仲簾歸家之後。本擬午餐既畢。即行回肆。如玉則以是日。伯壩有酬應於外。勢須夜分始歸。則留仲簾居家。以便禱晚之時。於祖宗神位之前。拈香致祭。而珠兒則亦堅勸其叔。不令遽去。仲簾以乃兄外出。殊無芒刺在背之感。因即坦然應之。適當垂暮之際。有作猴戲於巷外者。鑼聲大震。羣兒於是空巷往觀。足音之雜沓。乃穿宅渡院而至。珠兒聞之。不免見獵心喜。遂執其叔父之手。務令携之往觀。仲簾尙依違未許。如玉在側曰。叔可携之一視。否則又將嬌啼作態矣。仲簾聞嫂氏之言。始携珠兒

奈何作是言。試觀余身。矯矯如紙糊之傀儡。弱不禁風耶。請叔勿持余手。則余之健足。恐尙非叔父所及。言已。力掙其手。脫去仲簾之握。雙足迅起。步履如飛。其鞋底乃直映仲簾之面。髮辮上所繫之紅絨。亦爲之跳盪。弗已。仲簾覩之。不禁大噱。乃自後呼之。令勿再奔。一言未已。陡聞身後有嗥吠之聲。其猛若豹。未及回視。已見兩惡犬。白身邊飛奔而過。其疾如矢。仲簾覩此。驚魂下里。奔救則已晚。警告抑已遲。在此一剎那中。彼聰敏可愛之珠兒。業已號哭一聲。傾仆於地。嗚呼。此無端飛來之惡犬。匪獨珠兒之魔星。抑亦仲簾之冤對矣。

仲簾狂奔而前。則見珠兒已以面親土。駭極而甯。抱而起之。見額際尙有磕傷。墳起如卵。眼角亦作青黑色。則以傾仆之際。不幸有石塊橫梗於前。因更被此意外之傷也。

此時仲簾心中。既痛且憐。既驚且懼。滿懷紛擾之感情。直非筆墨所能描畫。自念吾

將何以歸面吾嫂氏。更將何以見諒於阿兄。夫携姪以出。被傷而歸。此在他人。已難辭咎。况乎吾之姪。非猶夫他人之姪也。兼以吾兄前此之時。對於吾之提携珠兒。固常爲嚴厲之告誡。今不幸而言中。則爰書已定。又將何所逃罪乎。但事已至此。戚戚何益。今珠兒面已失容。皆暈不醒。吾惟疾行抱之歸家。延醫調治而已。如玉見其子之歸。乃作此態。驚駭怨痛。自不待言。急抱置床上。撫摩之。嗅咻之。珠兒則昏昏沉沉。瞑目不作一語。似爲此惡犬所驚。竟致失魂落魄者。如玉此時精神悉貫注其子之身。亦無暇詢及致傷之故。仰簾見嫂氏雖無責言。而愧怍乃無以自容。因述致此之由。深自引咎。於時婢媼亦紛集於前。羣加省視。聞仲麈所述。則冷語閑言。此唱彼和。善其意。咸以護持之不力。而歸罪於仰簾之身者。如玉呵之曰。珠兒之出。乃余所主。惡犬之來。事出不意。汝等何得歸怨於二主人。速命人前往延醫。勿恣多口也。婢媼受主婦之斥。始戢其如簧之舌。各適己事而去。如玉謂仰麈曰。汝兒性暴。常予人以難堪。少時歸家。詢及珠兒之傷。余自有辭應付。請勿直言也。仰麈曰。余以不謹之故。

致傷珠兒。更何忍累及嫂氏。兄如斥責。千災五毒。余自承之。決不自怙其過。而使兄嫂爲脫幅之占也。如玉則譬喻百端。曲爲勸解。仲簾難於過拂。其嫂之善意。不得已。口中唯唯。但其中心之所藏。堅欲自承其過。則已成見在胸。牢不可破矣。

## 第七 章 忍心逐弟

須臾醫至。診視既畢。謂宜內服安神之劑。外敷止痛之藥。調養數日。可保無恙。言已。立方面去。如玉及仲簾。聞醫者之言。心乃大慰。急命人赴藥肆取藥。至煎者煎之。敷者敷之。於時天色昏黑。已上燈火。迨湯藥煎濃。灌服而下。乃將珠兒側臥。以被傷之半面向上。免令有所磨擦。輕以薄棉之被覆之。如玉與仲簾。至此乃少進食物。逮食畢。再視珠兒。則已面色轉紅。鼻息咻然。與適間失容之狀。大異其趣。嫂叔睹此。如釋重負。當此慰藉之際。忽聞履聲橐橐。自遠而近。則伯壘歸矣。伯壘入室之後。眼光四射。第一屬目者。即爲其弟仲簾。見其夜分未曾歸肆。面容已陡呈不懌之色。及聞藥香觸鼻。則蹙額而言曰。何事購藥。如玉未及回言。彼已見及。

珠兒之面遂疾行以前。俯而視之。比伯壻之面起。則已怒不可遏。轉身謂如玉曰。珠兒何以至此。如玉曰。彼以游戲之故。自行跌傷。據醫者言。調養數日。即可平復如舊。伯壻曰。汝躬爲之母。所司何事。且兒之出入。均有人調護之。誰職其責。而敢漫不經意。令彼至於此極也。言時。聲色俱厲。似必欲索此主名。而加以相當之懲罰者。如玉未及再言。仲簾已挺身而前曰。彼時調護珠兒者我也。以往觀猴戲。爲惡犬所驚。仆於地上。面部乃爲石所傷。此事與嫂氏及家衆。均無所與。尙望兄原情曲諒。念其事出無心。而免弟一時疏忽之罪也。

於時仲簾侃侃而談。殊無畏葸之意。與平昔之深懼其兄者。乃殊不類。蓋彼恐連累他人。於心不忍。義激於中。遂不覺奮而出此。伯壻聞其弟之言。以目矚視之。眸子中似含有冷峭之光。良久始言曰。吾固知此事之必由汝矣。汝謂彼爲惡犬所驚耶。吾觀汝居心之不良。乃較惡犬爲劇。平日盤旋吾兒之前。日思磨牙吮血。今者少試其技。所願獲償。夫使事出無心。其責已不可追。况汝有意爲此。固盡人洞見肺肝。吾膝

下僅此一兒。焉能經汝之狠心辣手。乘便加以摧折耶。如玉知此事揭破。其夫對於仲簾。決難輕輕放過。然尙未料橫加羅織。至於此極。心中大爲不安。乃進而勸伯壚曰。請君暫平哮怒。勿爲此過情之言。致叔慚赧無以爲地。夫彼平日愛惜珠兒。視吾夫婦。有過之乃無不及。此固闔家之人。目覩而能詳者。今日之事。實由兒之年災月厄。初與人事無關。縱謂其將護小兒。疏於防衛。斯亦無心之過。並非有惡意存乎其間。倘如君之所言。則彼致傷珠兒。於己果何所利。請君少平其氣。衡量事理之平。勿再作此過激之辭也。

伯壚聞如玉之言。怫然斥之曰。汝何知者。夫彼平夙之深心厚貌。表示愛惜珠兒。實因其包藏禍心。思加不利於吾子。乃預售其奸。亂人耳目。以爲今日掩飾彌縫之地。而使人不疑。但此等伎倆。以之欺汝則可以。欺吾則不能。故在昔已曾警告之。使彼知所忌憚。不料其狼心不改。野性難馴。終於故爲嘗試。倘不早爲之所。則將來之事。且將有不可預料者。汝謂彼致傷珠兒。於己果何所利。是真盲者之談耳。夫珠兒



爲彼所戕害。則吾之宗屬。惟彼爲親。此等之存心。已可一思而得。不料汝昏聩糊塗。轉甘爲彼說項。眞吾意料所不及者也。

仲簾聞其兄之言。謂已蓄意害姪謀產。平夙愛之以市恩。今日傷之以試技。深文周納。故入人罪。縱酷吏之斷獄。當亦不至若是。今在骨肉之親。竟乃忍心出此。因之憤懣不能自遏。乃勃然謂伯壻曰。兄如責弟不謹。則弟甘罪無辭。即謂傷珠兒之毫髮。必當以性命償之。弟亦初無所靳。惟加以害姪謀產之罪。則弟雖不肖。殊不甘被此惡名。使弟果有此心。則無以對父母。不可爲子。無以對兄嫂。不可爲弟。無以對祖先。不可爲徐氏之子孫。人面獸行。天人共棄。兄於未曾出此言之先。亦曾爲弟之人格一行設想乎。且吾儕兄弟也。弟如有此敗行。兄亦何顏立於社會。夫珠兒之所受。皮膚之傷耳。若弟之所受。則至痛澈肝肺。縱兄弟之親。不若父子。怨痛之際。急不擇言。然亦不應荒謬若是。兄謂嫂昏聩糊塗。吾則謂此等之名辭。加之吾兄之身。乃爲千妥萬當。弟亦知挺撞阿兄。有乖弟道。然實兄逼弟至是。不能罪弟也。

兩人蓋仲簾者忠厚篤實人也。敬愛其兄。本出自一片血性。雖不見容於伯壘。亦初無怨懟憤恨之意。惟今日誤傷珠兒。竟謂彼圖害其姪。將謀厥產。不覺大傷其心。遂至激而出此。但伯壘對於其弟。在昔本以奴隸蓄之。今日竟敢抗顏相犯。面數其過。此等背理反常之事。實爲彼夢想所弗及。忿火中燒。面頸皆赤。遂爾發聲如虎吼。健跳作狼奔。將進而批乃弟之頰。以懲其敢於犯兄之罪。但如玉在旁。見仲簾據理而談。直攻要害。知其夫老羞變怒。必將改鬪口而爲鬪手。則已預防及此。逮伯壘奮起而前。已乃橫身以遮之。曰。兄弟縱有違言。不當反顏若此。恐將貽譏於家衆。騰笑於鄰里。而予人口實也。言未已。床上之珠兒。已爲驚醒。作呻楚聲。如玉曰。兒病畏擾。爲之父叔者。尙不息爭耶。乃趨進床前。而撫視之焉。

伯壘恐驚其兒。則亦忽然歸座。以目怒視仲簾良久。始發很厲之聲曰。吾與汝恩義斷矣。蓋汝既謀害吾子。而又敢顯於犯吾。二者有一於此。在勢已不能容。况以一日

之中。而竟兼此二罪。吾縱欲大度包荒。亦決不能姑息若是。自今以後。吾非若兒。汝非吾弟。東西南北。任爾所之。丈夫自能謀食。何必寄人廡下。吾今茲之所有。均由一己之力。並無一絲一粟。貽自先人。汝在此安居飽食數年。不以為恩。而反以為怨。喪心病狂。至於此極。吾縱欲曲為之地。亦復有所不能。且汝適纔不言及人格耶。欲全人格。即宜去而之他。未見有躬為寄生之蟲。而乃高談人格者。此等言行矛盾之人。是真不知人世間有羞恥事矣。

伯壘下此逐客之令。雖曰由於一朝之忿。然亦以平日疾視仲麈。早如有鯁在喉。吐之始快。但苦於無辭可措。遂容忍以迄於茲。今仲麈既逢其怒。遂乃借題發揮。毅然出此辣手也。此時珠兒已復沉睡。如玉聞其夫出此決絕之言。欲逐仲麈使去。乃急加以排解曰。此事決不可行。微論弟無重大之咎。不宜出此。即使有之。亦當觀去世翁姑之面。加以優容。吾勸君速行取消前言。勿貽後日之悔。伯壘切齒曰。吾悔耶。吾尚恨行之不早。致有今日之事。尚何悔之有。若謂觀父母之面。吾尚怨父母生此不

肖之弟。貽累我躬。况彼傷吾子而謀吾產。吾不訟之於理。僅令去而之他。加恩已不可謂不廣。今日詎尙能養癰貽患耶。汝婦人之仁。有何遠見。慎勿再爲多口。而致觸余之怒也。

先時仲簾聞其兄逐己之言。心乃痛如刀割。並非懼己之託足無地也。誠以兄弟之親。一旦以口角之故。竟爲此恩義斷絕之語。回憶亡母病榻垂訓之時。殷殷以兄弟乖違爲慮。情事如昨。恍在目前。萬不料事隔數年。竟致出此。死而有知。亡母其將垂涕於地下乎。

比聞其嫂排解之辭。亦舉父母以爲言。因思外娶之婦。未曾晤翁姑之面。尙能體會亡者之心。何事阿兄。竟絕不念此。不期一股難言之酸痛。發自肺腑。雙淚幾欲奪眶而出。及見其兄聞其嫂之言。毫無悔悟。出語之背謬。反較前爲劇。立時憤火中燒。淚乃爲之立涸。乃奮然前而致辭矣。

仲簾謂伯堦曰。兄雖不以弟爲弟。弟終不敢不以兄爲兄。蓋父母生我二人。實由天

合。非如人世交易之道。可以一方之不願。而毀去前此契約者。至兄以弟之故。而怨及父母。此等無情無理之言。實非爲人子者所宜出。此後望兄慎而出語。免爲終身之玷。弟雖無能。尙堪自活。即使命運弗佳。飢來驅我。亦可托沿門之鉢。吹吳市之簫。絕不敢再耗兄財。演此鬪牆之鬪。惟弟尙有一言。必須聲明者。則弟之去也。實遵兄命。不可復留。並非負氣而去。以後縱窮無所歸。亦絕不履兄之闕。非絕兄也。不欲增兄之不怡耳。倘兄或自悟。逐弟之非是。而願情好如初者。弟苟知其情。必當翩然來集。惟不敢躬爲之先。尙望阿兄能諒耳。仲儻言至此。轉身向如玉長揖曰。嫂待我厚。弟不敢忘。今茲之別。不知可能復面。此後當日祝嫂躬多祐。與珠兒健康。用誌感荷之意。言已。即掉首欲去。如玉阻之曰。夜色已深。去將何往。今宵姑在家一宿。明日汝兄弟言歸於好。仍以返肆爲宜也。

此時伯壘對於乃弟誌別之語。與其妻挽留之辭。均嘿然不置可否。挺坐椅上。有如石像。揣其意。似仲儻既認可離此而去。則平夙之目的已達。不欲再費唇舌。轉滋鬱

囑。至一夕之宿否。初無重大關係也。仲簾聞其嫂之言。亦即止步沉吟。若有所思。如玉常命家人持燭爲導。往啟仲簾宿宿之室。在燭光搖搖中。仲簾即隨之。悵然以去。如玉對其夫。亦不復有言。良以兄弟相持甚力。決非立談之間。所能奏效者也。

## 第八章 留別之二箋

翌日朝曦甫上。伯壘已披衣而興。較諸往昔。乃爲絕早。不知其作此忍心害理之事。終宵杌隉未寧。一旦夜氣回復。憬然自悟其非。將起而挽留其弟耶。抑或惡氣填膺。自以爲是。將起而覘其弟之去否耶。二者何居。殊難揣測。但觀起床之後。面容鬱勃。不作一言。似後說信矣。如玉見其夫既興。亦即隨之而起。盥漱已畢。略進茶點。家人傳進二箋。謂二主人於晨光甫動時。已自出門而去。留此謹上主人。伯壘視畢。置於案上。面容有喜色。如玉亦從而觀之。其第一箋曰。

弟今別阿兄去矣。清夜沉思。中懷多疚。蓋吾兄弟二人。以一朝雀鼠之爭。竟作分飛之勞燕。兄雖躁急。弟亦疏狂。往事儘可不言。來日敬期多福。謹携亡母遺金。用

作旅行之費。留箋誌別。泣下沾襟。觀面難期。望兄自愛。

如玉再取第二箋視之。則留別其伯父諒庵者也。其文曰。

當伯父見此箋時。姪已辭阿兄之家去矣。姪之去也。並非有憾於兄。遂爾決然出此。誠以姪今已屆成年。理當覓食於外。久溷兄家。自甘蠮屈。殊乖丈夫自立之道。苟能刻苦自勵。或可不患飢寒。本欲面謁。陳其衷曲。但以老人厚我。必有不忍於此。離者。故謹留箋爲別。此後當日。日爲伯父祝福。畧盡寸心。後來偷託庇蔭。重返家園。或再得追隨杖履。親承色笑也。臨箋黯然。言不盡意。

如玉視畢。容色愀然。徐徐舉其目視伯壻曰。觀此二箋之措辭。足徵彼宅心之仁厚。蓋不惟留別君者。並無惡聲。而與族伯諒庵者。更且多方設辭。曲爲君地。以如是之人。竟爾妄加揣測。謂其蓄意害姪謀產耶。平心而論。此事之曲。實在君而不在彼也。伯壻聞此言。面色洋洋。了無感動之意。夷然而言曰。彼既知進退而去。則此事業經結束。是非曲直。更何所論。吾願汝此後以不復談及爲佳。如玉驚愕曰。聞君之言。似

竟忍心聽其飄蓬於外。倘彼或遭逢不幸者。君且將貽終身之悔。竊願抑詬諱之小忿。全兄弟之大倫。乘彼去家未遠。疾行追而返之。則君後此得良心上之安謐。較諸快一時之忿。徑行己意者。所獲爲多。余與君分爲夫婦。自當知無不言。尙望鑒其愚誠。加以採納。如玉言時。情辭懇懇。以理而言。聞者當無不動者也。不料伯壻性與人殊。聞如玉之言。不特不爲感悟。並且睨眦疾視曰。汝之所言。誠屬出人意表。夫彼在家也。吾旣逐之使去。今彼去也。吾又招之使回。天下乃有此朝三暮四。自相矛盾之人乎。且彼之居於吾家也。有若贅瘤。一旦去之。不爲非快。汝乃屢爲之辭。一若有所係戀於彼。而不忍使之遽去者。是真吾所大惑不解者也。夫彼旣傷汝子。而又開罪於汝夫。以理言之。汝對於其人。勢當深惡痛絕。乃汝不知護汝夫而痛汝子。轉殷殷爲彼道地。顛倒乖謬。至於此極。或者汝對於其人。有何難言之隱。乃陽爲設辭。而陰以遂其私耶。須知吾志旣定。則南山可移。而此事終於難挽。汝悠悠之口。殆如以水沃石。結果絲毫難入耳。言時。怒氣拂拂。不可嚮邇。蓋伯壻對於如



玉諫已久。已深懷不怡。徒以愛妻之故。隱忍於中。未肯遽加揮斥。今仲簾已去。如玉乃又勸已招之使還。遂觸其所大忌。一時盛怒之下。口不擇言。竟爾發此無理之辭也。

伯壘之所以責讓其妻者。爲辭已涉於邪。如玉雖爲人異順。從來不敢忤其夫子。但對此嫖嫖之言。在勢亦不能甘受。因亦怫然不悅。曰。彼爲君弟。留之逐之。於我胡涉。吾之所以主張留彼者。雖曰爲彼。實以爲君。今君不察其情。而反致疑於我。從今以後。吾請對於茲事。閉口不談矣。伯壘曰。是本宜然。彼之去也。吾尙恨其去之不早。若謂既去之後。又復追之使還。地老天荒。安有此事。此時夫妻爭辯之言。其聲高抗。幾於震動屋瓦。床上沉睡之珠兒。至此遽睜其目曰。去者何人。詎吾叔耶。吾尙欲留叔娛我。勿令驟去也。

如玉進前撫之曰。汝叔暫行返肆。得便即歸。兒頭此時尙覺痛乎。珠兒曰。痛已少可。惟覺岑岑然。言已。復闔目而寐。伯壘亦趨前視之。以手微撫其傷痕。面容若含微笑。

似以兒之一跌。藉此川遂其弟。則此跌亦不爲無功。且將以此傷痕。作爲紀念。此等揣度之辭。並非著者故入人罪。誠以伯壘之爲人。宜有此殘酷之心理也。

伯壘對於仲簾之去也。灑然若沉疴之脫體。中懷暢適。乃不可名。且尤有一事。足以增彼怡悅者。則仲簾留箋與諒庵。言此行純出己意。於兄弟之間。毫無怨懟之辭。將來此老縱有責言。亦可援此親筆之箋爲鐵證。而儘足自解也。蓋伯壘之逐其弟。略爲顧忌者。僅有諒庵。今既得此自釋。遂爾藐無所畏。且仲簾與己之箋。亦多引咎之語。並無責難之言。縱令此事傳播於外。而滋他人之疑者。亦可將此箋傳示大庭廣衆之前。以執謗者之口。蓋兄若反顏逐弟。弟又安肯爲此欲然自歉之辭乎。於是珍秘此箋。藏之篋笥。非重其弟之手翰也。重其可以爲飾辭之具耳。此後諒庵聞仲簾辭鄉而去。果親登伯壘之門。面加詰責。伯壘則以留別諒庵之箋與之。謂此行出己不意。尙望伯父諒我。諒庵雖覺其中必有曲折。但以箋爲仲簾親筆。並無怨望之言。遂亦悵悵而去。爲日稍久。於彼兄弟啟釁之故。乃亦微有所聞。心恨伯壘之殘忍。幾

於切齒痛詈。惟以仲簾既去。渺不知其所往。縱欲挽回。亦苦無術。因即含憤於胸。置而不言。但自是以後。遂與伯壻之家。斷絕往來矣。

駒隙不留。尺波電謝。自仲簾之去。光陰忽忽。又數年矣。遂人菀枯莫卜。已無人置諸齒頰。良以同懷之兄。尙爾付諸記憶之外。偶然有人道及。幾欲掩耳而趨。他人又何所用。其提及乎。假使有人告伯壻。謂仲簾不幸。已爲溝中之瘠。路上之殍。亦未必觸動良知。能得彼一聲之浩嘆。蓋彼之心理。大似爲之父母者。終身僅生彼一人。初未嘗有此弱弟也者。然此亦不足爲伯壻責也。因彼之事業。年來益復積長增高。握算持籌。鎮日不足。又焉得餘暇。念及此同胞之弟耶。

此時珠兒。已當幼學之年矣。頭角崢嶸。出就外傳。雖非一日十行。而聰明穎悟。迥異常兒。知者罔不嘖嘖嘆羨。伯壻於知交之前。常舉其子在學之成績。誇以示人。人亦從而讚之曰。此君家千里駒也。伯壻亦首肯其言。引爲至樂。珠兒則於誦讀之外。以遊戲自遣。處境既豐。求無不遂。樂意盎然。一片天趣。至於數年之前。曾有一學愛之。

叔父。一旦困己之故。見遂於乃父。今已不復知其所之。則早往。事模糊。不能記憶。如玉則於生。香珠兒之後。未曾再孕。以對於其夫。諸多不滿。終日悶損。不可告人。因之氣血弗調。已成內虧之症。所幸膝下尚有佳兒。事事能得母心。每當煩悶之際。則顧而樂之。大可視爲療愁之藥也。

## 第九章 蘭芽共錦瑟齊摧

從來天道尙有盈虛。人事豈無消長。故日中則昃。月盈則虧者。天道之常也。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者。亦人事之理也。以故盛德之君子。當夫志得意滿之時。率皆虛以受善。卑以自牧。損之又損。不敢稍涉驕矜。用期不失民瞻。而絕鬼瞰。然而事變之來。富貴勢位。或且難於終保。又何况斗筭之輩。器小易盈。一意孤行。不復少留餘地耶。則其終歸蹉跌。固已在人臆逆中也。彼伯壻自床下灣掘奇珍後。譬如順水行舟。無往弗利。歲月駸駸。至此已逾十年矣。在彼之心理。撫其所有。侈然自滿。幾如當日秦皇併吞六國之後。視爲子孫萬世之業。孰知窮物則返。盛極必衰。彼燦爛之佳蓮。已同

過眼春華。瞬成搖落。秋風一至。衰颯可憐。從此殆將入於厄運矣。

是歲伯壻之鄉里。秋穫不登。竟成歉歲。蓋既苦多雨。復患蟲螟故也。本地之紳耆。倡募義賑。以期惠此滄獨。以理而言。伯壻富有之名。既錚錚於時。自應當仁不讓。見義勇爲。慨解囊橐。襄此盛舉。無如彼之性質。乃與此等之事。有如水炭。絕不相投。雖碍於衆人之情面。未能效楊子之不拔一毛。而所出淺淺。殊在旁人意料之外。衆以其慳鄙性成。亦不肯過爲辭費。但是非自在人心。後言勢所不免。輾轉傳播。聞者遂廣。於是伯壻之既富且吝。匪獨招衆人之嫉。抑且招衆人之恨矣。

一夕。天陰如墨。朔風怒號。似風伯張其威稜。欲將大地之物。一齊吹向空中而去。兼之奇寒中人。有如勁弩。此際萬家掩戶。人皆潛伏如鼠。即深巷之中。亦復不聞犬吠。景象至此。陰沉慘厲極矣。雖然。富者之家。藉金錢之勢力。竟能與此天行相抗。在吾書所叙之本夜。彼伯壻之室中。則獸炭正熾。溫煦如春。甌茗甫烹。爐香未燼。而瓶內折枝之紅梅。方吐其嫩蕊。含笑向人。燈光通明之下。伯壻正仰臥於躺椅之上。呼吸

雪茄之烟。如玉則携珠兒之手。坐於床邊。訊其日間之工課。此際家人笑語。儼似張一幅快樂之圖畫。固絕不知人世間尙有愁慘事也。

伯堦張其笑面。謂如玉曰。今歲年穀不登。被災之地方絕廣。獨吾家所有之田。收穫尙不惡。蓋吾田地勢甚高。故能不苦水患。而蟲螟集者亦殊尠。一若神明默爲呵護。而有以相吾家者。夫歲歉則糧價絕昂。以之易錢。又復利市三倍。彼鄉里之人。率皆面有憂色。吾家轉因以爲利。此等之幸運。殊不易數數觀也。如玉曰。獨樂何如衆樂。彼他人多苦飢寒。而君乃以幸運自詡。此已非自保之道。况吾家仰託天佑。收穫尙豐。正應加惠窮黎。以答昊蒼眷注之意。乃君於募賑之時。靳資不出。今復乘糧價飛漲之際。藉以居奇。吾恐君之且爲怨府也。伯堦曰。他人之飢寒與否。何預吾事。若謂耗吾家之所有。以振貧窮。是乃騷者所爲。余則何爲出此。至於乘時牟利。本屬直道而行。何至以之叢怨。縱令如果汝之所言。他人對於吾家。睚眦疾視。然彼且將奈之何哉。

言已。以手輕叩雪茄之灰。侈然自滿之意。溢於顏色。當此之時。忽院內有雜沓之足音。在風聲怒吼之中。挾以俱至。珠兒曰。阿父阿母試聽之。此何聲也。

伯壘與如玉。亦在驚愕之際。未及有言。來者竟以登堂。排闥而入。其入也。直使彼夫婦及珠兒。魂魄飛翔天外。蓋來者非他。盜也。數約十餘人。盡皆短裝持械。以墨塗面。燈光之下。儼似觀一羣之獍鬼。當時如玉幾於暈去。伯壘雖生平。意氣自豪。前此剎那之頃。尚謂他人縱階階疾視。亦且無如彼何。至此乃亦枋然氣餒。體搖搖然。有若風中之燭。心則跳盪而上。使非有咽喉爲之阻隔者。或且自口躍出。蓋此強梁之人。抗之必且無倖。况彼手持利器。縱令藏獲來前。亦不能捨性命與搏。但視彼輩志在得金。不以灑血爲快。則固已屬無疆之休矣。

夫以伯壘。流洗之男子。處此暴力之下。尚且中餒若此。則幼稚者更當何如。萬不料年小胆大之珠兒。當羣盜洶洶甫入之時。竟自躍然而起。奮然以前曰。金帛任汝輩所取。請勿傷吾父母毫髮。此二語斬釘截鐵。大有氣雄萬夫之概。中有一魁梧之盜。

伸其巨靈之掌。猛扼珠兒之項。曰。孺子敢恣多口。一言未終。復以另一手握珠兒之脛。向外拋之。有如擲物。但聞哀號一聲。珠兒已以面親土。仆於中堂之地上。伯壘此際。面無人色。乃嚙齧不敢作一語。如玉則放聲悲啼。身如飛鳥。已自羣盜之隙中。飛奔向中堂而去。中有一橫刀之盜。兀立衆前。似爲羣中領袖者。聲謂擲珠兒之盜曰。此孺子孝思可敬。胆量亦雄。汝奈何傷之。今可觀彼之面。勿復戕害人衆。彼婦人痛其所生。加以保衛。亦可釋之。勿問衆盜聞言。則皆噉然而應。嗚呼。盜亦有道。此語信非誣矣。

盜首復以刀指伯壘曰。吾與汝並無讐隙。今日之來。惟欲破汝慳囊。以飽吾輩慾壑。汝能義命自安。不爲抵抗者。則殊無生命之虞。伯壘得此言。恍如待死之囚。驟膺恩赦之綸音。當時幾於崩角在地。感激涕零。並其妻兒若何。亦復不暇顧及。此身則如釘在地上。未敢移尺寸。善懼觸盜之怒。而驟懼鋒鏑也。盜首復諭其衆曰。彼貴重之物。當盡在此室中。汝輩可詳爲搜括。吾當任瞭望之責。免致爲人所乘。於是羣盜翻



箱倒篋。檢及細微。有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霎時之間。凡金銀珠寶之類。立刻席捲一空。伯壘在旁呆立愕視。大似沉醉之夫。受人鬻割。雖曰痛徹心髓。而昏昏如在夢中焉。

所幸伯壘之所積。尙稱豐厚。罄其所有。盜志已盈。遂亦無心搜檢他寶。盜首旁觀。已得概算。因揮手謂其衆曰。去之。於是羣盜紛然並出。盜首則橫刀於後。步履鎮定。頗似行軍奏凱而歸。大帥躬爲之殿者。此一幕之劇。既經演完。室中器物。凌亂搗毀。乃幾無下足之隙。燈光慘淡之下。照彼頽運驟集之伯壘。此時得命思財。不禁號咷痛哭。而室外風聲。較前愈厲。一若天公震怒。告此僉壬曰。汝背亡母之言。忍心棄逐乃弟。此爲吾示罰之嚆矢。後患未且。有艾也。

前此羣盜翻箱倒篋之時。僕圍已聞聲而集。逮見主人之室。燈光映射窗櫺。人影憧憧。爲數約在十人以上。黠者已心喻其故。因搖手戒衆勿聲。躡足潛踪。悄然至窗下。以指甲蘸唾。戳窗紙作小孔。以一目就而視之。則見人人面容深蹙。森然如奇鬼。刀

槍爛然，耀眼生纈。主人立於室隅，垂首至臆，體縮如蝟。黠者咋舌，顧衆以手示意，令一一就而視之。衆咸屏息作態，無敢出一語。斯亦無怪其然。蓋爲之主者，尙熟視羣盜之行，不敢少有所抗。曾謂僕圍之輩，月得些少之傭資，而顧肯以頭顱抵鋒刃耶。於是懦者則戰慄潛藏，胆較壯者則伏暗陬以覘之。逮羣盜飽掠而出，腳躡輓梯，踰垣以去。衆始噓氣如釋重負，爭先入室，而勸慰其主人矣。

斯時婢媼亦集，見主人方縱聲而哭，淚被其面。僕圍則遑遑於側，衆口呶呶，其較有心計者，咸驚詢主婦及小主人之下落。前此伯壩，一心惟痛金錢，幾並妻兒不復記憶。至聞他人提及，始如酣睡之人，斗然驚覺，因急至對面室中尋覓，乃竟闕焉無人。此時伯壩之恐懼痛楚，直非言語所能形容。手持燭台，急足向院中而去。步履惶促，爲闕所絆，乃傾跌於地上。衆急扶之起，其中一僕曰：風狂若此，燭胡能燃。因覓玻璃之手燈，躬自爲導。伯壩乃率衆往尋，亦有二三僕人，持燈分頭四覓。婢媼咸曰：當此深夜之中，又值驚魂未定之際，主婦與少主，步履艱難，去亦不遠，以理測之，當在附

近之室。暫避凶鋒。決不能驟至旁院。伯壻亦以其言爲然。乃就附近室中。一一詳覓。不料母子二人之踪。杳然有如黃鶴。僕圍婢媪。皆相顧咨嗟。雖欲爲解說之言。苦於無辭可措。伯壻此際。冷汗直滴其額。欲哭則已無聲。欲泣則已無淚矣。

夫前此盜首之諭其衆也。曾有此婦人痛其所生。加以保衛。儘可釋之。勿問之言。由是以觀。則如玉與珠兒。決非被掠及遭戕害。當可測度而得。事隔俄頃。言猶在耳。彼伯壻豈忘懷耶。無如人當擄遺之時。腦筋昏亂。已失常度。又安能清醒如平日乎。此則伯壻管其妻子弗得。不禁心灰氣沮。五中欲裂也。所幸者爲時甚暫。已有一家人飛奔而至。喘息而言曰。吾已算得主婦與少主人之所在矣。言時。氣概高抗。似有莫大之勳。自鳴得意。用以傲其僮輩者然。伯壻急詢之曰。現在何處。家人曰。在火道中。蓋伯壻所居之正院。兩邊皆有月洞之門。通於旁院。中則闢爲火道。用供儲物之需。如玉介皇之際。挾子而出。深恐惡盜遍搜各室。遂抱珠兒隱身於此。至於夜色深沉。寒威凜冽。大風捲地而來。穿衣徹骨。均皆有所不暇顧也。

此奇劇自詡之家人。方欲在伯壩之前。形容其賞得之功績。而伯壩已無暇細聽其言。匆匆向火道而去。諸人亦皆蜂擁而隨之。比至火道中。持燈以視。則見如玉身倚牆。鬮。雲。雲。玉容黯淡。大似經雨梨花。憔悴已極。而珠兒臥於母懷。血流被面。眉目模糊。以爲冷風所吹。皆已凝沍。蓋盜擲時。手力絕重。以受傷之故。遂呈此形。伯壩陡見之下。痛子悲寒。幾於肝胆皆碎。趨前視之。則母子氣息均微。昏然如在睡夢。使非有牆爲障。如玉當傾跌久矣。伯壩欲自抱珠兒。而如玉之手絕緊。不得驟開。闕之有頃。如玉似有所覺。始作呻楚之聲。微張其目。燈光閃閃之下。忽覩其夫。酸淚乃滾滾潄頰而下。此際珠兒始脫母懷。而入厥父之手。於是婢媼皆前。扶之掖之。如玉始撐其委頓之嬌軀。離此淒涼之火道。紛然共向室中去矣。

翌日。報官驗盜。懸賞通緝。而諸盜早已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相識者之對於伯壩。雖不能不加慰問。然皆照例敷衍之辭。殊無哀矜誠意。蓋伯壩平日待人。夙稱涼薄。固未有與之休戚相關者也。茶坊酒肆之中。則皆以徐氏被盜之事。引爲唯一談話之

資料。縱未便鼓掌掀髯。稱爲快事。而喁喁低語。彼此私評。謂觀彼往昔之所行。證以今朝之橫逆。彼蒼者天。固自報施不忒者也。

彼伯壘之厄運。固不僅喪其金資已也。其最使之陷入愁城者。則珠兒將有性命之虞。蓋據醫者言。珠兒腦與心臟。均受劇烈之內傷。療治殊形棘手。以藥投之。乃如以水沃石。並無絲毫之效力。如玉則顏色枯槁。寢食皆廢。坐守床頭。終日悲淚。伯壘對此。如坐針氈。如啜苦茗。腸迴九折。難以語人。良以佳偶難得。獨子堪憂。倘一旦有不測之事。其將何以爲情耶。夫前此乃弟仲簾。以一時調護之不謹。致珠兒受有微傷。彼竟忍絕兄弟之情。反顏逐之使去。今珠兒受盜之摧殘。瞬將魂遊墟墓。而伯壘亦僅悲懷自咽。無如此盜何也。

珠兒臥床數日。爲時已近殘冬。病骨支離。容色灰敗。面上傷痕點點。已結爲疤。見者殆不辨其爲前此玉雪可念之珠兒也。如玉鎮日守之。如痴如醉。伯壘則往來蹀躞。短嘆長吁。一日。大雪飄空。天已傍晚。室中燈燭熒然。珠兒忽口渴索飲。如玉以水進。

之。燈光之下。照見珠兒兩顴殷紅。作胭脂色。如玉大驚。以手撫之。其熱如炙。因顫聲呼伯壻前視。伯壻就而觀之。則見其心愛之子。面呈異容。目光已散。於是一掬難言之淚。有如懸崖瀑布。直瀉而下。頃刻之間。衾褥上淚花已滿。如玉此時。則有若風中之蠹。週身策策然。似乎骨節均動。雙睛直視。淚乃爲之咽而不流。此一刻之慘痛。直可使人縮短十年之運命。未幾而臨命之珠兒。乃發其枯澀之音。與其父母作決別辭矣。

珠兒曰。阿父阿母勿悲。悲則兒罪益重。蓋父母愛兒如性命。兒竟棄父母而去。父母固悲。兒寧忍此。雖然。此命也。兒之力。乃不能與造化抗。兒死之後。願父母之心。若自始未常有兒者。即使偶然念及。亦當念兒之惡處。不當念兒之善處。庶可減其悲懷。免兒罪戾。且尤有一事。將乞父母之恩。蓋兒死畏葬叢阜。願暱就祖父母之墓。則夜台有知。或不見凌於雄鬼。此外則祝父母康寧壽考。百歲之後。兒將遲父母於天上也。珠兒言至此。聲已斷續弗繼。氣若屬絲。此際如玉。陡發慘厲之聲。有如裂帛曰。吾

可愛之嬌兒乎。兒死。母胡能生。一言甫終。熱血自口內噴涌而出。濺滿床上。身如玉山傾倒。向前而仆。母面適伏於兒面之上。婢媼大驚。趨前救視。則此可憐之母子。均已氣返鴻濛。揮手辭此五濁之世界去矣。

### 第十章 蕩婦入室

蘭芽既折。錦瑟復摧。人孰無情。何以堪此。故雖以狼戾之伯壻。亦日以淚珠洗面。此時如玉之喪。停於中室。珠兒之小構。即傍其母之側。每值弔祭之期。則來客雲集。蓋伯壻之鄉望。雖不能孚。而以費雄於鄉。通聲氣者。夙廣。委蛇周旋者。固不乏人在也。惟諒庵得計。僅致祭儀。未曾躬往。以此老倔強之性。從不肯脂韋從俗。雖於死者無憾。惟自仲簾見逐之後。心中痛恨伯壻。謂此子所爲。已無人氣。畢生乃不願與之再面。因其憎惡生者。有如蛇蠍。遂併死者亦不往弔。此外徐麟徐鳳。聞伯壻既遭大盜。復披重喪。則皆欣然而往。惟其弔慰之辭。乃不勝其揶揄之意。伯壻工機智而擅閱歷。早已如見肺肝。但僅能啣之於心。未便宣之於口。而私衷嘆息。以爲造化阨人。使

此輩侮我至於此極也。蓋彼中心之所懷。猶是一種忿厲怨恨之意。未嘗因遭此打擊。而有一毫悔悟之念。萌蘖於其間也。

葬事既畢。此容華絕世之如玉。與聰慧可愛之珠兒。雙棺沉沉並下。一生歷史。至是終矣。彼死者歸魂天上。埋骨人間。固已得永久之安息。而生者之苦惱。乃匪言可喻。蓋伯壻自崛起。夔履繩樞之中。一旦驟躋富貴。意氣自豪。不可一世。兼之娶嬌妻。得愛子。設巨肆。殖良田。意之所之。無往弗利。益以侈然自滿。幾謂天下事。尙何失意之云。所謂失意者。皆駭人耳。吾則不復知此。於是突飛猛進。任意而爲。而造化竟若姑與爲戲。所謂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其飛也不高。則其跌也不重。將使之重創於後。不妨使之得意於先。彼昏不知。乃以佳運自矜。十年以來。所投輒適。因而神志發皇。恍若置身青雲之上。下視餘人。如在泥滓。不思日行百里。終有蹶趾之時。一旦阨運撲人。疾如鷹隼。其苦趣乃較他人爲劇矣。

於時伯壻神志頹喪。語言失次。較之前此矯矯自命之際。乃判然若出兩人。旁觀者



雖未便當面譏評。引爲快事。然多日笑存之。謂夫已氏亦有今日豪橫之氣。果何往也。伯壘此際。儼似懸身此世界之中。獨立蒼茫。無復表同情之侶。然在此俯仰欲絕之際。尙有一人焉。爲之鞠躬盡瘁。唯力是視者。則吳勳是也。蓋自被盜遭喪之後。代伯壘籌畫精詳。辦理一切。均出吳勳一人之手。日間則居徐氏之家。至夜分始行歸肆。顧此慮彼。措置裕如。諸事皆舉。罔有廢弛。抽暇則慰問伯壘。善言開導。謂橫逆之來。正天所以爲磨礪英雄之地。君宜平心靜氣以應之。則後福之來。且將較前日爲鉅。財帛散可以復聚。妻子死可以復得。惟宜善保其身。勿餒厥志。則餘事均屬枝葉。咸可期諸後來。曠達如君。當不以余言爲河漢也。伯壘聞此懇摯之言。亦即堅握其手。表示感謝之意。覺茫茫世界中。盡力助我。當以此人爲最。前此援引賞識。洵不虛矣。

夫伯壘雖云不幸。然而良田無恙。巨肆依然。被盜之損失。僅屬金貨珠寶之類。一切衣飾器具。固未嘗少改其舊觀也。中懷縱然懊懣。不至傷心若此。蓋其衷腸癢痕所

在使之痛不可忍者。不在被盜而在遭喪。良以佳人難得。愛子云亡。睹夫剩粉殘脂。玩物戲具。不禁慨然興鼓盆之戚。而抱喪明之怨也。固憶前此歡聚之日。齊眉舉案。色乃可餐。索物呼爺。聲猶在耳。不謂曾幾何時。竟爾雲散風流。花殘月缺。叩帝閨而不得。慨人事之多艱。縱伯壻腦滿腸肥。不得爲言情之品格。然驟入此傷心之境。亦且悒悒不可自勝矣。

鯉絃之斷。固屬可傷。鸞膠續之。未常無術。夫以伯壻富有之名。彰彰在人耳目。况乎人僅中年。並非耄耋。倘欲爲續聘之舉。則嘉禮當指日可成。蓋世人目光如豆。代女擇婿。以得金夫爲鵠者。固比比皆是也。無如伯壻另有一段難言之情。盤旋心曲。不可告人。良以顏氏如玉。旣美且慧。在裙釵中殊不易覩。十年伉儷。一旦驟分。回憶前情。倍增悵惘。偷冒昧擇耦。而得庸粉俗脂。譬諸久飲旨酒。乃換村醪。常飫江瑤。復嘗巨觥。匪惟不能遣興增歡。且將作惡欲嘔矣。故對於膠續之事。不得不以審慎出之。昔人詩云。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伯壻此際之情景。殆有似之者矣。

未能遣此情何以堪。當伯壘咄咄書空。壹鬱誰語之際。乃有一人焉。竟能先意承志。領會其苦衷。不惜擲金錢。費心機。予以相當之慰藉。亦不可謂非體貼入微者矣。其人伊誰。則吳勳也。蓋伯壘之心事。彼早已隱隱窺破。以爲時不可失。機有可乘。遂爾深心厚貌。將以施其鬼蜮之計。向來肆中購置貨物。吳勳例不親往。今忽委肆事於他人。不憚煩勞。自任購貨物之責。伯壘知之。頗爲怪詫。既而思之。彼或欲至繁華之地。一擴眼界。但起行之先。何以未曾與我言明。彼性夙縝密。從未疏忽若此。今茲竟反其常。亦異事矣。奄忽逾月之久。吳勳始歸。蓋此行已挾得美人俱來也。吳勳既歸。乃訪伯壘於家。於時伯壘方屏處一室。獨居深念。雖家中供奔走之人。無事亦罕見其面。蓋中懷鬱結。遂惡煩囂。見人輒增其不怡。故以取靜爲得也。戚友過訪。率多謝絕。惟吳勳爲其心儀之人。且爲肆中主幹之人物。聞其自遠而歸。登門造訪。始破格延之入室。相見之下。吳勳即趨踰而前。堅執伯壘之手。喟然長嘆曰。月許未見。君容愈清減矣。足見憂能傷人也。雖然君以萬金之軀。所係綦重。奈何以小失意之故。遂

不自珍惜若此。余忝居朋友之列。婉言善導。亦且舌敝唇焦。乃未足動君之聽。亦或誠懇未至耶。言時其容有蹙。累事晞吁。就表面以觀之。儼若一片精誠之意。達於眉宇。而不愧爲痛癢相關之良友焉。

伯堦謝其關切之盛意。延之入座而謂之曰。君去之始。胡爲不言。有君在。肆事吾可無庸過問。君去之後。凡有重要之事。動須關白吾前。以取進止。君試思之。吾今日懷抱。安有心於措置諸事。但君既弗在。責無可辭。亦不得不勉強分心料理矣。况吾之擊友。僅君一人。君在吾側。尙可談其衷曲。略釋悶懷。君去。余惟孑然獨處。此月餘以來。除勾當事務外。從未輕接人面。有言笑晏晏之時。君謂吾面龐清減。較前爲劇。亦足見其心緒惡劣。排解無從矣。

吳勳莞爾而笑曰。君之所引以爲苦者。我非不知。我之決然而行。不與君謀。亦非愒然於懷。置君弗念。蓋君能忍此區區小苦。則吾之所以慰者。乃較日侍於側爲大。君寄喻吾意。自當不復見憾。吳勳言至此。以目視伯堦。不復繼續其辭而下。一若懸以

爲謎。令其自行猜破者。伯壘沉吟曰。詎君購得何種之貨。賤販而貴鬻之。足以多獲金貨。償吾所失乎。吳勳搖首曰。君之所測。尙未中的。蓋金錢之損失。君之所病。尙輕。骨肉之喪亡。君之所患。較重。吾此行。僕僕風塵。不憚况瘁。蓋已載得奇貨而來。足使君得精神上之愉快。又豈僅牟厚利之事。所能比擬者耶。

伯壘愕言曰。君之所言。使人如墮五里霧中。無從得其真相。夫所稱奇貨者。果何謂也。吳勳曰。人抱殷憂。譬如患病。藥不對症。則奏效絕難。語云。心病還須心藥醫。斯言蓋深得之矣。夫仙逝之嫂氏。抱絕世之姿。余所知也。不特抱絕世之姿。並且抱絕世之慧。亦余所知也。今者鸞輶長往。鶴馭難攀。撫節序以興悲。悵天人之永隔。又安得不觀好花而濺淚。對皓月以傷懷耶。余屬在莫逆之交。不同泛泛之友。自當思所以慰藉之法。夫以君之聲勢才華。苟欲爲膠續之謀。則媒妁定當雲集。然而君以傷心故劍爲言。謝絕一切者。吾知君另有難言之隱。未肯遽以告人。蓋習觀國色天香。則一切凡花。自覺難於入眼。與其匆遽而貽悔。何若審慎以求全。此則君之本衷。而吾

早已默喻者也。無如物色佳人。談何容易。彩雲易散。芳草難尋。當衾寒瓦冷之時。當有不耐此孤眠况味者矣。余既曉君之情。洞如觀火。自當就癥結所在。而加以醫治之工。始爲不負良友。然而欲余銳身以冰人自任。所不敢也。蓋貌美一事。已屬披沙取金。而性慧尤難。更同剖璞尋玉。倘冒昧從事。妄爲撮合。君亦以余之故。謬加信任。迨一旦琴瑟在御。靜好難期。而勢已一與之齊。終身難改。則君之抱憾。當復奚如。而吾之疚心。更當何若。此則余之輓轡心頭。千迴百折。乃不得已而思其次者也。吳勳抵掌而談。有如瓶之瀉水。迅捷無倫。至此告一段落。始取桌上之茗。以潤枯吻。伯壘傾聽之餘。以目視地。屢頷其首。大若咀嚼諫果。醴然而有餘味者。逮吳勳辭鋒中斷。始舉首以目視之。曰。君之所言。語語如自我心坎中流出。所謂知心之友。君洵可當之無愧矣。惟君言之諄諄。僅在空際盤旋。並未實落本題。何謂載得奇貨而來。足使吾得精神上之愉快者。尙未明明揭出。然吾自信尙非魯鈍之流。業已聞絃歌而知雅意。君之歸也。得非挾有明眸皓齒之人。將用以慰吾岑寂耶。吾自信此猜。殆

將入穀。蓋君之口吻。已然露出機倪矣。苟若是也。君稱之爲奇貨。亦可謂名副其實者矣。

夫以伯壻之人物。安得與於言情之列。所憊憊者。惟在獵豔而已。故當此談言微中之時。已不勝其眉飛色舞之概。吳勳笑曰。有是哉。君真可謂冰雪聰明矣。蓋代君謀婚。余既不敢輕於從事。則惟有選美女之一法。倘邀天之靈。而獲當君意也。固屬美滿無倫。即其不然。則以錢購之而來者。並無名分關係。遣而去之。亦無不可。惟是欲覓麗姝。必至大埠。此余於購置貨物之時。必欲躬親一往。所謂一舉而兩便者也。但吾殊不欲以勾欄中人溷君。以其閨人既多。習於奢侈。絕非宜室宜家之選。惟期得小家碧玉。才貌兼全者。始不以禍水貽君。而吾委曲求全之目的。至此乃克踐而無憾矣。

伯壻曰。君用情之摯懇。謀畫之精詳。可稱入木三分。無微不至。吾實不知覓何語以謝君。始能副此盛意。惟言之所謀。懸一難得之格。又復不能假以時日。欲於倉促中

求之。吾恐所事之難於獲當也。然君竟謂已載得奇貨而歸。詎已如願而償耶。尙望明白宣布。勿久使吾疑莫能釋也。言際移座而前。幾與吳勳接膝。渴望之情。蓋無殊於饑夫之急於得肉矣。

吳勳曰。一則君之豔福迥越尋常。一則吾之誠心。稍有感格。故能機緣巧合。如入寶山而不空回。蓋吾選擇之始。厯相數家。迄無當意。懊惱之餘。幾成絕望矣。忽一日。棧房主人告余曰。君非有意選美。而未能獲當耶。今者有一絕好之機會。敢以語君。良以此事若成。兼有好行其德之意。存於其內。故吾不憚喋喋也。蓋有一賢孝之婦。十八而嫁。十九而孀。夫服未除。其姑復歿。家事寒細。襄助無人。因而自鬻其身。以營喪葬。餘資則以養贍其幼年之叔。以期夫門不絕。婦年青貌美。才慧雙全。惟以索價金五百。未免少奢。故此一兩日中。尙蹉跎未能就緒。君如有意。可速圖之。否則且爲撻足者先得也。余聞棧房主人之言。頗爲感動。以婦懿行若此。世人殊罕其儷。若更才貌兼擅者。誠天人矣。因立同主人往觀之。雖未必果如其稱道之美。而意致淒楚。態



度娟妍。姿質實在中人以上。知將來進之於君。絕不至不顧而唾。因以代友購妾之意告之。並盛稱君之家室人品。以及中饋猶虛。庶可使其有得所之感。當即浼棧房主人居間納金署券。其資半出余囊。半出購貨之餘。以余心有餘而力未贍也。延待數日。俟彼喪葬既畢。始與俱歸。沿路之中。從未輕接一語。以彼斷斷然以禮法自持。實乃較余爲甚也。

伯壻曰。君不但擇容貌。並且擇品格。藻鑑之精。實所罕有。今既得相當之人物矣。以君子然一身。尙無匹耦。乃不爲己謀。而進之於我。此等逾量之厚誼。殊使人踟躇弗安。吳勳曰。余以家業穀薄。初無娶婦之思。私心自計。當俟所殖稍豐。再爲嗣續之謀。未晚。摯友如君。何分彼此。况所處之地位既不同。所值之境遇亦各異。衡量情勢。消此豔福。自當以君爲宜。正所謂相需甚殷者也。願君勿復謙光。令吾辭費。伯壻曰。君既言之諄諄。吾自當感荷盛情。領此美意。惟君所糜之費。吾當照償。蓋君攢積匪易。安可爲吾一朝而擲之。况吾蒙得妾之利。而君被破金之害。揆之情理。亦覺弗安。倘

君於此若更堅執者。吾只有遜謝弗違矣。吳勳曰。此殊違吾夙心。但君既堅決言之。吾亦只能恭聽。茲當令人往接彼美。吾固知君當以先覩爲快也。

夫吳勳果智盡能索物色此賢孝之婦。爲伯壘之造室乎。吾知閱者諸君。亦不信有此也。蓋吳勳之言。雖甘如飴。而其心則較藥爲苦。其所挾與俱來者。實一青樓之蕩婦。與伯壘媿媿言之者。皆其意匠經營。搆此空中之樓閣耳。蕩婦名媚娘。風致頗媚。好人亦機警異常。夫死無歸。遂以己身爲錢樹。現其色相。用博纏頭。以故雖爲落溷之花。而進退尙能自主。惟以操業未久。名尙弗彰。吳勳一見之下。目爲奇貨。謂己所懷之奢願。或可藉斯人而償矣。於是擲金錢以籠絡之。用手段以操縱之。媚娘亦重視吳勳。力爲結納。過從僅數日。二人之熟度。似已達於沸點。吳勳見時機已熟。遂乃直抒其胸臆矣。

一夕。吳勳宿於院中。夜深人靜。乃莊容而謂媚娘曰。余有肝腦之言。將以示卿。尙希垂聽。勿忽。媚娘曰。子有何言。希即見示。余已洗耳恭聆矣。吳勳曰。余既無父母。更鮮

兄弟子然一身。尙未娶婦。蓋亦宇宙間一畸零人也。余之力。非不足以謀室家。徒以擇耦綦難。故不敢冒然從事。今者明神福我。已得其人矣。言際。以目視媚娘。若自其眼光之中。傳遞消息者。媚娘故爲不達曰。子言何指。願明言之。吳勳笑曰。卿何事。弄此狡猾。故作痴憨。余之意。蓋欲與卿結爲伉儷。百年偕老耳。媚娘曰。余已爲路柳牆花。何足以耦君子。倘許滌其舊污。拔諸水火。得備小星之選。足矣。伉儷之說。實屬不敢聞命。吳勳曰。余知卿故爲此言。以試余意之真僞。殊不知余之所望於卿者。尙不止於伉儷。且有一重要之事。將乞卿同力合作。事成而共被其惠者也。願彼此開誠相見。無所用其撝謙。余知卿姿容既美。才智復優。固足了此事而有餘也。媚娘驟聞此言。實屬出於意外。乃愕然而請其說焉。

吳勳曰。人生不過數十寒暑。最要者貴能及時行樂耳。但一切行樂之事。非錢莫舉。故世人孳孳矻矻。竭其聰明才力。多方以赴之者。皆求財之一念驅之也。然而求財之道。有巧有拙。拙者殫精竭力。未必有成。巧者利用時機。則可不勞而獲。余今求助

於卿者。即以致富之機緣在前。欲與卿共同擬定。勿縱之而使逸去者也。蓋以余家之產。不過中人。卿縱來嬖。在勢亦不能香花供養。卿雖無責。余亦抱慚。苟余所謀畫之事。藉卿臂助。目的獲達。則余二人之幸福。將來正未可量也。

媚娘曰。子勿作閃爍之辭。使人如墮疑陣。願明以示我。庶可早決事之從違。吳勳至此。始吐其隱。曰。余有友人徐伯壘者。富而暴者也。余所經理之肆。即屬彼之所開。家中之富。不可紀極。近方喪其妻子。墜入愁慘之域。彼以選擇綦苛。故至今尙未膠續。余擬託爲游辭。以卿進之。彼喜於創獲。更輔以卿之才貌。定當寵愛異常。至其間迎合之方。操縱之術。以卿之冰雪聰明。自綽乎其有餘裕。彼用情自專。自不遽萌再娶之念。如是則卿攝其內政。勢當無殊於主婦。余既操其肆事於外。卿復縮其家政於內。徐氏之所有。乃即在吾二人掌握之中。一朝蹈瑕抵隙。括其菁華。颺然遠颺。共適樂土。吾與卿青春未老。白日方長。挾其所存。以爲行樂之地。其趣味蓋彌永也。媚娘聞言。沉吟未即作答。吳勳曰。此無所用其遲疑。苟準吾言以行。當保百不失一。

彼徐氏偌大之金貲。直屬如取如携。寄諸外府耳。且吾更有至言告卿。彼徐伯壘者。刻薄寡恩。天下之最殘忍人也。待其胞弟。有若寇讐。視其髮妻。不如土芥。即吾爲彼肆力。亦未常得其格外酬庸。今之設謀陷彼。蓋亦得當以報。不爲過也。卿至其家。當銘吾言於肺腑。堅持此心。如裹鐵甲。慎勿輸真情於彼。致貽後日之悔。良以其新孔嘉。難免久則生厭。將來自有寵移愛奪之時。卿宜慎重將事。守信不渝。蓋不獨償吾事之可憂。而貽累卿躬。亦殊可慮也。若吾之愛卿重卿。則已等於性命。否則亦決不以此重要之事干卿矣。言盡於此。卿其思之。至是媚娘亦欣然署諾矣。二人更反覆丁寧。屢申其說。懼偶有滲漏。或至貽誤。其鄭重以將之。蓋不啻呂不韋進趙姬於秦者然。然而媚娘則另有會心。暫行自秘。良以彼與吳勳。相處甚暫。初非有同甘共苦之情。何能供其驅策。有如牛馬。不過此亦爲絕好機緣。正可爲脫離泥滓之地。彼徐氏既爲鉅富。可託則託以終身。不妨毀吳氏之約。不可託則背之。川踐吳氏之約。進退之際。正可相機而行。無庸膠執也。彼吳勳告誡之言。蓋已預料及此。加以針砭。若

二人者。亦可稱爲機鋒相對者矣。

彼媚娘者。既爲一朵自由之花。不受院中羈絆。謀定而動。絕無所牽。吳勳此時。暢然意滿。乃偕之雙飛雙宿而歸。比抵里門。發貨至肆。即携媚娘返其家。蓋以證明其並無父母妻子。川堅其信也。瀕訪伯壘之際。又復再申前言。堅訂後約。於是媚娘端坐吳勳家中。以俟來者之迎。彼自託良朋之吳勳。乃鼓其如簧之舌。弄人於掌股之上矣。彼伯壘者。方懵懵然。感其高情厚誼。以爲得賢孝慧美之婦。以爲妾。又孰知蕩婦入室。潛瞰其側也。

## 第十一章 捲逃計畫之失敗

當伯壘得媚娘之始也。見其明眸善睐。笑靨承顙。迎合意旨。取人憐愛。較之亡妻如玉。舉止端詳。言笑不苟者。判然有若霄壤。心中大悅。以爲必如是者。始爲佳人。否則一貌如花。而不識風趣。較之木雕泥塑。相去無幾。是亦何足爲貴乎。逮詢其身世。則與吳勳所言。若合符節。蓋二人演之既熟。固不慮其有差忒者也。伯壘此時。愁煩於

此頓祛精神爲之一振。幾視此巧言令色之媚娘。爲忘憂之草。解語之花者。斯亦俗儉之恒情。不足爲怪者也。

從來婦人心性。最慕虛榮。貧者且然。何論富室。閨秀不免。何有蕩婦。彼媚娘者。旣入伯壩之家。見其中第雲連。僕從駢集。私衷自念。此子果爲鉅富。吳勳之言。洵不虛矣。吾之遭際於此。可屬一時佳運。非同偶然。况徐氏子對我。率皆遷就弗遑。並無拂戾之態。吳氏之約。當留之以覘其後。無須汲汲。吾今正當遵率彼之所言。以及時行樂爲得計。又何必舍近取遠。行險徼倖爲也。

彼媚娘旣抱此心。則於口飫肥甘。身厭綺羅之外。更多索金珠珍寶之類。以遂其虛榮之心。伯壩前此之所蓄。已爲盜掠一空。至是不得不廣爲搜羅。以饜媚娘之欲。其於城市索之弗得者。則託人購自都會。爲日旣久。伯壩之所費。已屬不貲。而媚娘之求。尙未厭也。有時少不遂心。則佯怒嬌嗔。令人不可嚮邇。蓋媚娘有吳勳先入之言。橫亘於中。謂伯壩爲人。近於薄倖。則故以此試之。用觀其言之信否。然而丈夫意氣。

豈容久挫。積之既久。伯壻乃不免漸萌厭棄之念矣。

凡人對於所鍾愛者。縱有疵謬之處。或則淡然弗覺。或則原情曲諒。皆愛之一念蔽之也。及一旦愛情既弛。則對於前此之所爲。率皆引繩批根。察及毫忽。不復加以諒宥矣。昔衛靈公之於彌子瑕也。啖之以餘桃。則稱之爲愛已。竊乘君車。以視其母之疾。則譽之爲孝行。及至色衰愛弛。又皆指目以爲犯罪之事。夫彌子之人。未有異之。而靈公之心異焉。以色事人者。顧可恃乎。今伯壻之於媚娘。寵眷不如其初。將有尋瘢索垢之舉。殆亦猶是矣。

夫伯壻者。一精明幹練之人。非若童騃之易欺也。吳勳以媚娘進之。盛稱其賢孝之美。彼即深信弗疑者。一則以吳勳爲心腹之交。定不欺已。一則愛媚娘之念。方如火熾。昏然不復詳察也。逮媚娘予取予求。要索無厭。更施平康之手腕。以矜操縱之能。伯壻漸生厭薄之念。不免疑雲四起。更證以媚娘夙常之言行。尤覺處處矛盾。以爲若而人者。始則青年守節。繼則鬻身葬姑。淑德懿行。世所罕匹。何其一入吾家。性情



遽變。而前後乃若兩人也。夫彼之賢。吾所耳聞也。彼之不賢。吾所目擊也。耳聞爲虛。目擊屬實。是則彼之淑德懿行。蓋岌岌乎其不可信矣。彼吳勳爲吾摯友。當不能飾辭以誑我。或者彼亦爲人所誑。乃以受之於人者。轉而述諸我。事殆未可知也。伯壘既抱此念。其待媚娘也。當然日漸不如其初。並時時以言辭微諷之。媚娘至是。亦恨夫也無良。二三其德。覺吳勳前此告己之言。爲信而有徵。遂懷不久安於伯壘。守下之念矣。

吳勳自進媚娘之後。消息杳然。如石沉海。欲賄買婢媼。以通問問。又恐機事不密。爲伯壘所覺。察兼以媚娘是否變心。事屬兩可。故不敢冒昧從事。後則以常訪伯壘於家。或可覘得情實。有時晤於內室。得見媚娘之面。除照例酬酢數語外。即復歛避。眉梢眼角。毫無顧盼之情。吳勳至是。中心爽然如沃冰雪。知彼美殆已戀於當前之適意。將輸誠款於伯壘。不復念前此之約矣。歸而懊恨。不可名狀。私謂吾果覓一才色俱美之人。不肯自享。而供之於彼。以爲怡情快意之物耶。夫此等之事。已非吾之所

堪。况乎夙昔深謀。已與媚娘盡情傾吐。彼若以此爲希榮固寵之地。而持以告諸伯壩者。吾不且等於商君之作法自斃乎。興念至此。血脈沸騰。幾欲自掌其頰。以懲從前之失計。既而轉念。謂媚娘決不出此。蓋彼一機警之人。焉肯述此曖昧之事。以敗伯壩之疑。良以此事一行披露。在吾固蒙其害。而彼地處嫌疑。亦未見其果有利也。思維至此。心乃爲之一寬。忽又念及伯壩爲人。狼戾涼薄。以彼顏如玉之賢之美。尙聞受其挫折。詎對於媚娘。竟爾視若天人。不予以一星難過耶。不過新人見重。曲意爲歡。遂至降心相從。中多遷就。迨習見生厭。彼此意見。自當歧出。吾知勃谿之聲。特早晚事耳。屆時媚娘既致怨於伯壩。自必轉而就我。前此計畫。仍可照行。此譬若投種於地。終有萌蘖之時。吾惟暫抑躁心。靜以俟之可耳。嗟乎。此一局未來之棋。果爲吳勳所料定。蓋後此伯壩。既失媚娘歡心。彼果買通一媼。致殷勤於前此借來之舊侶。而思踐其夙約矣。

雖然。此時之媚娘。縱已圖背伯壩。不欲與之長相依倚。然猶在籌備進行之際。未若

蒼鷹之攫物。急於一試也。無如事變之來。機牙互相倚伏。恒爲人之所不及料。其有大傷媚娘之感情。使之決然思去。不復稍爲迴翔之餘地者。則徐麟徐鳳亦思以美人之計。進圖伯壩是已。蓋徐麟徐鳳昆弟二人。垂涎於伯壩之多金。每思分其羹而嘗其鬻。心頭往復。幾於積思成癆。苟有可以致力者。當無所不用其極。然而處心積慮。謀之十年。始終莫遂其欲者。則以伯壩嚴於自衛。不啻以鐵扉爲障。以阻二人之進路也。但二人嗜利之心。譬如蛾之撲火。蠅之集蜜。慚忿之餘。誓不達目的弗止。前此二人。效毛遂之自薦。欲爲伯壩經紀肆事。將以遂其乾沒之心。伯壩婉言謝之。而用吳勳。二人抱一腔怨毒之氣。自不待言。並且對於吳勳亦加嫉視。小人之善於遷怒。類皆若是。無足怪也。

連伯壩被盜之後。復喪妻子。家運日見凌替。徐麟徐鳳二人。以爲機有可乘。頗思有所窺足。無如伯壩待彼。始終有若鬼神。敬而遠之。無少親熱之意。二人覺爬搔不得。癢處。中情惶急。不能自安者。非一日矣。比聞伯壩納一豔妾。甚爲嬖幸。刺探其所自

來。則爲吳勳所進。徐鳳得此耗。不禁拊膝嘆曰。吾坐失機會。誠駭人也。彼吳勳者。洵識時務之俊傑哉。自是而後。益怏怏不可自聊。及媚娘失寵之消息。復爲徐鳳所調。伺而知。於是喜形於色。躍然而起曰。具美餌以釣大魚。端在是矣。吾今將揣其所好而進。以步彼吳勳之後塵也。

蓋徐鳳之妻。尙有一妹。待字於閨中。年華正好。風韻頗妍。徐鳳思躬任蹇脩。以妻妹嫁伯壘。藉此姻婭之親。以爲進身之計。所謀既定。爲意甚得。商之於其妻。其妻亦歡悅莫名。力贊其議。蓋婦人有何遠見。惟知伯壘富甲鄉里。吾妹苟歸之。吾亦與有榮耀而已。徐鳳既得其妻之助。胆力益壯。知此事伯壘果能首肯者。則岳家一面。藉其妻推挽之力。當無不諧。於是往見伯壘。掉其粲花之舌。多爲粉飾之言。以張之。伯壘此際。正不愜於媚娘。聞此亦頗爲心動。惟以娶妻不同納妾。不得不審慎從事。况其人之佳麗。是否果如徐鳳所言。未經目擊。尙屬疑案。倘彼熒惑吾聽者。冒然著諾。詎非自貽伊戚。思至此。乃謂徐鳳曰。荷兄關垂。良可感念。惟婚姻大事。何能定於咄嗟。

之間。此事當容吾徐思之。然後再有以報命。徐鳳見其口間含蓄。並未加以拒絕。則消息尙屬不惡。遂不敢過爲敦促。以啟其疑。只領首言曰。弟意欲慎重出之。何常不是。惟此女貌美而性淑。近日求婚者踵接於門。吾恐猶疑過久。將爲他人所得。是在弟之善自爲謀而已。言畢告辭而去。伯壩聞其臨去之言。中心爲之輾轉不寧。乃證徐鳳之言於徐麟。亦盛稱其美以對之。良以此女姿質固不惡也。徐麟轉叩伯壩。以詢此之由。伯壩遂舉徐鳳願爲媒妁之事以告。徐麟聞之頗爲不慊。蓋以徐鳳既有此謀。胡以事先不與彼一行商榷也。

未幾徐鳳復來。仍以婚事聒於伯壩之前。伯壩曰。此女之既美且慧。吾亦旁有所聞。但因未經目覩。不敢據以爲信。此所以躊躇而未決也。徐鳳曰。弟必欲一覩爲快耶。伯壩曰。事殆有然。蓋前此弟婦顏氏。未曾訂婚之前。固常爲弟所親見者也。良以無徵不信。弟之夙性久若是矣。徐鳳聞此言。俛思有頃。仰首謂伯壩曰。若然。余當設法。使弟一見彼姝。始知余言之不謬。伯壩驚喜。詢其計將安出。徐鳳曰。吾將假汝嫂之

名。接彼至於吾家。預定時間。在於某室。弟可按時而往。排闥徑入。如是則彼無所逃避。弟可一覘其嬌姿矣。伯壘聞之。莞爾而笑。爲之拊掌稱善者再。時已向晚。遂留徐鳳共飯。此事乃爲前此所未有。亦足見伯壘之欣然色喜矣。杯酒之間。言笑宴宴。二人所談。仍以關於婚議爲獨多也。

隔垣有耳。變起蕭牆。舍舊謀新。波瀾遂起。蓋至是而伯壘之家。又將生變矣。前此徐鳳提議婚事。家衆已微有所聞。然知之尙未的確。至是席間縱論。暢所欲言。於是主人行將議婚之消息。乃遍傳於內外矣。媚娘聞而切齒曰。始尙擬遲遲吾行。今則無所用其濡滯矣。蓋與其觀他人入室。以主婦之勢臨吾。毋寧早去之爲愈也。因立草一箋。付諸親信之媼。命其託爲購物。速行送往吳勳之家。至是而捲逃之計。蓋已迫在眉睫矣。

徐鳳既歸。伯壘亦醉。乃就寢於媚娘之室。媚娘老謀壯事。亦不以議婚之事爲問。在伯壘方自以爲諱莫如深。而不知媚娘已將携其同心之侶。挈其所有之財。飄然而

遠去也。此譬之變棋。似乎媚娘已據勝着。蠢爾伯壘。勢且居於敗衄之地。孰知白雲蒼狗。變幻無常。相隔一夕之間。竟使伯壘媚娘。勝負互易其地位。是殆吳勳喪心負友。爲天理所不容。故造化弄巧。以施其彰瘴之公也。

伯壘既困於酒。其起乃較向日爲遲。媚娘有事在心。其起乃較往常爲早。以故媚娘盥漱既畢。對鏡理粧。伯壘尙以面向內。酣然高臥也。於時天氣微暄。帳已高挂。床之裏面有鏡。甚鉅。可以鑑物。卽世所稱床鏡者也。伯壘好夢甫覺。尙帶惺忪。聞窗外鳥聲。啾啾不已。昨日議婚之事。不期潮上心來。此時神志略清。雙眸微啟。照見床鏡之內。一理粧之美人。名花挹露。顛於微風之中。嬌媚乃不可狀。不禁私衷自嘆。回思媚娘來抱衾裯之始。彼此其好如膠投漆。曾幾何時。頓形乖忤。將來婚議縱成。新人來嬪。是否果能靜好無尤。尙在不可知之數。蓋貌美固難。而性淑則尤難也。思至此。不禁追懷如玉。愴然興故劍之思。連類而及。復痛珠兒天死。後顧蕭條。美滿家庭。頓呈衰颯氣象。吾果何辜於天。而造化陋人。竟至此極。此時伯壘心中。既悲且憤。蓋致怨

彼蒼者天。頗若有意與之爲難者。至其背亡母之言。遂同胞之弟。行爲乖謬。大拂人情。按理而言。宜得是報。則殊未常念及。良以彼雖遭重創。尙未臻於憬然頓悟之地也。

於時簾攏起處。一媼側身而入。此媼非他。即媚娘託爲腹心。使之任青鳥之責者也。媚娘瞥見媼來。即行起立。以目視床上。覘彼高臥之人。見其依然以面向內。毫無轉側之意。心乃即安。以爲尙在熟寐。彼神遊黑甜鄉者。固自無妨於吾事也。遂以手按口。復行搖手示意。禁媼揚聲。媼已心領神會。躡足蛇行而前。及至媚娘身畔。則附耳。囁囁作微語。媚娘屢頷其首。媼復自其袖內。取出一箋。用呈媚娘。媚娘此時。一面讀箋上之字。一面視床上之人。面上頗呈皇促不安之狀。待自讀訖。遂將其箋摺疊。藏於奩具之小屜中。揮手令媼且出。媼遵命行。媚娘始復行就座。此一幕之劇。媚娘以爲臥者尙在夢中。孰知此多事之鏡。已將景物全行攝入。殊無毫髮之遺。伯壩仗彼之力。固均已覩之了了也。



此事若在伯壩與媚娘融洽之時。當已經詢所自。不復加以隱伺。今二人既已鈎心鬪角。互以猜詐爲懷。則蹈瑕抵隙。遇事加以刺探。亦固其所。於時伯壩在床。默觀二人鬼蜮之狀。心已洞如觀火。知其必有曖昧之事。不可告人。因之暗事籌畫。謂吾若坦白以詢之。彼必託爲游辭。不以實告。所幸婢將來之箋。彼尙儲藏。未即毀滅。吾若得此證據而觀之。則於其事思過半矣。興念及此。以爲此事。吾必須覓底尋根。窮其究竟。決不能漫漶放過。忽又陡然念及。倘假以時刻。彼將此證據銷毀者。則吾事左矣。於是作乍覺之狀。轉身外向。顧媚娘而驚詫曰。時之宴乃至此耶。足見酒之能困人也。媚娘夷然曰。昨宵酒入歡腸。當然易於沉醉。顧口中雖作是言。目則未向伯壩一視。在媚娘方自以爲談言微中。足刺昨日議婚之隱。孰知己之機事不密。瞬將落人掌握之中。往昔機謀。一旦將成畫餅也。

至是而伯壩披衣起來。不復延緩矣。一切晨興應辦之事。均於室中爲之。未常稍離跬步。蓋防少有疏虞。事且難測也。已而借覓物爲辭。支媚娘離此室而去。已則忽忽

開其奩具。得此摺疊之小箋。藏之懷中。仍將奩具整理如舊。條然歸坐。若無所事。待媚娘覓物而歸。伯壘敷衍數語。即行託故而去。既至外廂。入一密室。乃取箋展而觀之。顧匆遽之中。尙未及詳其文字。一觀筆跡之下。已不覺憤怒填膺。蓋此爲吳勳之手翰。伯壘固習見而能詳者也。當即將箋讀訖。其中握要之語。謂吾已竭力摒擋一切。數日即可就緒。屆時當預訂要約。與卿携手同行云云。伯壘覽此。業已推知大凡。乃命僕從。呼躬爲魚雁之媼。至屏去他人。親加鞫問。媼始尙不肯吐實。因取箋以爲證。復危辭以嚇之。更甘言以給之。媼至此。遂將已往之事。盡行傾吐。伯壘既得其情。始命媼去。於時一人兀坐椅上。心中之忿激痛苦。直非言語所能形容者矣。

夫變起床第。患生肘腋。此固盡人所痛心疾首。而不能自己者也。况乎此爲崇之禍水。自良友進之以來。更自良友勾之而去。出爾反爾。乃由一人覆雨翻雲。不可究詰。足見人情之薄。有若秋雲。世道之難。竟同蜀路。斯固機變百出之伯壘。所不及料者也。於是痛憾吳勳。至於刻骨。以爲吾拔諸稠人之中。託以全肆之重任。相處十年。待

彼至厚。今乃勾串蕩婦。蓄意捲逃。以爲酬恩之地耶。其心地之狠。手段之辣。乃較前此劫我之盜爲劇。事必將此男女二人。訟之於理。盡法懲治。始快吾憤。既而思之。如此辦法。事殊未妥。蓋彼二人之罪狀。尙未構成。以律判之。僅屬未遂之犯耳。縱令科罪。固亦甚輕。而家醜彰揚。徒以供人笑柄。夫鄉里之人。嫉吾富也久矣。前此既遭盜劫。復喪妻孥。背後議論紛紜。竟多引以爲快。吾既微有聞矣。今若以此腐心之事。播之衆人之前。恐吾之憤懣未洩。而轉爲他人快意之具矣。事烏乎可。况乎設肆之始。徐麟徐鳳二人。曾自薦於吾前。力謀肩任其事。吾設辭謝絕。而用吳勳。設此事爲彼所聞。其向我擲揄。當至何地。權衡重輕。不如以掩覆爲得。蓋彼計未成。吾亦初無所失。今逐蕩婦於家。去彼臬友於肆。二憾既除。茲事已歲。又何必自揚其醜。用供他人之談笑爲哉。

伯壘謀畫既定。復至媚娘之室。先時本已詳辨利害。力制其憤怒之心。至此見斯人當前。不覺勃然不能自遏。面容沉沉。眉峰緊蹙。儼似風雨將至。天氣之驟變者然。乃

媚娘端坐。目注瓶內之花。神致蕭然。竟若未有所覩。伯壩知媚娘之意。蔑已有同無物。立時憤火中燒。厲聲而謂之曰。試轉若面。吾將有言詔汝。不料媚娘觀花如故。只以言報之曰。吾耳非聾。汝有言者儘言之。轉面何爲。伯壩斥之曰。汝勿向我口強作態。須知汝謀已洩。携手捲逃之計畫。蓋難遂矣。在伯壩之心理。以爲此言既發。譬如單刀直入。中彼要害。彼媚娘者。當如驟聞迅雷。不及掩耳。苟非震懼失次。即當長跪乞命。孰意發言之後。目之所接。乃與心之所測。兩不相蒙。正如行軍之際。出奇制勝。以爲可以制彼死命矣。而敵人竟已堅壁清野。待其攻擊。此等現象。真爲伯壩所萬不及料者也。

媚娘神宇鎮定。若無所事。徐徐言曰。此事媼已爲我言之。我以一時疏忽。致令箋爲汝盜。汝偶據勝着。遂爾矜張。今乃以此面目向人。有若問官之鞫囚。吾不能受也。蓋我欲盜汝之金。而其謀未成。汝思盜我之箋。而其計幸遂。等盜也。詩張爲幻。正如一邱之貉。吾又安能低首下心。屈伏於汝之前耶。

伯壘見其備強如此。既怒且恨。切齒言曰。汝非吾妾耶。今乃欲竊吾之金。與人同逃。情事暴露。已犯刑章。而乃毫無所懼。竟敢對吾。挺撞若是。殆真不知死所者矣。言已。怒視媚娘。幾於目眦皆裂。媚娘唾之曰。汝試清醒其頭腦。勿再作此醉生夢死之語。須知孰爲汝妾者。吾媼也。與人同謀設計。本爲騙汝而來。今事之不成。亦汝一時之幸運耳。汝乃以刑章嚇我。不知此等事。吾已司空見慣。初無所懼也。伯壘聞此。不禁爽然若失曰。吾固知前此鬻身葬姑之說。爲不足據也。是則吳勳偕汝同來之始。殆即蓄意謀我耳。媚娘曰。汝乃至此始悟耶。亦可謂下愚者矣。夫世詎有賢孝之婦。而甘事汝不孝不仁不義不智之人耶。伯壘曰。汝何所見。而乃謂我不孝不仁不義不智也。媚娘曰。汝遂同胞之弟。忍傷地下父母之心。不孝也。多行不義。以召橫禍。致汝妻兒不得其死。不仁也。自恃其富。既驕且吝。惡名被於鄉里。不義也。倚畀非人。設計陷汝。而汝尙懵然不知。不智也。至於其他過惡。自吾入門以來。冷眼旁觀。殆難悉數。一言以賅之。汝一槩豎小人耳。吾縱於事先。無與人偕逃之計畫。亦決不丐汝末光。

久依宇下。蓋以汝之爲人。備諸惡態。吾雖身爲娼妓。人盡可夫。亦不樂與汝久處者也。今茲暢所欲言。一吐吾隱。胸中之塊磊。始覺爲之少舒。汝對吾有何措置者。儘可施爲。吾當靜觀其後。決不汝憚也。言已。以手掠鬢。神色洋洋。而伯壘此際。受此不虞之斥責。已爲之面目易色。手足冰冷。週身皆瑟瑟而顫也。以伯壘平夙之性氣言之。對於此等之事。勢必暴怒之下。奮其老拳。安能再爲忍受。無如自被盜遭喪之後。變出非常。人言噴噴。意氣已爲少挫。不若前此之張。况乎媚娘之言。語語澗其癥結。正如一鞭一條痕。一擱一掌血。令己身若被嚴刑。痛苦只能自吟。默然自念。吾其果爲獨夫耶。良友謀我。愛妾叛我。則他人對我之感情可知矣。涉想至此。不寒而慄。恍如身懸孤島之中。棘地荆天。罔堪託足。而豺虎四集。吮血磨牙。勢將擄噬已者。不期爲之冷汗直下。繼而又念。彼竟潑悍若此。毫無畏憚之心。兼之出語如刀。不復爲人少留餘地。若與之對簿公堂。衆目集視。則彼之詆毀我者。勢必較此爲烈。屆時吾將以何面目。見彼鄉里之人耶。夫愛妾謀與友人同逃。此事已

如向頭上著糞。若更受其指摘。大肆譏評。舉吾之短而儘揭之。以供人人之姍笑。則吾將何顏以立人世間乎。輾轉心頭。愈思愈窘。乃如衣敗絮行於荆棘之中。觸處皆成罣碍。不得已。吞聲忍氣。決定方針。計對於媚娘。惟有和平遣去之一途。不復爲挑戰之舉矣。

於是伯壘抑其盛氣。從容向媚娘言曰。汝之詈我已足乎。無論我之爲人。良窳奚若。但自問待汝尙不爲薄。今汝謀與人偕逃。對我已恩斷義絕。譬諸覆水。勢難再收。我若將汝交付公庭。按律治罪。不獨於我顏面攸關。而回念前情。容有未忍。今吾擬開一面之網。東西南北。任爾所之。前此之謀。悉予不問。汝對我憎惡之意。當亦可以少釋矣。在伯壘之心理。以爲此言既發。媚娘縱不至驚喜過望。感激涕零。然亦必俯首承認。毫無乖忤矣。

不意媚娘聞言之後。稍事沉吟。昂首謂伯壘曰。汝乃欲與我棄戰言和耶。雖然。求和自汝。則我有相當之條件。汝須承認也。伯壘顰蹙曰。汝得步進步。乃至是乎。洵爲吾

意料所弗及者矣。媚娘曰：汝勿心痛如割。須知我之條件，並不過苛。蓋我既離此而行，勢不能子然無復長物。汝將隨身之衣飾予我，外再賸以百金，則我此後逢人，不復言及汝家人事。用報臨行贈別之意。區區之請，汝意何如？伯堽自念事已如斯，寧復惜此。遂即慨然允之。於是爲時未久，媚娘已乘車載物以去。與徐氏之家脫離關係矣。家人竊竊私議：伯堽亦不顧及負手繞行室中，有如旋磨之蟻，足徵其心之杌隉不寧。蓋萬狀矣。

## 第十一章

### 謀我者若是之多耶

伯堽既遣媚娘而去。對此浪蕊浮花，初亦無甚矜惜。其中心所最難忍受者，則爲吳勳譎謀欺已。實爲意料所弗及者也。良以平夙待彼，有如左右手，而彼之相報，亦復鞠躬盡瘁，勞怨弗辭。自彼盜遭喪之後，彼之周旋我，贊襄我者，尤屬竭力殫精，無所不用其極。吾方感荷弗諼，引彼爲生平第一之良友。孰知彼所爲種種，悉皆以之爲餌。將以買服吾心。最後之一着，則將以美人之計，施捲逃之謀。狠心辣手，乃至於此。



極者也。今幸所謀未成。機關洩露。疾當去此奸猾之徒。在勢不能少緩。伯堦思維至此。遂離家向肆而行。於時涼風徐來。濃雲四上。大有欲雨之勢。伯堦一路行來。煩悶襟懷。乃爲之少滌也。

抵肆之後。即詢吳勳在否。肆人告以未至。伯堦乃招司賬者至前。即以吳勳近日之動作。司賬者曰。彼日來命人催討外欠。攢集欸項。終日遑遑。若不暇給。同人偶詢之。彼則以此係主人之意。旨爲辭。余心頗疑之。思欲面質主人。以祛所惑。苦於無暇而止。今蒙垂詢及此。不得不以實對。伯堦疾問曰。欸項曾提用否。司賬者曰。現尙屬鏹。絲毫未動。伯堦點首自語曰。賴有此耳。旋謂司賬者曰。自今日始。吳氏即與肆中斷絕關係。彼之職任。汝可兼承其乏。會計一事。可覓人襄助爲理。即可將此事。遍諭肆人知悉。司賬者聞此。寵命方將作感謝之辭。乃言未出口。彼吳勳者。已自外欸步而來。司賬者睨之微笑。當即不作一辭。掉首徑出。此時屋中。僅有二人。即昔日引爲良朋。今乃視同讐寇者也。

吳勳既入。目睹伯壘在座。面容暇豫一如平時。暗念斯人也。吾弄之掌股之上。數日之內。即將携其愛妾。捲其金貲。逍遙適彼樂土。而彼乃懵然如在夢中也。不知吳勳此念左矣。彼嘔盡心血。設阱陷人。全盤皆據勝算。乃不幸輸於一着。致令前此之功。悉歸敗衄。此時的壘非在夢中。彼乃真在夢中也。顧夢境未覺。尙復樂意盎然。趨而就坐。以笑容向伯壘曰。君來何遽。殊出吾意料之外。吾觀君面有不豫之色。何也。果有何難遣之事。不妨明以告我。或能爲君加以排解也。言時。目注伯壘之面。而笑容可掬焉。

斯時的壘。見已所痛恨之人。仍復爲此巧言令色。回思前此受愚。一身直同傀儡。中懷忿怒。幾欲一拳擊碎其顛。始解心頭之恨。顧念一經起衅。則醜事外彰。彼雖所行不義。而已之顏面。亦覺無光。是不如諷而去之。之爲得也。於是力遏其氣。俯首有頃。始瞋目謂吳勳曰。吾此時心中。果有芥蒂之事。且恐芥蒂二字。不足以盡之。蓋吾對於一人。恨之刻骨。思以食肉寢皮爲快。汝亦知其人爲誰否。

吳勳聞此突兀之言。不禁心房爲之一躍。矍然謂伯壘曰。吾安能測君之隱。尙希明以詔我。伯壘曰。汝不知耶。吾將舉其事以告汝。蓋有一梟獍之徒。受人恩覆。並加推重。以理而言。彼當感恩知己。力圖報稱。不意狼子野心。以怨報德。陽託恭順之貌。陰爲毒螫之行。勾一淫賤之娼妓。冒稱賢孝之婦。納諸良友。立爲姬人。行其鬼蜮之謀。思爲掩逃之計。其立心不可謂不險。其設計不可謂不巧矣。孰知不容於天。奸謀敗露。前此所費心機。至今盡成畫餅。所餘者惟有恥辱耳。唾罵耳。汝試思之。似此狗彘不食其餘之人。非所謂心勞日拙者耶。伯壘言時。聲雖低而絕疾。兩目之內。似射火光。蓋其一腔怨毒之意。已自唇吻之間。發洩無遺矣。

吳勳聞此錐心之語。身體不期搖搖而顫。如冒隆寒。面容慘白。無復人色。此際之痛苦。殆較受刑爲烈矣。伯壘覩此狀。乃顧之作獍笑。吳勳驚魂少定。唇吻翕張。久之。始期期作一語曰。斯人君將何以處之。伯壘曰。似此行同禽獸之人。吾又安足與較。彼娼吾已逐之使去。則處置此獠。亦惟準此而行。蓋譽之恐污吾口。而撻之恐污吾手。

訟之於理。則不欲與此猥賤之人。同堂質其是非。計惟有避之若浼。終身不復與面。免致令人生其嘔曠。則茲事固已終了。蓋於禽獸又何難焉。孟子之言。吾固服膺有夙矣。吳勳此際。面頸皆赤。而氣乃少舒。囁言曰。君處置罪人。寬大若此。彼必當懺悔已過。感戴終身矣。

言已。不俟伯堦作答辭。即垂首至臆趨趨而出。肆人已知彼卸職之耗。則皆目笑存之。吾書至此。即與吳勳作永別。至彼與媚娘。曾否再晤。一叙其失敗之由。亦不復爲此支蔓之筆矣。

伯堦旋亦出肆。信步徜徉於街市之間。藉以少抒憤懣之氣。惟此懊惱之事。盤旋心頭。揮之不去。而路上所值之人。頻頻向己注目。心即爲之跳盪弗寧。一若己之隱事。業經爲彼窺破。而加以嘲笑焉者。私衷自念。吾近來何命運乖舛。至於此極也。前此未常知失意二字作何解釋。今則不如意之事。竟爾沒興齊來。躡影追踪。愈逼愈緊。幾使人無復展眉之日。詎幸運之神。瞥然如飄風過我。不復以面相示耶。思至此。冷

氣直逼胸臆。儼若身淪苦海。而無力足以自拔者。忽又一轉念。謂吾財力尙厚。年事未老。豈可一經蹉跌。便爾如許灰懶。苟自今力爲撻拄。則挽回造化。當亦無難。目今第一應辦之舉。即爲族兄徐鳳所提之婚事。果其人而貌美性淑也。即當速行聘定。以免有失。總之此次之婚事。無論若何。必無詭計藏於其內。蓋同族之親。究當殊於異姓。彼徐鳳雖未必爲君子之流。然亦決不能設謀陷我。步彼吳勳之後塵也。伯壘俯首視地。且思且行。忽覩地面皆濕。驚而仰視。則細雨霏霏。疾如走綫。衣襟已復沾濡。自念當以少避爲得。忽覩酒樓在望。驀然心中一動。思自晨粟碌至此。尙未進食。何不在此小酌避雨。亦可藉資排悶也。

伯壘入酒肆以後。即行拾步登樓。斯時正當午餐之際。樓上乃有人滿之患。奔走之。備保向前承迎曰。幸尙有一室。否則將無以爲地。言訖。即揭一室之簾。延伯壘入內。伯壘以外衣潮濕。則脫而懸之壁上。備保詢所需畢。轉身而出。少頃。肴酒皆陳。伯壘乃坐而獨酌。斯時窗外之雨。淅瀝有聲。乃與樓上各屋之內。歡呼聲。縱談聲。拇戰聲。

釀成一片。伯壘微嘆曰。彼衆人皆登樓飲酒。樂趣陶然。殊不勝其愉快之感。而我獨襟懷惡劣。悒悒居此。亦殊覺大難爲情矣。在此感喟蒼涼。俯仰欲絕之際。忽聞隔壁房間。有人喁喁低語。伯壘私念曰。於此羣衆喧呶之中。乃獨鬧中取靜。商榷何種之事。彼人殊亦另有懷抱者耶。吾何不聆其所言。引爲下酒之物。是亦一消遣法也。思至此。乃沉心以察之。用期辨其音吐。不意低微之聲浪。甫觸耳鼓。心乃爲之瞿然。以驚良以其音絕稔。蓋習聞之。及稍一思索。不禁頷首領悟曰。此非吾族兄徐麟徐鳳耶。彼二人以何事而遽集於此。且發言甚微。一若恐他人之聞者。抑又何歟。且思且疑。於是躡足以前。貼耳於後。用期偵其私語。孰知不聞則已。聞之益令彼盪氣迴腸。滴酒不復下咽也。

徐麟曰。吾輩處心積慮。謀彼十餘年矣。無如計畫徒施。苦難得當。但從前之謀。罔不彼此預相商酌。以期收同力合作之功。今汝欲爲彼撮合姻事。思藉姻婭之親。疏通其隔閡。攻之自內。用計甚工。乃此等之謀。吾事先竟未預聞。汝亦不復引吾爲助。詎

汝謂謀出自我。事成將獨享其利。不欲分我一杯羹耶。須知吾之力。固足以破壞此事。而有餘也。蓋彼對汝之信任。尚遜於我。觀彼對此事。將信將疑。詢其人之是否美。慧於我。已足覘其梗概。吾一聆之下。亦已猜其大凡。當時只含糊其辭。以應之。謂彼妹容貌。尚屬娟妍。其性情。是否賢淑。則尚有待於諮訪。彼乃以此事。屬之於我。吾亦力為肩承。翻手雲而覆手雨。成否之間。吾固操有甚大之權力。汝宜澄心思之。吾輩思想同。目標同。理宜左提右挈。利益均霑。慎勿以壹意孤行之故。致彼此互相分裂。而所事終於無成也。

徐鳳曰。兄之約我至此。乃為開是談判耶。須知弟之此謀。不過偶觸靈機。抄彼吳勳進妾之舊文耳。其是否果能入彀。弟亦未敢自必也。事出倉猝。是以未及關白於兄。尚望原情諒我。及見所言。頗能動彼之聽。所事可望有成。知吾兄弟稽久難償之目的。至此將獲達矣。將來果能由此入手。得彼信任。弟既有進身之階。兄又焉愁無所託足。蓋姊既可求情於妹。姊不難進言於夫。藉枕畔之疏通。作吾輩之助力。彼之

家事肆事。行見均可參預。共奮精神。吮彼膏血。吾兄弟二人。自當相視而笑。莫逆於心。又安可以弟一時之疏忽。而自起參商爲乎。弟之此言。均屬出自肺腑。深盼兄之能加曲諒。而靜觀其後也。繼聞徐麟曰。吾固知弟之不能背我。前此之言。不過聊以相試。吾亦望弟能知我躁急。出言難免有唐突之處。今者杯酒言歡。猜虞悉泯。共向前途努力。以期吾輩之成功可耳。隨聞兩杯相觸。其聲鏗然。其一種歡慰之意。殆不啻身臨戰地。尅服敵人。一旦免胄解甲。而共飲凱旋策勳之酒也。

雖然。彼徐麟徐鳳二人。固已解釋嫌隙。言歸於好矣。但隔壁竊聽之伯壘。竟於無意之中。巧聞謀己之語。其感想則當何若。蓋伯壘此際。爲怨爲忿。爲恨爲怒。一霎之間。紛然並集。直非言語所能形容。暗思吾於此世界。真不可一日居矣。奈何環伺於旁。謀我者若是之多耶。夫吳勳媚娘。二憾甫去。而徐麟徐鳳。二憾又來。異姓之朋友。謀我。同族之兄弟。亦謀我。我果何辜於天。而乃成衆矢之的乎。豈如昔人所謂。匹夫無罪。懷璧其罪耶。是則吾之富貴財。擁田產。不惟非吾之福。抑且爲吾之累。由是觀之。



世人孳孳不暇。以謀多金者。果何爲哉。但兄弟朋友。均在倫常之內。彼輩竟毫無顧忌。設心狡險若此。亦可謂小人之尤者矣。

伯壻當此深思之際。忽又陡然念及。吾胡爲自亂心曲。不賡續以偵彼之言耶。於是復潛心攝慮。靜以聽之。則聞二人談話之聲。乃較前爲鉅。殆以喜氣充溢於中。遂爾肆無忌憚。不復自覺矣。徐鳳曰。人亦有言。猛虎雖厲。尙有酣睡之時。吾輩今日投其所好。抵隙以入。亦可謂善攻其短者矣。雖然。彼與吾輩。木本水源。系出一氏。今茲設謀圖彼。雖因其拒人過深。咎由自取。但清夜捫心。殊覺惄然弗安。徒以利之所在。遂亦行之無恤矣。不知吾兄對於此事。曾亦有動於中。稍致其不安之念。與弟懷同樣之感想否耶。竊聽之伯壻。至此少舒其氣。曰。勿謂彼輩竟無人心。乃竟有此幾微之善念也。忽聞徐麟嘖之以鼻。曰。汝之所言。不獨笨伯。抑且痴人。夫以彼之所行。正當食如此之報。吾輩設謀陷彼。不啻代天行罰。衷懷坦坦。又何不安之有。徐鳳曰。兄言固屬痛快無倫。但以弟之愚。尙未能十分明澈。詎兄以彼富而吝嗇。多行不義。則受

人傾陷。固爲理之所當然耶。徐麟曰。汝之所言。甚似而幾矣。然猶未能洞吾胸中之隱也。蓋汝所以致其不安者。非謂吾輩與彼。本本水源。系出一氏耶。惜汝未能就彼往行。少一致思。則知吾輩之所爲。較彼殊多遜色也。夫同族之親。何如同胞。設計相圖。何如驅逐。彼於歛弟。仲簾揮之出門。死生不復聞問。乃並一盂之飯。六尺之榻。靳而不予。殘酷手腕。可云至斯而極。彼既不覲其父母之面。而忍於同胞之弟。吾輩又何必覲祖宗之面。而不忍於同族之弟爲也。隨聞徐鳳拊掌曰。兄言乃如並州剪。哀家梨。弟實見不及此。是則吾輩圖彼。只謂代被逐之仲簾報怨可也。徐麟曰。汝亦悟耶。須知彼之受人傾陷。不能怨人。只能怨己。吾輩爲彼下一教訓。以彰報施律之不爽。彼在理。且應感戴也。二人言至此。乃不禁同發嗚噓之聲矣。

前此伯堦。痛恨麟鳳二人。幾謂彼等毒螫之心。世所罕有。是真豺虎之所不食。石北之所不受。似此等窮兇極惡。殊爲吾意料所不及。逮聞徐麟引證已事。以喻徐鳳。不禁爲之爽然若失。此譬如宵征之客。當漫天風雨之中。方自放胆而行。以所履爲康

莊之路。及至電光一瞥。始照見足之可託。乃爲絕徑也。伯壘此際。感觸其未泯之良知。沉沉若有所念。於是屏不復聽。退而就座。日視桌上之肴酒。不飲亦復不食。其形狀乃呆如木鷄焉。

未幾。傭保復至。將以請示尙有何需。及見伯壘兀坐如石像。目幾不瞬。肴酒依然。似未曾動。不禁爲之愕然却立。伯壘見傭保入。恍同入夢之人。陡然驚覺。覩彼駭異之狀。心中已喻其意。乃託辭而告之曰。吾以驟患腹痛之故。遂致食不下咽。汝可爲我覓一車來。庶免冒雨而行也。傭保唯唯以去。少須復至。告以車來。伯壘除償己之賧目外。復以名刺一紙。鈔票五元。付諸傭保。低聲而告之曰。隔壁之二客。吾同族之昆弟也。彼之相聚於此。所商確者。即爲吾事。吾已盡聆其言。乃不勝其感荷之意。徒以倉猝告行。不及與之相面。汝可俟其臨去之際。以吾名刺呈之。並說明吾之意旨。至彼飫食所需。可以此錢償付。餘者汝得之。用旌汝勞。傭保見欸有贏餘。乃歡顏允爲照辦。伯壘隨即潛行下樓而去。而徐麟。徐鳳二人。少時覩伯壘之刺。聞傭保之言。其

窘迫悔恨之情形。當可想像而得也。

### 第十三章 一朝而悔十年之非

伯壩之出自酒樓。乘車冒雨而歸也。其胸中實具有一段難言之隱。蓋彼以憂患紛乘。漸生悔悟。此即昔賢所謂人常勞苦倦極。未常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常不呼父母也。伯壩此際。雖未臻大澈大悟之地。然已至窮則返本之時矣。彼遭盜劫而不悟。遭妻子之喪而不悟。遭朋友之紿。欲施捲逃之計而不悟。至同族之昆弟。合計以謀之。而彼猶抵死不悟。可謂頑梗極矣。直至徐麟以此例彼。顯斥其逐弟之罪。譬如引彼至秦鏡之前。使之自照其胆。始覺一點靈明。於銅蔽極深之中。經此意外刮磨。乃耿然有復明之望也。

抵家以後。繞行室中。漸覺前塵影事。兜上心來。暗念吾果以負亡母之囑。逐弱弟使去。遂致不爲天所佑。躬膺此罰耶。雖然。吾前此之待彼。使之安居飽食。優游自得。亦殊不爲薄。嗣後以傷吾子之故。吾始逐之使去。則釁啟自彼。其過殊不在吾。况兄弟

閱牆之事。自古已然。於今爲烈。彼蒼何獨於吾而責之乎。繼又一轉念。謂所稱閱牆者。兄弟二人之能力相當也。若吾則身爲家督。不過揮之使去。尙何所謂閱牆之有。興念至此。心乃爲之杌隉不甯。復又念及己身逐弟之時。亡妻如玉。曾犯顏極諫。謂如此實傷地下翁姑之心。而已乃悛諫不從。目仲簾爲謀姪奪產。甚且不以爲弟。詬及父母。當時仲簾侃侃而談。謂「兄雖不以弟爲弟。弟終不敢不以兄爲兄。蓋父母生我二人。實由天合。非如人世交易之道。可以一方之不願。而毀去前此契約者。至兄以弟之故。而怨及父母。此等無情無理之言。實非爲人子者所宜出。此後望兄慎爾出語。免爲終身之玷。弟雖無能。尙堪自活。即便命運弗佳。飢來驅我。亦可托沿門之鉢。吹吳市之簫。絕不敢再耗兄財。以演此閱牆之鬪。惟弟尙有一言。必須聲明者。則弟之去也。實遵兄命。不可復留。並非負氣而去。以後縱令窮無所歸。亦絕不履兄之闕。非絕兄也。不欲增兄之不怡耳。倘兄或自悟逐弟之非是。而願情好如初者。弟苟知其情。必當翩然來集。惟不敢躬爲之先。尙望阿兄原諒耳。」回憶前言。有如昨

日。此際仲虺。已不知其所往。而如玉與珠兒。則均長眠於地下。環於已旁者。惟鈴目血齒。擇肥而噬者流。宇宙茫茫。幾覺無一人之相助。伯壻思維及此。不禁喟然長嘆。心痛欲裂矣。

繼而伯壻力自排遣。欲驅其痛苦之念於胸。謂亡者已亡。逐者已逐。往事已同過眼雲烟。思之何益。目下所當注意者。惟在補苴現狀。勿使有失耳。彼吳勳媚娘。既經遣之使去。而徐麟徐鳳之計畫。亦復爲吾所聞。不至墮其陷阱。是則彼蒼猶未絕我也。忽又陡然念及一事。幾欲爲之毛髮森豎。則以媚娘陰險性成。彼瀕行之際。又以一時疏忽。未及檢點。不知關於契券一類文件。曾不爲其所竊。或爲所燬也。思至此。晷刻不能待。疾行啓扇鑰而視之。則見契券累累。平安無恙。心乃爲之帖然就甯。於是逐一查檢之。以防有意外之虞。當此手披目注之際。忽有一箋。赫然觸於眼簾。伯壻驟觀此箋。不禁慨焉興嘆。斯箋伊何。則仲虺被逐時。用以留別其兄者也。本書前者既言之矣。伯壻尙不愛其弟。更何有於其弟之箋。而顧什襲珍藏。與契券

同一重視耶。蓋伯壘之藏此箋。非重其弟之手翰。重其可以爲文過飾非之具。用以塞彼謗者之口耳。不意事過境遷。思想已較前爲變。此時之伯壘。非復前此毫無人心之伯壘矣。忽覩此箋。心不期躍躍而動。不能自己。目注箋上之字。見有吾兄弟二人。以一朝雀鼠之爭。竟作分飛之勞燕。兄雖躁急。弟亦疏狂。往事儘可不言。來日敬期多福。伯壘觀至此處。覺有一股酸痛。起自胸膈之間。不復能再爲注視。於是將該箋與契券之類。仍復收置訖。獨坐而深思矣。

人當良知本體。爲惡念蒙蔽時。遂至淑慝不分。良莠不判。好人之所惡。而惡人之所好。他人方加怪詫。已則視爲當然。及至爲環境所刺激。以災疾而生智慧。漸悟已往之非。追維前此所行之事。真有疚心不能自己者矣。往日伯壘之對於仲麈也。視爲附骨之疽。碍喉之鯁。以故進則憎其面。退則憎其背。啼笑皆非。語言輒舛。初無是非情理之可言。此際則良知已形萌動。覺此歧疑之弱弟。一切言行。歷歷在目。初無絲毫罪狀。開罪於己者。况當逐之使去之時。已竟忍心不以爲弟。斷義絕情。莫此爲甚。

即人之常情而言。其致怨於兄也必矣。乃仲麈於此。僅辨情理之是非。以斬吾心之悔悟。並且留箋誌別。中有祝福之言。其性情敦厚和平。允屬加人一等。吾當時乃以謀姪圖產之罪。加諸其身。用爲逐彼之話柄。不惟厚誣之甚。抑過於傷彼之心矣。且吾於親附之弟。則逐而去之。於一般謀我者。則引而親之。兩口之鑿別如盲寸心之判斷全失。奈何吾平夙以精明自詡。而所行之乖謬。至於此極也。

伯壘既經緬懷往事。深悔其非。而仲麈之佳處。乃一一湧現於腦際。此譬如天空之月。爲黑雲所掩。無復光芒。及一旦雲散。月出其皎潔。自不可掩矣。此際伯壘回憶幼年提携之時。弟每爲吾所摧折。即飲食衣履。一切兒時所弄之物。率皆自享其優。而以劣者歸彼。倘稍不如己之意。匪惟凌弟。並且訾母。彼時慈親煞費平停。而弟竟安之若素。隣里知其事者。無不譽弟之能讓。其言洋洋猶在耳也。及吾富厚甲於一時。彼寄食廡下。有同螻蛄。從未向我索一錢一物。惟埋首房中。以讀書習字自遣。及吾令彼至肆。肆中之輿論。亦皆稱彼謹慎謙和。少年中得未曾有。其言吾固已聞而知



之。當時吾對彼。先有一憎惡之念。橫亘於胸。故對於此等之言。尙怫然斥其無識也。况我在昔待彼。涼薄已極。乃從未有怨望之辭。入於吾耳。亡婦如玉。常稱彼天性之厚。勸吾善處之。留爲後日臂助。吾當時憎其多口。不以爲然。今則孑然孤立。無復左提右挈之人。惟餘謀我者磨牙相向。是吾之識見。乃轉遜於婦人也。

况彼對於珠兒。尤屬異常珍愛。吾轉以其愛珠兒之故。益生厭惡之心。即今思之。謬妄已極。後以彼一時調護之不謹。致珠兒受有微傷。乃竟反面無情。藉辭逐彼。今則珠兒安在乎。伯壻此時。愈思愈痛。不禁黯然而揮涕也。

時已齏晚。略進食物。此際風雨較前益厲。倍覺撩人愁思。伯壻塊然獨處。屏侍者於外。勿得擅入。家人竊竊私議。謂主人殆將患作。否則自晨迄暮。爲時僅一日。奈何主人之面目。乃較經過十年爲老也。獨惜臧獲之輩。僅能觀之於外。不能祭之於內。彼但惜其主人之面目。比前憔悴難堪。而不知其主人之心地。已較前大放光明。判如霄壤。臧獲而苟能見及此者。不惟不應爲其主人憂。且當爲其主人慶矣。雖然。滌瑕

蕩垢。談何容易。此際伯壘心中之風雨。乃較窗外之風雨爲尤烈也。人當夜靜之時。愈覺思深而腦動。况乎風饕雨懣。益能助人之不怡。此際伯壘心中。直覺往事潮來。百端交集。每念及前此存心之謬。處事之乖。幾欲使光陰倒流。一一加以更正。但往者不可諫。只能茹痛苦於心頭矣。斯時坐既不安。立亦非是。中懷擾擾。略無片刻之寧靜。伯壘自念。吾天君撓亂若此。殆將病矣。是不如息燈就寢之爲得也。特惜彼未思及十年前之往事。方將翻腸倒胃而出。勢如起軒然之大波。縱燎原之鉅火。又豈以一寢了事者耶。

室黑如漆。百無所見。伯壘眠於榻上。自以爲可以驅其所念矣。孰知念之起也。本於一心。非由外鑠。境界之寂滅。初不能降伏心中之擾亂。使之亦歸於寂滅。且不獨一心爲然。即兩眼之張。亦復有同魚目。此時伯壘腦筋之煽動。蓋迥異尋常矣。兼之窗外風聲颯颯。雨聲瀟瀟。觸耳驚心。益呈淒厲之象。於時伯壘之心中。忽陡然發生一種幻想。覺此宏麗之廣廈。非廣廈也。蓋一頹圯之老屋也。精美之床帳。非復床帳。蓋

一蟲餘之傲榻也。榻上偃臥者並非己身。乃一面容憔悴氣息繇憊之病婦也。病婦非他。蓋即生己身。與弟仲簾之老母也。伯壩此際似已入於神秘之世界。恍惚中似聞亡母以言詔己。無異十年之前。其聲幽咽。直可沁入心脾。曰：「汝兄弟命名。出之汝父。蓋取壘麴協利之意。顧名思義。即當善體亡父之心。汝平日御汝弟。威則有餘。恩則少嫌不足。然而無傷也。善余尙健在。慈愛有人。汝躬爲長兄。固當糾之以正。今余將棄世而去。則後此汝以長兄之身。實兼有嚴父慈母之責。以教以養。俾之成立。此半由於天倫之義務。半出於母氏之哀懇。以後汝弟倘有不愜汝意之處。須念及亡母。恕汝弟也。」此等悽惋之辭。竟不啻若自其口出。伯壩此際。惶愧萬分。汗出如瀋。蓋受良心上之裁判。其痛楚乃較被嚴刑爲酷也。

雖然猶未已也。似聞母復斷續言曰：「且彼性情忠厚。篤於所親。觀其冒風雨以去。爲余乞藥。阻之不得。即可知其天性厚也。汝果畜之以恩。則彼成人以後。必不至忘長兄之德。汝兄弟此後。果能提挈興家。和睦無忤。則余與汝父。均將含笑相慰於地。」

下。倘不幸汝兄弟或至乖違。則余死後之怨恫。亦且將綿綿無盡。不知吾兒亦能觀母氏之面。而善視汝弟乎。此實余霍霍心頭。戀戀眼底。垂死之際。第一不能即安之事也。」伯壘在此恍惚之中。似見亡母之眼光。向己注視。其神情如怨如恨。似怨似憫。一若謂吾垂死之言。竟不能動汝之聽。汝乃狠心辣手。遂汝弟耶。汝縱不念同胞之弟。獨不念生身之母乎。伯壘此際。儼如受鞠於亡者之前。而殊無置喙之餘地也。夫伯壘之母。逝世在十年以前。日月不可謂不悠且久矣。乃伯壘當志得意滿之時。初未嘗於母氏臨終之言。少一置念。及一旦拂逆之事。紛至沓來。寢饋難安。夜氣驟復。遂於亡母之音。若或聞之。亡母之容。若或見之。此無他。心理之作用而已。故往哲謂境由心造。又曰三界唯心。其言洵不妄也。此時伯壘清夜獨醒。感受良心上無形之責備。遂致幻象紛呈。躑躅無地。回思前此忍於其弟之事。其過惡實較他者爲鉅。匪特蔑弟過甚。不可爲兄。抑且愧對亡親。不可爲子。倫常有缺。大本已乖。叢惡於身。殃咎必至。無怪近日之所逢輒舛。而不被戕於天也。雖然。以遠伯玉之躬。爲君子。猶

且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吾一庸人耳。來日方長。晚蓋可勉。苟即今以圖之。未必不能邀天之宥也。

伯壘既憬然於往事之非。而其悔過之誠意。頗若寸心所至。足已感召天和。而立邀造化諒解。其效乃捷於立竿見影者。所效維何。則眼前之幻象。頓歸消滅。腦中之紛擾。立時即安。而窗外風雨之聲。亦不如前此之慘厲。亂人心曲。伯壘於此。乃竟得天君泰然。沉酣入寐也。嗟乎。十年以前往迹。伯壘方沉溺於各種嗜慾之中。迷而不返。雖則兩目惺惺。實不啻一渴睡之漢。今則爲殷憂所啓。立臻頓悟之境。雖則於此際暫時入夢。而自明眼人觀之。實不啻自此時而始醒也。

### 第十四章 登堂謝過

人當狎暱僉壬之時。必不樂於親附正人君子。匪惟不肯親附而已。並且避之有如蛇蝎。良以己之所行。率多爲彼所不喜。輕則以不入耳之言。來相勸勉。重則或疾言遽色。加以責讓。故與其觸目以生憎。聞言而蘊怒。轉不如避面之爲得也。逮一旦涇

渭攸分。黨猶既判。始恍然於彼。背肩譎笑之輩。殆皆內蓄奸謀。將以剝蝕我也。其面斥吾之非。而不肯稍予假借者。則爲存心篤厚。而思納我於軌物者也。此際之鑒別。既已昭然不爽。則於去取之間。必能得當。彼羣小既經屏絕矣。則懺悔已過於正人君子之前。而思圖一挽救之法。固屬當然之步驟也。

伯壘既以一朝之感觸。而悔其十年之非。於是有一人焉。兜上心來。思可以爲悔過遷善之臂助者。則其族伯諒庵是也。伯壘以前對於諒庵。感情非常惡劣。其所以致此之故。並無直接之關係存乎其內。蓋伯壘雖以富有甲於鄉里。數年之中。諒庵從未丐其一絲一粟。較之其他之親故。晨飛乞米之書。夕上貸錢之帖。累犯伯壘之忌。而不得不忍痛割愛。酌予酬應者。其相去蓋不可以道里計矣。夫諒庵既具若是之媚介。而不少侵伯壘神聖之金錢。固宜爲其所喜矣。乃不料結果適得其反。伯壘之憎嫌諒庵。轉較憎嫌其他親故爲特甚。其故何哉。則以諒庵屢助仲簾張目。而顯斥伯壘之短也。彼時伯壘既仲視簾如仇讐。遂並助仲簾者。而亦恨之。怨之所結。端在

於此。今已力懲往行之失。思滌舊染之污。頓覺此老之言。有同諫果。昔雖覺其苦澀。今則芬芳適口。其味彌永矣。此伯壩於晨興之後。中懷耿耿。念及諫庵。覺其前此責我之深。正其愛我之切。出言之直。正其居心之誠。吾舍此善人而弗親。固宜陷入懷惶之境也。

溯自仲簾被逐之後。諫庵常登伯壩之門。面加詰責。伯壩託詞文過。謂仲簾之去。實爲己之所不及知。且平風待彼。並無苛刻之處。今茲之去。蓋由於自期樹立而然。與前此姪之自去其鄉無異。伯在昔既忍於吾。今何獨不忍於彼。且彼年已弱冠。並非幼稚矣。言際。即以仲簾留別諫庵之箋。上之諫庵。雖知其言不白衷。但仲簾已去。事莫能明。而箋中所言。亦並無怨懟之語。遂即怏怏自歸。逮爲日既久。伯壩家中之僕。輒稍稍洩其事於外。諫庵遂得輾轉聞之。此老薑桂之性。老而愈辛。以伯壩此等行事。直屬毫無人心。惡之既深。遂自是不通聞問。以故迄如玉珠兒之歿。並未躬親一爲弔唁也。由是觀之。其厭棄伯壩之意。可謂至矣。孰料數載之間。彼此避而弗面。忽

於一日之內。惠然肯來。登門請謁。斯真所謂空谷足音。出人意料之外者也。伯壻既至。諒庵之門。則見石堦掃除。至爲嚴潔。雙扉寂靜掩。門以內。初無喧闐之聲。似可由此外觀之肅穆。即能窺見主人之性質者。伯壻自念。吾不履此闕者。殆已數年於茲矣。遂徐徐履堦而上。以手叩門。俄有小奚僮。啓關出應。詢客所自。伯壻自陳姓名。言係主人姪輩。請爲入告。小僮聞伯壻之言。頗現駭愕之狀。意謂吾供職於此。爲日非尠。胡以未見主人有此姪也。俯首入內。少須始出。以目視伯壻。神色中微露輕藐之意。含笑而言曰。主人謂身體弗適。請客自回。伯壻悵然曰。吾伯果何病者。即使染疾在床。吾以姪輩。亦不妨進而入謁。奈何屏我於門外乎。汝可再行入內。爲我言之。小僮意似不欲。略事沉吟。始謂伯壻曰。以吾觀之。君不如自去爲得。否則吾縱入言。恐亦未必容君窺足。徒勞往返。果何益乎。伯壻聞小僮率直之言。已悟箇中旨趣。知諒庵對己。仍在深惡痛絕之列。身體弗適。蓋託辭耳。因謂小僮曰。汝意吾已明澈。今但詢汝一言。吾即自去。此時吾伯果安在者。小僮曰。刻在外軒觀書。伯壻聞



之。遂即岸然徑入。小僮欲從而阻之。已不及矣。

先時諒庵方坐於小軒之中。以觀書自遣。忽小僮入言伯堽進謁之事。諒庵入耳之餘。頗爲怪詫。旋復唾棄曰。吾之絕彼。並非始自今日。蓋於仲虺被逐之後。吾已不復齒彼爲姪矣。彼既不有於胞弟。何有於族伯。况數載不通問訊。今茲瀕我胡爲。遂告僮以身體不適遣之。顧諒庵雖謝絕不見。而於其突然來謁之故。殊覺深思莫明。兼以感觸前事。不免連類而及。念及仲虺。暗思此可憐之兒。現不知流落何處。心乃爲之愴然弗怡。於是目光雖注書本之上。乃有視而不見之概。正當此神思飛越之際。陡見有一人。闖然而入。視之。伯堽也。諒庵甫覩其面。已詫其憔悴異常。知必自憂患中來。有何不特意之事。存於懷抱。始至成爲此狀。此際之心理。殊不辨爲惱爲憎。爲憐爲憫。當此剎那之頃。伯堽已迅步而前。長跼於地。嗚咽言曰。望伯父宥我前此之過。許以自新。倘仍計較往失。而屏我於門外者。姪且將攫狂疾而死。尙期體上天好生之德。觀祖先一脈之面。而俾以一綫生機。姪今望伯父之一言。重於九鼎矣。言際。

淚已續續而落。足徵其中懷之悽感。殆有迥異尋常者矣。諒庵對於伯壘。雖云憎嫌已甚。但僅屬平情之好惡。並非有私怨存乎其間。况乎伉直之人。率皆度量寬大。於人之悔過遷善。咸與優容。今見其跪地陳辭。備極哀懇。心又烏能不動耶。於是掖伯壘起。使之就座。曰。吾觀汝面。知汝之憂思深也。雖然。水遇石而始湍激。金見火而始銷融。汝於一旦之間。驟易其前此之面目。知必受若何重大之刺激。始至心理上。生絕大之變化。而自悔其前此之非。但汝遇盜遭喪。爲日已久。所感觸者。諒不在此。汝試舉其所以。明以告我。我甚願一聆此事之經過。而知汝懺悔之由來也。

伯壘拭淚言曰。姪誠受莫大之刺激。其事較被盜遭喪烈也。伯父之所言。可稱深抉吾隱矣。姪今請將此事。陳諸吾伯之前。無少隱匿。譬猶人負良心上之罪惡。禱於神明。求其肆赦。吾知伯父愷悌爲懷。定加哀矜。而不予譏笑也。於是遂將吳勳進妾。蓄意捲逃。徐麟。徐鳳。合謀陷己。以及床鏡巧窺。酒樓竊聽。偵破奸謀。未落陷罪。種種經過情形。一一詳爲陳述。末復將追思亡母之言。愴懷仲簾之逐。痛悔己過。中夜徬徨。

因念在昔狂惑之時。力爭針砭者。僅有吾伯。彼時中心昧昧。未能仰體慈衷。對於良箴。反加嫉視。今則往事追維。心痛如割。所以亟思登吾伯之堂。而一謝其過者也。當伯壘滔滔陳述之時。諒庵俯其頌白之首。傾聽惟謹。始終並未孱入一語。及至所言已畢。始仰首視伯壘之面。目中若含有無限慈祥之意。藹然而言曰。昔賢有云。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汝今既能憬然知悔。初不失爲改過之人。彼宵小之輩。思以卑鄙手段。以播弄汝而傾陷汝者。其行爲陰險。固屬可惡。但藉此而使汝改絃易轍。較諸良朋益友。切磋磨礱之功。爲效轉大。亦不可謂非玉汝於成也。雖然。人之有過。不獨貴其能改。並且貴其善補。蓋改過屬於消極。而補過屬於積極。吾願汝深思熟慮。更上一層。對於已往之失。而尙可救濟者。亟圖一彌縫之法也。

伯壘聞諒庵之言。容色極爲感動曰。姪今日晉謁之故。除引過求恕外。即望伯父面加訓迪。示以補過自新之途徑。今姪未及自責其欺欺之私。而伯父已以此相期。耳提面命。是則姪之此來。爲不枉矣。良以悔恨交併之際。此心已如茅塞。正同孤行客。

子徘徊歧路。罔所適從。指示康莊之人。將一惟吾伯是賴。尙望啓其愚蒙。盡言無隱。則姪之受賜爲已多矣。

諒庵曰。若是者甚善。蓋汝既肯聽納吾言。力補己過。則吾自當傾吐其所見。以期糾汝之失。而無復瞻隱。汝數年以來。所行諸多失德。苟能求諸本心。當亦自思而得。固無待旁觀者之按圖索驥。悉爲指數也。獨於諸事之中。而尤有一事。乖謬特甚。令人難爲曲恕者。則傷天性之親。乖人倫之義。遂去汝弟仲麈是也。諒庵此言既出。伯壻面頸皆赤。幾於瑟縮。無以自容。諒庵覩此狀。嘆息而言曰。吾固知此事。爲汝天良上之巨刺。苟經捫索。當然其痛如剗。但汝既思去其痼疾。慨然求醫而來。吾自當從其要害著手。無稍假借。汝勿謂我攻其所瑕。不留餘地。須知吾之所言。亦由良藥苦口。期於利病之意耳。伯壻此際期期言曰。伯父之言是也。

於時一綫陽光。穿窻而入。適射於伯壻之面上。似欲在其黯淡之容。加以繢染。勿令其過爲忸怩者。此際諒庵復繼續其辭曰。當時即使汝弟。縱有過咎。汝亦當勸之使

悟。教之使改。絕不能出於放逐之一途。

良以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此人之所以貴有賢父兄也。况乎仲簾之爲人。秉性敦厚。操行謹慎。絕無偏規越矩之事。爲家庭之所不能容者。觀其臨行留箋於我。謂去鄉之舉。出自本心。並非受何方之敦迫。是對汝尙曲爲之地。不欲使蒙逐弟之惡聲。彼於汝之名譽。尙爾顧惜若此。汝乃於數年之間。對其死生。不加聞問。此其孰厚孰薄。相去尙可以道里計耶。

伯壘之酸淚。點點滴於地上。因其惶愧萬分。俯首下視故也。諒庵覩此狀。意頗憐之。乃曰。今汝於一朝之頃。居然頓悟其非。前後判然有若兩人。吾不能不喜。汝進德之猛。雖然。以數年之久。而始有今日。吾又不能不惜。汝悔過之遲。夫以前皆爲汝叢惡之時光。以後則爲汝向善之歲月。來日方長。匡救未常無術。特不知彼蒼者天。曾予汝以懺悔之福命否耳。諒庵言至此。發音悽楚。竟不能畢其辭矣。

此時伯壘陡昂其首。以淚眼愕視諒庵之面。若不解其言中之意者。諒庵已喻其旨。

唏噓言曰。汝不明吾言之所謂耶。吾請爲汝釋之。蓋汝之過失。既以逐汝弟仲簾爲最大。則今茲補過之方。第一即當從此入手。夫昔日逐之使去者。今日未常不可招之使回。縱令彼疾首往事。抗顏固辭。汝亦可低首下心。期於得請。果能雁行再聚。荆樹復榮。共泯前嫌。怡怡相處。不惟吾老懷藉慰。顧而樂之。即汝死後之父母有知。亦必將交賀於地下。彼鄰里鄉黨之人。且美汝之善於改過。而一變其前此之月旦矣。無如在此期望美滿之中。而有兩困難之問題。足爲前途之梗。汝殆未曾一爲慮及也。諒庵隨言隨視。伯壘則見其目光止而不瞬。幾於氣息皆停。頽然座間。其狀有如木偶。此際蓋已神志昏瞶。仍復囁噓言中之旨趣也。

諒庵曰。吾所謂兩層困難之問題者。則仲簾去此之他。至今已經數載。脚跟無定。梗泛萍飄。海角天涯。罔知處所。今一旦欲招之使回。環視大地茫茫。將從何處覓起。不幾有其人甚遠之嘆耶。但今日交通便利。遠勝昔年。揭諸報紙。懸賞以求。則託天之庇。尙可冀萬一之得當。此第一層困難之問題。在勢雖屬可憂。然盡人事以聽天命。

似尙有解決之法。至於第二層困難之問題……諒庵言至此。竟不能繼續其辭而下。乃有欲吐仍茹之概焉。

對坐之伯壘。此際有如重囚之受鞠。冷汗直淋其額。神魂似已脫軀殼而飛。足見人受天良上之責備。其痛楚乃較撻於市朝爲酷也。諒庵見其昏然無語。若靜待己之開示者。於是不得已復發言矣。諒庵曰。余所謂第二層困難之問題者無他。則以人事難期。修短叵測。事隔數年之久。彼可憐之仲篋。或已不幸爲他鄉之鬼也。諒庵此言甫出。則聞哀號一聲。伯壘已顛自座間。仆於地上。諒庵驚嘆曰。過之深者。則其悔亦力。不料此子之隱痛。乃至若是。吾殊自悔其出言之遽也。於是扶伯壘坐於地上。輕拍其背。爲時有頃。伯壘始長嘯其氣。啟目以視。則已涕泗滂沱矣。

諒庵掖伯壘起。使之仍復即坐。徐徐言曰。吾言突兀。過傷汝心。竟致使汝驚痛暈去。實爲吾初念所不及料。雖然。人事變遷。朝不慮夕。况音問不通。已至數年之久耶。則吾之躊躇於此。殊未可目爲過慮。但觀汝悔過之誠。至於若是。在理應得昊蒼之眷。

仲簾或不至委於溝壑。而貽汝以無窮之憾也。伯壘淚封其睫。哽咽而言曰。仲簾方在英年。筋骸強壯。自貢其能於社會。決不至流爲餓殍。以故姪心目之中。自始即無彼或不在人世之一念。互於胸臆。乍聞伯父之言。實不啻以巨石驟擊吾腦。恍然於壽算之無定。聚合之難期。遂致蒼然暈去。惟其幸有此暈。乃得一較佳之朕兆。或者蒼蒼者天。可不忍置我於絕望之地。而俾少贖其辜也。伯壘言至此。聲音較洪。面有愉色。諒庵視之。乃殊爲之驚詫不置也。

伯壘續言曰。姪所謂得朕兆之說。伯父其有疑於吾言乎。請得而詮釋之。蓋自吾弟仲簾之去。悠悠數年。從未形諸夢寐。頃間暈去時。恍惚之中。竟見彼顏色豐腴。精神活潑。矗然立於吾前。態度一如往昔。髣髴向我呼兄之聲。隱隱猶在耳也。夫此等之朕兆。不得之於先。不得之於後。而獨得之於伯父憂慮姪心恐懼之時。未必非默感潛通。鬼神有以啟示我也。由是觀之。則吾弟仲簾。當然猶在天壤之間。可以重行把握也。兼之除此之外。姪尙有一依情據理。較爲確實之思想。驟然發現於吾腦。而推



知吾弟之定在人間。今請質諸吾伯之前。定當荷老人之首肯也。

此際之伯壘。神宇漸歸鎮定。語言極爲懇摯。較諸前此精神昏替之態。判然有若兩人。諒庵已心焉異之。及聞其有依情據理之想。足以證明仲簾之尙在人間。不禁殷然亟詢其故。伯壘曰。姪之所言。並非迷信。實必其情理之可信者。蓋吾父有生之時。以謹厚聞於鄉里。未常暴殄一物。不敢開罪一人。歿世之後。罔有訾警之者。此固伯父所知也。吾母茹苦含辛。撫孤成立。恃藩以襄家計。窘狀實常人所未經。十年之久。處之泊如。知者罔不嘖嘖稱嘆。此又伯父所知也。夫人之善惡。不報諸其身。則彰諸其子。斯固人世之公例也。吾父母雖無大德。以庇其後嗣。而即此謹厚之風。守節之美。吾兄弟亦當受其衣被不少矣。故以姪之庸劣頑冥。尙能倣倖致富。數年以來。行爲乖戾。近雖疊經懲創。而一身尙復幸存。留爲後日補過之地。是非造物之曲爲原宥。特沾溉先人之餘澤耳。在姪之不肖。天尙不忍置諸絕地。猶復提撕之。警覺之。聞其既往。策其將來。使得食先人之報。曾謂以吾弟之篤實純潔。而天肯使之夭死耶。

以此例彼姪。故知其必不然矣。則吾兄弟將來可以重行聚首。殆無疑義。是非姪一念之懺悔。足以感召之也。蓋既承先父母餘蔭。更益以吾弟孝悌之行。天焉能不默爲主持其間。川爲勸善之地乎。此姪必之於理。必之於天。不但信吾弟之死。而且信吾弟之可以復見也。伯壩言時。一片精誠之氣。盎然達於面目。頗若仲篋此際。業經無恙歸來。歡然共聚於一堂之上。追溯往事。而彼此共話者也。

諒庵聆音辨色。極爲感動。頷首而言曰。汝之所陳。頗有至理存乎其間。吾閱世已深。見事匪尠。觀於他人之陳迹。與汝言殊多契合也。雖然。在理可必之事。其效果亦仗人爲。吾願尋覓汝弟之舉。速行著手而不可緩也。蓋彼早一日而至。汝心即可早一日即安。吾亦以爲見孺子爲慰。汝亦以此言爲然乎。伯壩曰。吾伯口中之言。即姪心中之意。姪且暮即將命專人至省垣。將覓弟之廣告。揭諸報紙。懸賞五百元。以期引人之注意。並於沿路通衢之上。粘貼尋人之啓事。其賞格與報紙同。邀天之佑。或可得吾弟之消息。偷爲日既久。而不能獲當者。姪即將託家事肆事於吾伯。代爲總

其大成。姪縱隻身踏遍天涯。亦必躬引吾弟歸里。蓋仲簾尚在。而可以復聚者。理也。然必以力赴之。始獲有濟者。勢也。姪此際力贖其過。責無旁貸矣。諒庵曰。汝誠心若此。必能爲天所鑒。仲簾之歸。特指顧事耳。吾老矣。乃克見汝兄弟言歸於好。此實近十年來未有之快事也。言時感念前情。唏噓不置。伯壘起而興辭。言將籌備竟弟之事。諒庵曰。吾知此際汝心如焚。所事不容少緩。故吾亦不復留汝。後此得暇。再當共話也。於是伯壘遂別諒庵去矣。

### 第十五章

#### 踵門而告消息者

從來人懷要事於胸。常恨不能立時得當。苟使稍形濡滯者。則其煩擾焦愁之意。直非局外人所能共喻者矣。伯壘之回心向善。念及仲簾也。亟思且暮遇之。用贖其數年之過。竟弟之廣告既登。尋人之招帖遍揭。於是朝占鵲噪。夕卜燈花。一片心旌。搖搖不定。惟企盼佳音之驟至。乃轉盼已經逾月。而消息尙屬杳然。伯壘此時不禁憂心如擣矣。夫以去鄉數年之人。從不知其所往。乃欲於最短期間。得其確耗。此縱非

緣木求魚。決難如願。然其事之不易。亦等於剖璞尋玉。披砂取金矣。無如伯壘望弟之心。此際有同火熾。流光難度。一日三秋。昨夕則翹盼今朝。今朝則懸望明日。以爲將有踵門而告。送吾弟音問其人者乎。是何姍姍其來遲也。乃義娥遞嬗。已屆月餘。而告者無人。如石投海。此月餘之經過。爲日本屬無多。而伯壘之輾轉徬徨。則已有如十載。因之逐漸絕望。心痛至不可忍。前此對諒庵侃侃而談。以爲必之於理。必之於天。仲簾決可復歸。此時乃惶惑無主。覺其不可固恃。私衷自念。詎吾誠心猶未至耶。何爲消息沉沉。與吾初心之所期迥不相類也。是殆彼蒼示罰我躬。不能使補過者若是之易。必待我歷嘗况瘁。僕僕於車塵馬足之間。而後能使吾弟再相會晤也。若然。則吾之去家而行。蓋不可緩矣。盤算既熟。志向遂決。以爲仲簾在外。必然備歷苦况。則吾今日躬自尋之。允屬天理人情之正。縱使感受艱辛。亦所弗恤。於是強振精神。拚擋家事。料理肆務。使之諸凡就緒。然後再託付於諒庵。一身庶可作長行計矣。

遲之數日。諸事漸有眉目。伯壘已整飭行裝。預備待發。一日晨起之後。獨坐凝思。自謂吾去家即在指顧。天壤茫茫。將從何處覓起。苟事不獲當者。其將何顏以歸。雖然。孽由自召。無可逃免。假使安居於家。體雖較逸。而良心上之苦痛。乃不可以告人。則不如求其心之所安。奔走於外爲得也。夫在吾今日之去。其所處之地位。不可謂不窘。然較諸吾弟被逐之日。優越多矣。吾又焉能畏難苟安。有所却顧耶。正當此思想。繇趨之際。忽家人入告。謂有肆中之人。以事求見。伯壘乃移步而至外廂。與之會晤焉。

肆中求謁者。爲一司事之人。其來謁伯壘之目的。則在顯其才能。有以自行表見。蓋自吳勳去後。肆事多所興替。肆中之人。皆思得主人之刮目。以期提高其地位。於是建議者。紛紛而前。今日此人之來謁。其懷抱亦猶是矣。晤面之後。其人即對於肆事。多所籌畫。並謂某貨可獲目前之利。某貨可以居後日之奇。譬如遺金於地。探手可取。苟億而不中者。則請挾我雙目。以爲妄言者戒。是在主人之內斷於心耳。其人口

講指畫。語語絲絲入扣。使在伯壘前。此嗜利如命之時。勢必爲之前席而請。無如此際心有所思。志不在此。則覺其所言者。皆格格不復入耳。俟其言畢。淡漠謂之曰。子休矣。吾一二日中。即將外出。無暇及此也。其人聞此。掃興之言。不啻冷水澆背。乃嗒然興辭而去矣。

伯壘俟其去後。慨然興嘆曰。吾此時心緒如麻。何暇談及貿易。此中情況。殊不足爲外人道也。於是將起身入內。忽有家人飛奔而入。喘息而言曰。適有不識之二人。踵門求謁。將面見主人。報告緊要消息。且云。所告之事。使主人聞之。必當驚喜逾望。刻方候於門外。取主人進止。伯壘曰。速延之入。家人奉命。轉身而去。伯壘復以手加額曰。明神福我。是殆挾吾弟之消息來也。

爲時甚暫。即見有甲乙二人。聯袂偕入。二人均在中年。衣裳樸素。舉止鄙野。望之似鄉間誠懇人也。若在前此之伯壘。對於此等之人。早已揮諸門外。不復肯紆尊降貴。與之接一語。近則驕倨之氣。既已迥異從前。兼之望弟心殷。尤復視來人如天使。於

是執禮甚恭。延之入座。且此尤出一片之誠心。並非有作偽之意。存於其內。二人就座之後。不俟伯壩有言。甲即率然而問曰。君即爲徐伯壩先生耶。伯壩曰。區區是也。甲曰。君非遍張廣告懸賞五百元。覓君弟仲篋其人乎。伯壩曰。事誠有之。二人同聲曰。吾輩之來。善將以佳消息覘君。而報告令弟仲篋之所在也。伯壩曰。此爲吾昕夕望之。而未能得當者。二君之來。惠我多矣。

甲指乙而言曰。彼爲吾弟。吾弟兄之所居。距此約二百里之遙。吾輩均爲勞動中人。惟彼則備於鄉里。吾則執役於外。爲不同耳。計吾去鄉里而胼胝於外也。至此業經數年。近因薄有所蓄。始作寧家之計。沿路之上。忽得覩君懸賞尋弟之招帖。紙張逾丈。字大如箕。吾觀而異之。頗欲悉其中情事。但苦識字無多。惟五百元望而知之。不禁中心生義耳。不得已。詢諸他人。始得知其梗概。爲之憮然嘆曰。吾離鄉背井。辛苦數年。銖積寸累。始有此茈茈之蓄。足證金錢之爲物。得之若其不易也。孰知生財機會。即在目前。苟得徐仲篋其人。而告諸其兄。則五百元之鉅款。便可立入囊橐。獨

惜中國之大。人多於蟻。又安能遍執途人而問之也。輾轉思維。惘惘若有所失。歸家之後。偶以此事言於吾弟。弟曰。徐仲篋耶。兄試舉招帖中之年貌籍貫告我。此事或有可圖。余遂一一語之。彼躍然起曰。若然。則五百元之款。直屬如取如携耳。余驚喜詢其究竟。彼始縷細言之。今可使彼詳以告君。當較勝於吾之轉述也。

於是乙繼續而言曰。夫以此茫無頭緒之事。不謂得之即在咫尺。洵可稱機緣巧合。爲吾輩兄弟之佳運也。善吾鄉有巨紳。前此曾仕宦於外。息影田園者。纔數載耳。紳年已逾知命。膝下並無子嗣。雖有一姓之親。但按諸族譜。皆已甚疏。故其偌大之家。賞。乃無承祧主祀之人。或有勸其納妾。以爲生子。計者。彼則拒而弗納。以故族人垂涎而覬覦其產者。已非一日矣。不意前數年來。紳棄官歸鄉之日。乃挈一愛子而還。且欣然長矣。爲年已逾弱冠。親友見之者。不問而知爲螟蛉之子也。紳有紀綱之僕。與余爲葭莩親。一日消閒無事。與余同酌於小肆。酒酣耳熱。彼忽慨然興嘆。余叩其嘆息之故。彼曰。人生世上。枯菀判於頃刻。苦則其苦如藥。甘則其甘如飴。變幻之捷。



有如蜃樓海市。吾目覩之餘。不禁爲之歎羨不置。固嘆彼氏之子。何修得此。若吾輩者。始將停辛佇苦以終。無復仰首伸眉之一日矣。此則余滿腹牢騷。不期形諸嘆息之故也。余曰。汝之所言。必有所指。請爲我釋之。川爲下酒之物。彼領首曰。子誠會心之人。乃能領悟個中旨趣。夫吾之所言。洵屬確有所指。所指非他。即今日衣錦食稻。席厚履豐。稱爲吾家少主人者是也。彼在今日。固已踞吾輩之頭上。而頤指氣使。分爲主僕。相距至遠。但就吾初見彼之際言之。則彼實一奄奄待斃之人耳。又孰料其能有今日耶。言際。搖首唏噓。以酒自勞。余請其明白敷陳。勿再作此迷離惝怳之語。彼曰。前此數年之時。余隨主人赴任於外也。一夕。官舫泊於河下。晚餐之後。明月甫升。波平如鏡。極目曠野。一望無垠。主人坐於船頭。眺覽風景。家人亦皆隨侍於側。忽見有一人。疾步向河而趨。比至岸邊。聳身向長流而擲。爲狀若杵之投。曰。主人嘆息。謂孰能救之者。當予以重賞。斯時。其人在水。載沉載浮。勢已將順流而下。舟子聞主人之言。則泅水拯之而上。雖爲時未久。業已暈去。幸舟子擅手術。控腹中之水。使出。

復爲之按摩有頃。始慶更生。委頓於艫板之上。有若雨淋之雞。微噓其氣。啟目四視。主人叩其姓名。及所以投水之故。彼自言爲徐仲簾。以在家不得於兄。憤而外出。不幸中途被劫於盜。窮無所歸。遂出此自裁之策。主人意頗憐之。命易衣隨侍而行。言絕不缺一噉飯之地。逮相處稍久。主人嘗其舉止馴謹。且通文翰。遂商取其同意。以之爲子。彼獲此意外之遭逢。自是乃養尊處優。儼然爲吾輩之少主矣。隨任數年。近已携之旋里。將來主人之財產。勢當歸其承襲。統前後以觀之。前則辱在泥滓。今則穩步雲衢。同一人耳。彼何幸而有此快事。又安能不令人怦怦心動耶。彼言至此。復引觴作鯨吸。似用以澆其胸中之塊磊者。余聞此一席之談。中心亦不能無動。自是腦海中。乃深印有徐仲簾其人矣。

伯壘不待其辭之畢。即顧甲乙而言曰。吾聯合二君之辭。業經了悟。蓋君兄弟二人。一則見吾尋弟之廣告。而苦於不知其人。一則知有徐仲簾其人。而未悉其兄急於相覓。逮彼此一經說及。乃訝其巧合。而相將至於吾門。斯言是乎。甲乙皆曰。君之言。

是也。伯壘曰：二君不辭勞瘁，以此佳消息貺我，中心感荷。至於極地，五百圓之謝儀，本當即行奉上。惟吾於此路弗熟，欲仰仗二君爲導。且二君之歸鄉里，在勢本可同行，亦無不便之處。俟抵貴邑之後，得見吾弟，除原定謝金外，將更賸以格外之酬勞，以爲二君壽也。甲乙聞言，以目互視，若彼此會意者然。甲即言曰：斯事儘可。吾諾若矣。於是伯壘留二人共飯，食甚豐腴，用表示歡迎之意。席間詢仲簾近况，乙亦一一答之。伯壘欣懌，不可言狀。爽然如釋重負。且謂二人苟遲一日至者，則已將浪跡而去。兄弟又焉從會晤。由是觀之，天之貺我，可謂至大。食畢以後，遂躬至諒庵之家，報告消息。此老聞之，亦稱爲誠意所感，得未曾有。不期爲之掀髯而笑。此日匆匆既過，比至明晨，伯壘遂備一長行之車馬，携御者及甲乙二人，辭家登程矣。

## 第十六章

### 無心之巧遇

伯壘偕甲乙二人而去也。載馳載驅，數日即至其地。甲乙言所居湫隘，既不足以容車馬，復不足以款佳賓，乃相將舍於旅邸之中。不意征塵甫洗，甲既言頭暈作嘔，並

飲食亦復不進。伯壘欲爲之延醫診治。則謂無需於此。俟少事將息。當可就愈。伯壘急於見弟心切。草草進食。即將偕乙往覓。御者進言。謂本日馳驟過疾。馬已疲不能興。苟欲乘車而往者。當行另覓。伯壘曰。吾此時心如火炎。一刻亦不能待。步行爲便。無須車馬也。乙亦力贊斯議。謂距離匪遙。俄頃可至。若另覓車馬者。轉延晷刻。不如步行爲得也。於是二人聯袂以出。穿通衢。越廣巷。南北東西。已不知行經幾許。伯壘此時無暇瀏覽風景。惟覺心際怦怦。眼光霍霍。幾疑仲簾之將劈面而至。私衷自念。彼巨紳不放吾弟歸者。事將奈何。或彼縱肯放歸。而吾弟念前此之隙。不肯同我歸者。又將奈何。

二者有一於此。即行棘手。思至此。中心惶迫無似。道有拳石礙路。亦不之見。爲其所絆。幾至顛躓。乙前而扶之。始免於仆。伯壘受此意外之驚。思潮始因之中斷。舉目四望。則其地殊爲荒僻。前有長堤。綠柳成桁。其旁爲方塘。荷葉皆出水。迎風而顛。人迹甚渺。惟聲鳥聞。伯壘乃詢乙曰。吾輩胡久未至。且何以履此幽寂之區。乙曰。某紳有

好靜之癖。以故構宇於此。君試遠望。樓閣參差。掩映於林木蒼翳中者。即彼之邸宅也。斯時二人。且言且行。已至長堤之上。樹陰蒙密。恍如置身綠幄。荷香撲面而來。鳥聲啁啾悅耳。伯壘對此天然之美景。亦不期心曠神怡。悶懷略釋。當此前行之際。乙忽其容有蹙。止步言曰。吾適間飲水過多。此時腹中殊覺不適。君可暫在堤上徘徊。吾將至彼土阜之後。略抒內急。決不使君久待也。伯壘頷之。乙即以手捫腹。促步下堤。向彼土阜之後去矣。

伯壘獨立堤上。藉眺景物以自遣。而懸念少時兄弟相會。心乃擾擾弗寧。乃爲時頗久。竟不見乙之歸。因揚聲以呼之。亦復不聞應聲。遂下堤。至土阜之後。以覓。不料乙之踪跡。竟爾杳如黃鶴。私衷怪詫。莫解其由。復至堤上。向四外縱目而望。更大聲以呼之。樹上之鳥。均爲驚起。而乙則消息沉沉。莫知所往。伯壘自念曰。詎彼已先往某紳之門前相待耶。抑彼恐吾弟之不在。而先躬往一覘之耶。但此等之事。雖或有之。然皆於情理弗愜。無如事已若此。只能至彼一詢可耳。於是遂獨行踽踽。向乙前此

所指樓閣參差之處而來。惟腦際疑雲四起。心中怪念叢生。良以伯堽爲機警之人。至是已覺其兆之不佳矣。

當此前行之際。忽見有一老丈。鬚髮蒼然。雍容雅步。迎面策杖而來。伯堽乃向之爲禮。以手遙指。詢彼處爲貴邑某紳之邸宅乎。老人搖首曰。是問爲吾邑之公園。何來邸宅。尊客果何所聞。而來此不經之談乎。伯堽驟聞此言。有如冷水澆背。因復詢貴邑曾否有某紳其人。老人曰。敝邑縉紳之家。吾皆耳熟能詳。不但未有此名。抑且未聞是姓。斯人也。殆如書上所稱。烏有先生矣。尊客果爲尋覓是人而來。蓋必爲人所給無疑。伯堽至此。神志喪失。不復能作一語。老人略致慰藉之辭。即曳杖飄然而去。伯堽痴立有頃。仰天嘆曰。吾數日之欣。至此乃成泡影矣。彼窶人子。羨於五百圓之賞金。因飾辭以欺我。逮至圖窮七現。斯不得不出於遁走之一途。但其兄尙在店中。吾將致詰於彼。看其作如何答覆也。於是懊喪而歸。幾至懶於舉步。且來時有乙爲導。兼以滿腹心事。並未曾留意途之所出。此時一人獨返。殊不知以何適爲宜。欲僱

車以代步。又苦無之不得已。信步而行。曲折移時。竟得合於官道。不禁爲之欣慰。不置矣。

行行而前。至一荒落之街市。商店與住戶。雜峙而居。往來於此之行人。亦殊寥寥。無幾。而婦孺之佇立嬉戲於門外者。則數見不鮮。伯壘此時。懊惱已達極點。無暇顧觀左右。惟低首信步而趨。忽聞背後。有老婦抗聲而呼曰。前則遂汝弟使去。今又欲招之使返。出爾反爾。豈盡由汝一人措置耶。伯壘聞此言。似專爲己身而發。不禁心扉一躍。停步回首而視。則見有兩十歲以內之小兒。若爲兄弟然者。彼此似有所爭。一年約五旬之婦人。一手挈一四五齡之小兒。一手則提一藥劑。方爲之平停其事。口內言曰。汝兄弟即此言歸於好。勿再紛呶。彼次珠之父。需藥孔亟。吾殊無暇爲汝輩饒舌也。言畢遂携小兒。歛步以行。伯壘此時。以心有所觸。呆立弗移。及婦携兒掠己身而過。日光甫注兒面。不覺淚落如糜。良以此兒之面目。乃無一不與亡子珠兒相肖也。嗟夫。喪明之痛。業已數年。棖觸當前之人。幾疑愛子再生於人世。見者其將何

以爲情乎。

伯壘忍淚前行。頻頻注視兒面。覺其青笑舉止。儼然一珠兒之小影也。於是酸淚直瀉。有如懸崖瀑布。不能自止。忽聞小兒曰。阿婆。吾父之疾。似已較前爲瘳。婦人曰。今日略有起色。進此藥後。當可告愈。吾知汝母。此時殆望眼欲穿矣。言已。即共入一雜貨之小肆中。此殆前楹闌爲商肆。而後室用爲居宅者也。伯壘逐步而前。覘諸肆內。已不及見小兒之影。中心係戀。徘徊不忍即去。則託爲購物。入肆周旋。其中僅一肆夥。頹然老矣。

伯壘購紙烟一匣。取其一以火吸之。遂坐於凳上。若爲小憩者然。因詢老人曰。適間見一小兒。有人携之向後而去。敢問小兒係屬肆中何人。老人曰。彼爲肆主人之子。携之者則其外祖母也。伯壘曰。主人何姓。小兒何名。望翁有以語我。老人曰。吾主人徐姓。小兒則名次珠。其命名之義。常聞諸吾主人言。彼固有一猶子。名珠兒也。伯壘聞此語。目中立發奇光。起立而言曰。肆中主人。是否名爲徐仲簾者。老人曰。然。君識



之耶。伯壘曰。彼此時是否在肆。老人曰。刻方臥病於床。伯壘不待其言之畢。即向內放步而行。老人欲前而阻之。已不及矣。

伯壘既至後院。即縱聲而呼曰。仲簾吾弟。吾今得汝矣。果胡在者。其聲高抗酸辛。幾欲穿雲裂石。旋聞東室發悲愴音曰。天乎。吾兄胡以至此。伯壘即踉蹌而前。闖然入室。見婦人與小兒均在。尙有一青年之少婦。斂避於室隅。小別十年之仲簾。此際以背負牆。似乎喜極暈去。伯壘迅步而前。凝視其慘白之面。不期執手而泣。仲簾且泣且言曰。不謂吾兄弟此生。尙有今日。伯壘曰。前此兄似在惡夢之中。今已遽然而覺。望弟不復再語前事。俾我心痛。仲簾曰。謹如兄教。遂指室中之三人。介紹於伯壘曰。是爲弟之岳氏。後則弟婦及姪兒也。彼此爲禮既畢。乃始就坐。仲簾曰。吾見吾兄精神立即煥發。病魔似已潛遁。無須藥也。速以茗來。潤吾枯吻。吾將以別後之事告吾兄也。

仲簾曰。弟自離家之後。獨行二日。茫無定向。忽於逆旅中。覩一不識之人。其人和平

樂易。詢吾隻身外出。胡爲弟約畧告之。謂將謀事於外。彼即銳身自任。謂當代弟重一枝。樓弟少不更事。遂即信任之。飲食與共。視爲良友。相將至於此地。宿於某店。彼竟乘弟酣睡。剽囊盜金而遁。弟覺之。悔恨無及。乃以衣抵食宿之資。斯時囊無一錢。身惟短褐。惘惘而行。急火上攻。遂暈倒於此肆之門前。肆主人者。年老而性慈。拯余得甦。詢其原委。憐而錄余爲徒。後見余勤慎。以女妻余。若爲贅婿者然。數載相依。初無間言。前歲肆主人卒。弟乃承襲其業。飽食暖衣。於心良慰。但每念兄弟睽隔。輒用疚心不已。此次之疾。亦由中懷鬱結而成。今兄既恕弟前此之無狀。不憚遠道而來。則弟之快慰。實有非言語所能形容者矣。

伯壘至是。亦將別後之近况。述其梗概。以告仲簾。惟於被盜遭喪。納妾受驅。種種拂逆之事。則尙未之或及。此非啓口惟羞。誠以仲簾身在病中。恐不堪禁。此刺激也。惟含糊語之曰。家事紛擾。立談難盡。惟望吾弟速愈。盡室而遷。一同歸里。吾兄弟昕夕相守。藉可稍償數年之契闊也。仲簾曰。弟亦亟思返里。躬謁族伯諒庵。且一覘故鄉。

風景之無恙也。大約三五日內。即可成行。不至過於濡滯。兄之行李。現在何處。當遷之而來。藉便聯床共話。伯簾曰。諾。於是遂覓車而返店矣。

至店以後。則聞院中喧。慄特甚。進而視之。則見中途逃遁之乙。赫然具在。且與甲並就縛焉。伯堦未及有言。御者已前而告之曰。主人及乙去後。吾方整飭車馬。忽見甲蹣跚而前。亦將出店。吾詢其頃方有疾。何遽外出。彼曰。疾已少愈。將出游散。辭色殊有倉皇之狀。吾已心焉疑之。比至店門。忽聞鏗然一聲。銀元自其腰間散落滿地。吾迅步而前。手捉其領。店人亦聞聲而集。彼見勢難復逃。乃始束手就縛。搜其腰間。則銀元而外。鈔票累累。吾詢其行竊之故。彼曰。吾與乙並非兄弟。特同謀夥騙。用以欺汝主人。吾二人預定之約。彼伴汝主同出。吾則竊所有之資。俟彼於東門橋畔。然後剖而分之。今既敗露。夫復何言。余遂屬彼於店主。雇二人同往擒乙。至則果於橋畔擒乙。此即經過之事實也。伯堦屢頷其首。命釋二人之縛。並取百元與之曰。汝輩雖存心欺我。然吾弟竟因吾至此。而始行晤面。冥冥巧合。吾不能不旌汝之勞也。二人

受此意外之賞。不禁崩角在地。感謝而去。旁觀之人。均嘖嘖於伯壩之盛德。洪量。爲不可及云。

此後仲麩。隨兄返里。聞嫂氏及珠兒之死。則不勝其哀感之思。聞吳勳媚娘之謀。徐麟徐鳳之計。則不勝其憤怒之意。比謁諒庵。見此老康健猶昔。則又欣慰不能自禁。自是壩麩和協。共享家園之樂。無復違忤之時。吾書至是亦將與諸君作別矣。





天津益世報刊登品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十五年十一月一初版

偷理 小 鶴 痛 壹一册

●訂價大洋六角  
●外埠郵費加一成

著 者 董 蔭 狐

印 刷 者 天 津 益 世 印 字 館

總發行所 天 津 益 世 印 字 館

各 大 書 局 均 有 代 售

